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30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30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靈言蠡勺　二卷……［意］畢方濟口授，［明］徐光啓筆錄　一

天主實義　二卷……［意］利瑪竇述　一五一

天主實義　二卷（上卷）……［意］利瑪竇述　四六七

靈言蠡勺

二卷

〔意〕畢方濟口授，〔明〕徐光啓筆錄

提要

《靈言蠡勺》二卷，意大利畢方濟口授，明徐光啓筆錄。明末慎修堂重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3.10。

本書為天主教神哲學類著作，站在基督宗教立場討論『靈魂』問題。書以『蠡勺』為名，是用中國古代『以蠡測海』之典故，喻『靈言』之高深博大，也表明作者之自謙，與另一傳教士名著《性學觕述》有異曲同工之妙。作者畢方濟（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字今梁，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來華，先抵達澳門，本應赴日本，後因視察員以其適宜居華，遂留澳門教授數學等，並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赴北京。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之後，畢方濟被逐，南還澳門，後又潛入北京，匿居徐光啓宅。後因朝廷爭鬥，他被迫離京，先後在上海、開封、山東、南京、淮安、揚州、蘇州、寧波等地傳教。崇禎帝崩後，他又先後受命於南明福王、唐王、永曆帝，赴澳門求援，以抵清軍，清順治六年（1649）卒於廣州。中文著述尚有《睡畫二答》等。全書分卷上、卷下兩部分，以『亞尼瑪』（靈魂）為論述對象，卷上分別論述了亞尼瑪之體、亞尼瑪之能，卷下則分別論述亞尼瑪之尊、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作者在書中提出，欲盡通亞尼瑪之妙，須依天主經典所說和自己相信天主之德二者。本書即從此二途，以論述亞尼瑪諸端。其中論亞尼瑪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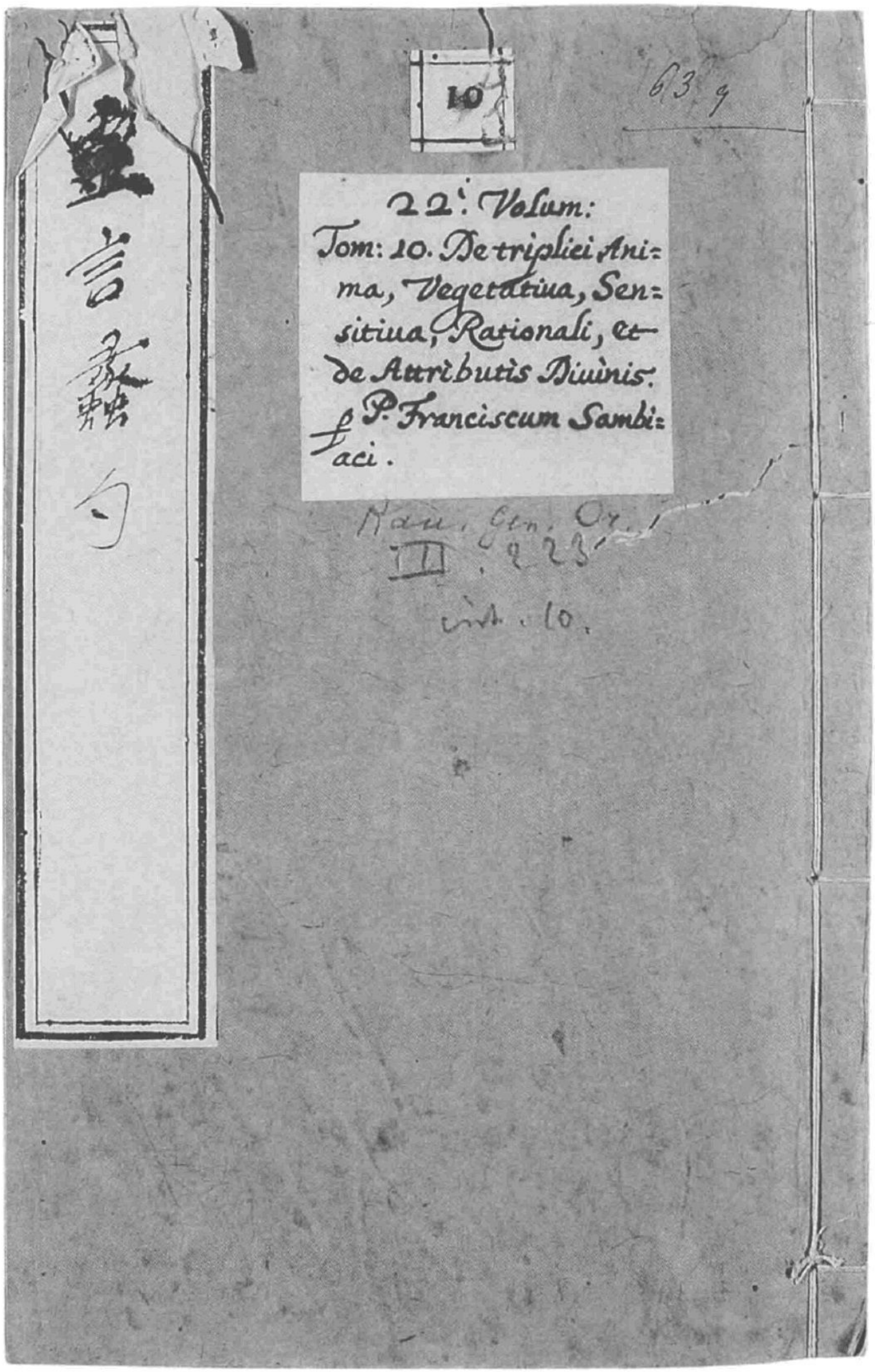
解釋了亞尼瑪的性質、存在及產生等，並辯明了相關問題；論亞尼瑪之能，闡述了靈魂之生能、覺能、靈能以及靈魂之記含、明悟、愛欲三司；論亞尼瑪之尊，以其與天主之尊相似，並從性、模、行三方面論證之；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則從多方面論述至美好之情的至高地位與作用以及人應有的態度與行為。《四庫全書總目》評價之曰：『其實即釋氏覺性之說，而巧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所論自不確。然謂其『總歸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得其實。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稱：『是書是哲學之一部分思想，非常玄奧，有有其意而未能以言達之者矣。乃徐子竟能以其玄妙之筆，清晰之思，將種種非常抽象之理，達之於書；而文字又雅，又達，又信，誠非有哲學明悟者不能譯一字，著一語。至術語選擇之切確，用字之的當，猶其餘事。』陳垣先生《重刊〈靈言蠡勺〉序》亦認為，《天學初函》諸編中『《靈言蠡勺》說理最精』。除在中國流傳外，該書還傳播於日本、朝鮮半島，在江戶時期被日本政府列為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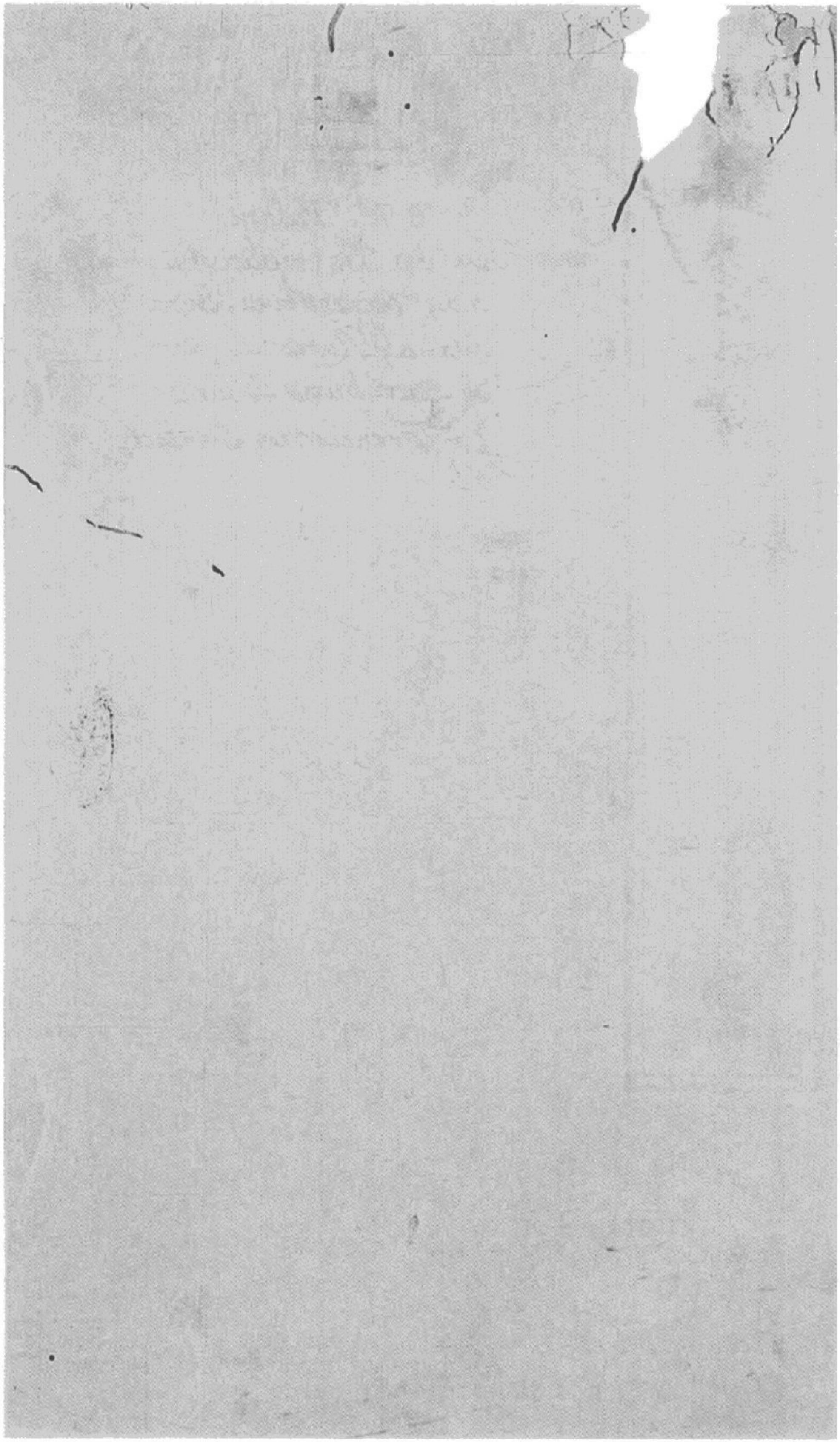
本書開本 25.6 釐米 ×16.1 釐米，版框高 20.5 釐米，寬 14.3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卷前有明天啓甲子年（1624）畢方濟《靈言蠡勺引》。上下兩卷前均書『泰西畢方濟口授，吳淞徐光啓筆錄，慎修堂重刻』等字。除該本外，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該種書複本兩種，館藏號分別是 BORGIA CINESE 324.6 和 BORGIA CINESE 364.12，與該本版本相同，均為慎修堂重刻本。後此書收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將此書存目。《中

國古籍總目》除著錄該書《天學初函》本外，還著錄有明刻本、民國八年（1919）鉛印本兩種。梵蒂岡圖書館藏《北京刊行聖教書目》、《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均著錄此書。其中，《北京刊行聖教書目》著錄為『《靈言蠡勺》一卷』，《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著錄為『《靈言蠡勺》二卷』。梵蒂岡圖書館之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等亦均有收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靈言蠡勺》一部，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與本書版本相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五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其中四部與本書版本相同，另一部別為一種版本。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徐家匯藏書樓舊藏一部，為民國八年鉛印本。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據《天學初函》本標點。

（毛瑞方）

靈言蠡勺


靈言蠡勺
10
639
22: Volum:
Tom: 10. De triplici Ani=
ma, Vegetativa, Sen=
sitiva, Rationali, et
de Attributis Divinis.
P. Franciscum Sambi=
aci.
Nau. Gen. Ox.
III. 223
Lib. 10.



靈言蠡勺引

亞尼瑪譯言靈魄亦言靈性之學。於費祿蘇非亞譯言格物窮理之學中。爲最益。爲最尊。古有大學。牓其堂曰認己。謂認己者。是世人百千萬種學問根宗。人人所當先務也。其所稱認己。何也。先識己亞尼瑪之尊。亞尼瑪之性也。若人常想亞尼瑪之能。亞尼瑪之美。必然明達世間萬事。如水流花謝。難可久戀。惟當罄心努力。以求天上永永常在之事。故格物窮理之君子。所以顯著其美妙者爲此。

BIBLIOTHECA ALTOSTOLICA VATICANA

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凡爲人師牧者。尤宜習此亞尼瑪之學。借此理以爲齊治均平之術。蓋亞尼瑪之學。理居其至崇高之處。以臨御亞尼瑪之欲能怒能說見篇中可以駕馭使之從理。凡諸情之動。能節制之。治人之法。一切臨御駕馭節制之勢。略相似焉。君子在上。以恩德柔善良。欲能之象也。以威稜御強梗。怒能之象也。以法制禁令。消弭亂萌。節度諸情之象也。亞利斯多曰。醫者欲療肉體之病。尚須習亞尼瑪之學。治人

者療靈心之病。其須習也。殆有甚焉。等而上之。欲論天上之事。其須知此。又更有甚焉者。蓋從亞尼瑪。可以通達天神無質者之情狀而亞尼瑪還想本已之性。亦略可通達　天主之性爲依其本性所有諸美好。可遡及於諸美好之源。故也。故古昔典籍無不賛歎亞尼瑪謂之甚奇。

如曰亞尼瑪爲世時與永時。兩時間之地平。世時者有始有終。永時者無始無終。天下萬物皆有始有終。　天主無始無終。亞尼瑪有始無終。在天主與萬物之間。若周天十二宮。六宮恒在地上。六宮恒在地下。而地平在其中間。爲上與

下分別之界限也如曰亞尼瑪爲有形之性。與無形之性。兩性之締結。如曰亞尼瑪爲宇宙之約謂上則爲天主之肖像。天神之相是也。故亞吾斯丁曰似。下則爲萬物之所向是也。故亞尼瑪其一論亞尼瑪其一費祿蘇非亞。總歸兩大端。其一論陡斯者。令人認其源。論亞尼瑪者。使人可受福論陡斯者。使人享福。今略說亞尼瑪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總歸於令人認已而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陡斯以享其福焉方之本論未免挂一漏
聊當嚆矢以待異日詳之耳
天啓甲子七月泰西後學畢方濟謹書

靈言蠡勺卷上

泰西　畢方濟　口授
吳淞　徐光啓　筆録　愼脩堂重刻

論亞尼瑪之體

惜哉吾世人迷於肉身。忘想亞尼瑪之至妙也。聖白爾納曰。有多多人能知多多事。而不知自巳。覓多多物。而獨忘自巳。求美好於外物。而未嘗旋想自心之內。有美好在也。人人自心之內。有至美好之形像（至美好者天主也。）何獨人可謂之

天主像。他物則否乎。物無靈。不能識天主。人之亞尼瑪能識之。能向之。能望之。能愛之。能得之。能享之。故日有至美好之像何必外求物乎

欲盡通亞尼瑪之妙。非二事不可一者依天主經典所說。二者依我信德之光也信德者信天主之德

今依聖經。依信德。略言之

亞尼瑪是自立之體。是本自在者。是神之類。是不能死。是由天主造成。是從無物而有。是成於賦我之所。賦我之時。是爲我體模。是終賴額辣濟亞譯言聖寵賴人之善行。可享眞福以上

數端下文詳言之

何謂自立之體凡格物者欲定一物之稱謂必以總專爲法闕一不可總稱者衆共之如人有生草木禽獸亦有生者人與物所同也專稱者如人有靈能推論理草木禽獸無之靈者人所獨也故指人爲有生之物此謂總稱指人爲能論理者此謂專稱自立之體者亞尼瑪之總稱也自立體不止亞尼瑪而亞尼瑪則是自立體如凡言有生之物不止是人而人則是有生之物格物之說有自立有依賴自立者自爲體而爲他物所賴依賴者不能自立依自立之體而爲有不依賴於自立之物則不能自爲一物

何謂本自在者。言本自在。以別於生魂覺魂也。魂有三。生魂覺魂靈魂。草木之魂。有生無覺無靈。禽獸之魂。有生有覺無靈。人之魂。有生有覺有靈。生魂覺魂。從質而出。皆賴其體而爲有。所依者盡則生覺俱盡。靈魂在人。非出於質。非賴其體而有。雖人死而不滅。故爲本自在也。本自在。與自立之體異義。如人是自立之體。但馬之體模。因馬而在。無馬。則無馬之體模。不得言本自在。人之亞尼瑪。人在亦在。人不在亦在。故言本自在者。

前謂神之類。言神類以別於他。不屬神之類。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生覺魂等又以正他諸妄說如謂魂爲氣等也

何謂不能死以別於他物之生魂覺魂不能自立與體偕滅也又以正人死魂與偕滅之妄說也又以正夫人有三魂死則生覺已滅靈魂獨在之誤論也亞尼瑪是一非三只此靈魂亦生亦覺人死之後因無軀殼故生覺不用儻令復生靈魂與肉身復合仍用生覺如前未死時如草木凋落枝葉花實皆晦於根迨於春時根力重申枝葉華實依

然發見

何謂由　天主造成。以明非天神等所造成也

天主造成萬物。造成人類。造成天神。造成天地。可見不可見。一切諸物。皆非他所造成。何獨亞尼瑪由他造成不由　天主乎

何謂從無物而有。以明非　天主全體中分予之一分也。亦非他有大靈塊分彼而予此也

何謂成於賦我之所。賦我之時。以明非造成之初先造幾許靈塊。原居天上。與天神同。或他

貯隨時取用也又非欲賦予時先化成後賦予也又非肉身之外造成靈魂并合爲一也日造肉身肉身已成日造靈魂而賦之新新非故即成時便賦畀即賦畀時便成成與賦但有原先後無有時先後時先後如器先造而後用如水先源而後至如日光一照若高若下同時俱有特從金水月天而至於地不得言由地而至於月水金天此謂原先後却非日光某時先至金水月天某時後至於地故無時先後而有之物亦有原先後而無時不可謂父有子而可謂父故父子之稱同時俱有

何謂爲我體模。凡物皆有兩模凡物有四所以然曰作。曰模。曰質。曰爲模者。模狀之。如是者爲是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俗言爲樣子譬之車輪牙周。輻輳。轂抱。賢空爲模也。若輪人是作者。材木是質者。用之利轉以行車。是爲者。一體模。一依模體模者。內體模物所由成。非是模。不成是物。依模者外形模物之形像可見者是也。今言亞尼瑪爲人之體模。以明非由熱冷乾濕四情會合所成。可聚可散。如陶人埏埴也

何謂終賴。額辣濟亞。賴人之善行。可享眞福。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言亞尼瑪之爲者也爲者。四所以然之一。如圓也造矩爲作方。造規爲作亞尼瑪在人。他無終向。惟賴聖寵。可盡力向事　陡斯。立功業以享天上眞福也。亞吾斯丁曰。　天主造成人之亞尼瑪爲通達至美好。遍而愛之。愛而得之。得而享之。曰額辣濟亞者。以明天上眞福。非人之志力欲得眞爲善之功。欲立爲善之功。亦必賴主祐。與若自賴其志力。爲善立功。以得福。未能也

天主公祐所能得之爲善立功。既賴主祐矣。然主祐有二

一公祐。一特祐。公祐者。人與物所其得一切生長安存。及其各行各動。皆須天主公祐。

故天主爲萬行萬動之原所以然。而行動之物。爲其行動之次所以然。如火爲熱之次所以然。而天主爲熱之原所以然。此原所以然之公祐。無物不得。既所其得。即若物所自有者然若專藉此。與物不異。用以爲善立功。而得眞福。亦未能也。必有額辣濟亞之特祐。然後能爲義者。凡未認天主已認之。而因行惡失聖寵者。皆屬於不義。因於主祐。而幸認之。幸改過遷善。即獲聖寵是名義者。爲天主所愛。而當受眞福也。曰賴人之善行者。額辣濟亞之特祐。又有三端。一爲初提醒特祐。二爲次維持特祐。三爲後恒終特祐。初提醒特祐者。非我功力所致。天主

徒與諸人者也。人向無聖寵之先。多爲不義忽自覺非。而欲悔改。此爲提醒之特祐。我既不義無光。爲何得此提醒之祐。乃是天主憫我罪人。自肯提醒。無因而得。故曰徒與諸我者。如暗途中有坑陷。我向冥行。將陷於陷。忽得明燭與者之恩。次維持特祐者。人已得提醒。又賴此維持特祐。與我偕行。日遷於義。而行義加勤。獲祐加重。此維持之特祐。爲可與而與者也。可與者。未可言必與也。能偕維持之祐。日進於善。以應主恩。如既得明燭。從此進步。進步不止。燭光不息。因其肯進。與之燭光。令可至於欲至之地。中道而止。亦不可知。未應得受能至之報。故曰可與而與。非當與而必與也。賴此維持特祐。而偕行

諸善爲義不止。又得時刻偕行。至死爲義者。毫無間斷。此恒終特祐。亦可與而與者也。如是命終。而得眞福。則爲當與而與者也（當與而與。如工完受直。不得不與）可見不因自身善行。雖得提醒之祐。不能得維持之祐。又賴此維持之祐進進不止。而得恒終之祐。至死爲義者。然後得受升天之眞福。享當與之定報。故曰賴人之善行。而可得眞福也。

聖亞吾斯丁曰。凡能自主之人。欲去前不義。

不自悔。不能遷於義者。曰能自主。爲孩童無知。不能自主者。不論。故也

從此可推。他言人之亞尼瑪。可分散於諸有生者。非也。又言亞尼瑪有形像。附我形像因人小大。因人老幼者。亦非也。爲人之亞尼瑪。是神類。無幾何可論。全在全體。亦全在全體之諸分。如　天主無所不在。全在天地之間。亦全在天地分也

又從此推。人之亞尼瑪。非人也。但是人之一分。

爲其無形無象。又不能死。必與軀殼合。乃成人耳

又從此推。或言亞尼瑪在人。如主人在家。舟師在船。此喻似之而非也。信如此喻。將疑亞尼瑪不爲人之內體模。不知人之爲人。全憑此爲內體模。若脫離者。不成爲人。非若主人或去家。猶是家。舟師或離船。猶是船也。若不於離合際會。精求至理。但於生死。論其粗迹。相合即生。相離即死。上二端。差可設爲權喻。

以曉愚俗

又從此推。或言人心爲亞尼瑪之所。但居中心而制百體。如國主居朝。宰制四境。此亦非也。亞尼瑪全在全體。而活其體。模其體若在一分。卽全在其分。而活其分。模其分。無有方所。何得言但居中心。而遥制各分。然亞尼瑪雖全在所在。活之模之。而每於中心。施爲運用諸關生命之事。如身中之火。身中之血。皆從心而出。若水自泉源。分別枝派。故謂心爲亞

尼瑪之初所。又爲亞尼瑪之終所。初所云者。非謂初居中心。次及各分也。爲諸關切生命之事。由心運用。故運用之初。似在心始。終所云者。非謂先在諸分退歸於心。而人命終。爲諸關生之事。既由心運。及於末際。諸分謝事。心猶運用。漸至終絕。故運用之末。似在心終也。蓋亞尼瑪在心而在諸分活心而活諸分。模心而模諸分無有時先後。止有原先後耳。又從此推。或言亞尼瑪是人之血。或言在人之

血分。皆非也。亞尼瑪神類。全在全體。全在諸分。何得爲血。何得在血。但血爲生命之輿。又具熱性。而周行百脉。一切喜怒哀樂愛惡羞懼諸情。皆憑血運。皆因血顯。比之筋骨皮肉等。殊覺迥然。故亞尼瑪之功用。於此特爲顯著耳

又從此推。亞尼瑪一種學問。早夜以思。比於他諸學問。致爲有益。如上文聖白爾納曰。人知多事。不如知已。覓多物。不如覓已。求美好於

外不如想美好在自心之內

論亞尼瑪之生能覺能

亞尼瑪既生既覺其能如何今略陳數端

其一爲人身萬行萬動至近至切之所以然

其二凡生魂所有之能三一者育養之能如草木藉於膏潤人身資夫精血日以滋養二者長大之能三者傳生之能試觀人生既能育養又復長大旋至充滿充滿之後又能傳生類已之人一一如草木然是生魂所有之能天主於人之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尼瑪。皆全界之。卽人之亞尼瑪亦可稱爲生魂也

其三。凡覺魂所有之能二。一動能一覺能。鳥獸等生而能動草木無之。人亦生而能動。是有覺魂之動能也。覺能又有二。一者外覺。二者內覺。行外覺以外能。外能有五司。耳目口鼻體是也。行內覺以內能。內能有二司。有四職。一公司。主受五司所收聲色臭味等。受而能分別之。二思司。思司有三職。其一。主藏。五司

所收皆受而藏之如倉庫然其二主收覺物自然曉達之意如羊知狼是其雙目知懼也其三主藏所收諸物之意也內二司之外別有一能曰嗜司凡外五司內二司所收之物可嗜之可棄之此爲嗜司嗜司之能又有二分一者欲能二者怒能怒非嗜之對如草木怒生之怒言其敢也凡所嗜所棄於已相宜則欲求之不相宜則欲去之此爲欲能所嗜所棄於已相宜則敢求之不相宜則敢去之此爲怒能或嗜或棄各兼二者然

欲能柔。怒能剛。怒能欲。欲能之敵也。已上內外諸司。人與鳥獸等無異。是覺魄所有之能。天主於人之亞尼瑪。亦全畀之。即人之亞尼瑪。亦可稱爲覺魄也。但人之欲能怒能本屬於理。而聽其命。如此爲可愛。此爲可慕。此爲可捐。此爲可禦。理所是者。不得不從。乃時欲自任。當聽從時。每存抑惜。如馬於御者。意自欲騁。因其控止。特爲躑躅也。是在人情自可覺察。譬若威主烈士。或時憤發。如火熾然而

忠臣良友。力相規戒如火得水。旋爲消滅矣

論亞尼瑪之靈能

天主於人之亞尼瑪。若但寻之生塊覺塊。即與草木禽獸等。無以大異其寻之令超軼萬類。卓然首出者。靈塊也。靈塊有内三司。一曰記含者。二曰明悟者。三曰愛欲者

論記含者

記含者。名之爲三。總之歸一。爲亞尼瑪之能。藏物之像以時而用。能記有形無形之物。其所

爲亞尼瑪。爲腦囊。其功有二。其爲益難盡言

何謂名之爲三。總之歸一。凡論物理。先考名實。

如物有同名異實者。舉其名。先定其物之實。

然後可得而論也。一魚也。水蟲名魚。走獸名

魚。天星名魚。但言魚者。格物家未知所的指。

謂之疑謂。若定指其一而論之。謂之指謂。今

言記含名之爲三。其一記能能記也。其一記

功。記之也。其一習像。已記也。總之歸於記含。

今所指論者。記能也。亞尼瑪之能也

何謂亞尼瑪之能。是總稱也。亞尼瑪之能有三司。不止記含。而總記含則得稱亞尼瑪之能何謂藏物之像。以時而用。是則記含之分職所以別於他司也。凡外五司所收之物。皆有形質。不能入於內司則取其像。入於公司。此像甚粗。既從思司。分別取細。入於記含之司。待至欲用。隨時取之。若無形之物。不屬外司。爲內二司所收。亦入公司。本無粗像。不必取細。徑從思司藏於記含之司。以時取之。取之者。

所藏之物。種種不一。若隨時欲取一物。則記含之司。悉呈諸物。任所欲得。如庫司主藏待命出之也。是知記含之藏物。甚多無數。故亞吾斯丁曰。記含之容。大哉玄哉。記含之竅微而密哉。曲而深哉。無物不登其門。無物不入其藏。非收物之體也。收物之像也。久收之以聽用

何謂能記有形無形之物。記含者。分之有二。一曰司記含。一曰靈記含。司記含之職。止能記

有形之物。故禽獸等皆有之。即禽獸等亦不必全有。何以明之。試觀巢居穴居者。恒識所止。去而復還。能識其子。又犬馬牛羊等四足之彙。亦能作夢。犬方酣睡。忽然而吠。非由夢乎。既能作夢。必有經歷之事。藏於內司。又如畜狸犬者。各加名稱。聞呼以至。此司記含之效矣。惟魚亦然。抑擊作聲。旋予之食。後聞是聲。群然唼聚。其在水中。亦有本所恒依向之趨利避害。旋往復來。皆由能記也。其無記者。

但具嘗司觸司。止識見在之事不能憶既去之事如蠔之屬。生而不動不能記含。亦無用記含。又如蟲蛆之屬。雖有動作。茫無歸向。亦無記含矣。靈記含之職能記無形像之物。惟人有之。何者。人能記物之專。又能記物之總。總者。無形之物也。如乙能記甲爲兄。丙爲弟。又記甲丙總爲同生。又記同生之甲丙總爲人。兄弟爲專。同生爲總。人爲大總。同生與人無形之物也。又如記人之自。記馬之自。又能記一總自。總自者。無形之物也。又能令人死後其靈魂必能記生前之事。此亦無形之物。且外

司已謝必不緣司記含也

何謂其所爲亞尼瑪爲腦囊靈記含依亞尼瑪之體與明悟愛欲同皆謂之不能離之賴者

格物之論有二種依賴一能離於承受之體如色如味色改黑則失白味變酸則失甘也一不能離於承受之體如熱於火冷於水是也司記含之所在者腦囊居顱頤之後何言兩記含當有兩所試思

天主賜我能視有形之物既有有形之目則能明無形之物者必有無形之目能嘗有形之味既有有形之舌則能嘗無形之味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必有無形之舌。有形之司。收有形之物。其所記含。必有有形之所。無形之司。收無形之物。其所記含。必有無形之所。有形之所。則腦囊。無形之所。則亞尼瑪

何謂其功有二。一者憶記。二者推記。憶記者。先我所知。今如先所知。復向而知之。何者。先所未知。直無所知。不可謂記。先有所知。後已悉忘。不可謂記。惟先所知者。今一念及。宛然如見。此謂如前所知。復向而知之。亞利斯多曰。

凡經過之事屬於記含見前之事屬於所司。將來之事屬於望推記者從此一物而記他物如從記鶯而推記其黃又因而推記黃金之黃又如記今春之濕潤因而推記去春之濕潤蓋記含無他止於先所藏者今復覓之覓未得時設遇與此相似之物或與此相連貫之物乘其機緣展轉相關因而得所欲得此爲推記也推記須因衆物而得一物憶記者不須衆物直記此物此兩所記總皆經歷之事物像猶在故可憶可推其實一也若本

無知者。知而悉忘者。無此物像。莫可憶矣。莫可推矣

從此可知。人之亞尼瑪。既離肉身之後。尚有憶記。而無推記。何者。推記而記。緣我嘗忘。所緣忘者。爲記含之器。或受他損以亂其像。亞尼瑪既離肉身。其所記含。不藉肉身之器。無可受損。同於天神之類。故也

若禽獸之屬。亦有憶記而無推記。何者。凡推記之節次有三。一者須記他物。二者由他物而

推尋此物。三者因而得遇此物。皆緣人靈能推論理。以致其然。此中包含明悟。能推記者。則是睿哲之徵。非物類無靈所能與也。或有言禽獸能推記者如補大爾歌曰。狐狸遇冰。先聽流澌。以爲行止。一似因聲知動。因動知危因危知溺也。走狗逐兎遇三岐之路。先嗅其一次嗅其二。悉無兎氣。次及於三。不復再嗅。徑往逐之。此亦能推之驗。不知是等禽獸所知。非靈魄之正推。乃推之像耳。走狗逐兎。

緣趨利甚急。迫使速去此知覺中自然之能狐涉聽冰。緣其避患甚巧。平時遇水。聞聲不敢逕渡。今聞水聲。亦復知避。此知覺中之復記。皆非因此得彼。若人靈之推論矣。何謂其益難以盡言。凡人誦讀談講。思惟學習。諸凡所得。賴此而得久存。賴此而得應用。故天主予我記含之司。如藥肆然。任所取之。以療我心靈也。補大爾歌曰。記含者。百學之藏。諸業之母。智者之子。令人無記含。必不得

稱智者。謂智者。必以昔視今。以往知來。若非前記不忘。將何藉以推測。得稱智邪。凡物有知其爲奇而不能知其奇之所以然者。若記含者不知何緣。能以不同類不同品。無量數物入於諸藏。雜然并容。井然不混。無來不收。無取不應。分求分予。合求合予。簡擇而求。簡擇而予。試觀書生背誦經籍。所取給字像。經歷數時。袞袞不竭。聽者欲厭。而記含之司。出之不倦。又且纖悉靡遺。次序不越。後出者。先

不能逆阻。求此者。彼弗敢混投。此亦奇而不可知之一也夫

西國有記含之法。習成者。試與一篇書。默識一二過。即成誦。從首至尾。又從尾至首。又中間任命一字。順誦其後。逆誦其前。或更隔數字誦一字。無所不可。又如伯爾西亞國王濟祿。兵士四十萬。皆識其名。般多國王米的利達。能說二十二國方言。此皆原本資性。亦因學習。然足徵記含在人。奇妙無方矣。雖然。天

主以此記含之司賦之亞尼瑪以予人者何也欲令人記憶　天主之恩而感之謝之也人能記百凡事理而不記　天主恩即無所不記如無一記能記憶　天主而不能記憶他事即一無所記其爲記多矣

論明悟者

明悟者分之有二總之歸一爲亞尼瑪之能以明諸有形無形之物不獨明彼而亦自爲所明亦非恒爲所明爲其能明恒須物之像雖

自無質其所不在有質之體而不受壞於所向亦不能死顧亦與司相似其功有三。

何謂分之有二總之歸一分爲二者其一作明悟其一受明悟作明悟者作萬像以助受明悟之功受明悟者遂加之光明悟萬物而得其理作者能爲可得受者所以得之也何以必言二者凡物之所然皆有二緣一爲作緣一爲受緣先有作者後有受者試如器用造之者爲作者用之者爲受者又如耳所聽之

聲爲作者。以耳聽之爲受者。若未有作。安得有受。盡所然如是。何獨明悟否乎。今有一理於此。已得明悟。是所然也。其緣則先有作者爲可明。次有受者明之則遂明矣。試以有形易見者解之。凡明悟者。非明悟其物之體。物之質。必將棄其體質。精識其微。通者焉。體質者爲專屬。微通者爲公共。如遇一有形之物。彼先出其像。入於我之目司。此時物去則像隱。其像全係物之體質。是爲至粗。非可明之

物能被明悟者也既而入於公司公司者五司之共所也此像既離於此物然物之專像無所不收像與物各有係屬是在精粗之間亦未爲可明之物也既從公司入於思司而分別之則此物咸別於他物既不能無分彼此即像與物微有係屬不能化於大通亦未爲可明之物也既而歸於作明悟者不惟盡脫於物之體質并悉抑棄其爲彼爲此但留物之精微衆物所公共者則可得而明悟之

矣譬一尺度於此木爲體質尺爲其全寸爲其分所當明悟者其全大於分也目司所收有形之度載尺與寸未離體質也公司所收脫去木體止有體之形像載尺與寸即與他物總受總藏未能分別也思司所收則已從他物而分別之脫去形像獨留其分與寸矣作明悟所爲則全脫於度并其尺寸但留微妙玄通至公大總者爲全與分是則爲可明之物足以被明悟者也既爲可明則受明悟

者加之光而遂明之明其全大於分矣又如物有白者則是可見之白日光未至但爲可見之白不爲已見之白日光旣至遂從而見之作明悟所爲者如白可受見也受明悟如施之光而見白也總之歸一者作明悟受明悟兩者缺一卽不能完明悟之功故總此兩者爲亞尼瑪之能譬如定時水漏上下各爲一斗一者主施一者主受兩者缺一卽不成器合此兩者方成一漏刻之能總名一定時

之器矣

何謂亞尼瑪之能。亦總稱也。亞尼瑪之能。不止明悟。而明悟即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以明諸有形無形之物。此言明悟之分職。以別於他內司也。明悟之司所職者。凡物皆通達其公共之理。公共之性。但物之有形無形。截然不類。其明諸有形者。不能脫其公質。而獨脫其私質。如人本有肉體。則從其肉體者明悟之。而不論其其肉體爲某人也。若無

形之物。不係於質。則可得而通之。如天神等無形之類是也此謂靈魄離身之後也蓋欲明悟此物。必令其物合於明悟之司。有形有質者。不可得入。卽不可得合。故必脫去私質。取其公共者。與作合而明悟之。若無形無質者。不須解脫。自能成靈像而作合也。故亞利斯多曰。亞尼瑪者是萬物。謂一切諸物。凡有形者。盡歸五司。亞尼瑪得用明悟者。取其像而通之。無形者盡歸明悟。取其靈像而有之。而通之則

亞尼瑪不化爲萬物而萬物皆備是得有萬物也如外五司所收之物皆歸公司若輻輳於轂爲萬物之總府即公司亦可稱爲萬物內司所收之物皆歸於明悟而承受之通達之亦萬物之總府可稱爲萬物矣

何謂不獨明彼而亦自爲所明亦非恒爲所明凡明悟所明有形之物必須解脫私質獨取其公共者明之若木司亦自無形質無容解脫是以不獨明彼而亦自明故明悟比爲亞

尼瑪之神目也。形目者。能見萬物。不能自見。明悟者。能見萬物。又能轉見自已矣。其非恒明者有二。一者須復念自明其明。不須解脫。了無障礙。應得恒明。但緣自明。必須廻光反照而得之。故非恒明也。二者。亞尼瑪在人肉體。恒接於有形有質之物。中多混雜。不及時返照於已之無形無質也。故不獲恒自能明也

何謂爲其能明恒須物之像。格物家言明悟者

之受明悟必有靈像以爲明悟之種何以徵之五司於其所司若無司像必不能司其所司明悟者於其所明若無靈像亦不能明其所明一也又明悟者之能明物無物不屬其能於彼於此原無定向欲明此物必有明此物之種以明之焉得不須此物之靈像以別於彼物欲明彼物必有明彼物之種以明之焉得不須彼物之靈像以別於此物或言明悟既屬能明則思司所收之像無所不呈明

悟者隨呈隨取自足爲明悟之種何事又須靈像不知思司所收之像猶微係於物之形質若彼若此未能全爲公共徹通之物且思司所呈自外而至未爲明悟者本司所有凡物之所以然者必須所然之原在於所以然本已之中乃能作其所然若從外至者必不能作如火之熱物熱爲火之所然火爲熱之所以然其能熱之原必在火體之內而後出之以熱物是爲作其所然若能熱之原在火之外則火何由作熱故明悟者必須有物之靈像在於本已之中而後能

作明悟。非藉外之司像所能作也。又因此靈像而作明悟故既明之物。恒留而不滅。緣是格物之家。分物像爲四等其下者爲屬五司之物像。恒係於所向。在則存。舍則亡。其次上者。屬內二司之物像。脫於所向。亦自能留。顧其收藏之所。尚屬有質。因其有質。初則存收。後亦漸次壞。其又上者。爲明悟之靈像。當作明時。向於所向。既明之後。已脫於所向。而靈像尚在。爲其存留之所。爲亞尼瑪。不係於

形質之所。是以所向既去。猶抱而不脫也。其最上者。爲天神所有萬物之靈像也。人類所有明悟之靈像。雖屬精微。不免漸次而得。天神。於萬物之靈像。自　天主造成天神。卽萬物之靈像同時俱得不由漸次也

何謂本自無質。其所不在有質之體。而不受壞於所向。亦不能死。依前論明悟者。旣能爲萬物。卽不宜自具一物之質。若自具一物。卽不能爲萬物。如太質本無一物之模。故能爲萬物之模。若自有本模。卽不能爲萬

模。如舌本無味。然後能別萬味。他司。如外五若舌先自有一味。即不能別他味。他司固在有質之所。即內司亦不能無有質之所。惟明悟獨在亞尼瑪。不在有質之所。其在全不係於肉體。既不在有質之所。而獨在亞尼瑪。即與亞尼瑪同是恒在。雖肉體滅有質之所亦滅。而此爲不滅。故不能死。其不受壞於所向者。他司係於肉體。其所向。若最大者。即所向在此。不能及彼。所向既大。即能向之力或受衰滅。如目視日是所向也。日光既大。即目力但能向日。不能向於他

物目受日光力既不敵即目力受其衰滅惟明悟者無所不明所向在此亦能及彼無多不應任所向者最大最難愈增其力愈加其明不因所向之大壞其能向之力也

何謂亦與司相似凡司皆有受乃有作不受所向則無從可作不作是功則受功不竟明悟者亦作靈像受之而明故爲相似也

何謂其功有三其一直通其一合通其一推通直通者百凡諸物一一取之純而不雜如甲知是

甲病知是病冷水知是冷水乙知是乙一直知未相和合也合通者和合二物并而收之分別然否如甲與冷水二物今言甲飲冷水是合其然也乙亦一物今言乙不飲冷水是合其不然也推通者以此物合於彼物又推及於他物如冷水能作病甲飲冷水推知其病也乙不飲冷水能作病也直通者皆真無謬一物自爲一物故也甲即是甲病即是病何謬之有合通者推通者有真有謬以此合彼有中有否以此合彼又以推他岐路愈多愈多不中故也如甲飲冷水飲即是中或其不飲則是不中乙不飲水不飲即中或其飲之則是不中也又如水飲作病

甲飲水。推知其病。果飲果病。則中。或其不飲或飲而不病。皆是不中。飲水作病。乙不飲水。推知不病。果其不飲不病。則中。或其飲之。或不飲而病。皆是不中也。凡推通者。獨人類爲然。禽獸不能推通。天神至靈。天上天下。物物皆能通極至盡。不待時刻。無有先後。皆屬直通。人則以此推彼。漸次迨及。人之推知。如積時累日。先後序至。天神之直知。如無窮之時。無始無終。故天神稱爲靈者。人稱爲推靈者

明悟者在人。明哉尊哉。曷言乎其尊也。論在我

所得之服習有兩端。其一自立所得者。則愛欲所得屬諸義。明悟所得屬於知也。知方於義。則明悟者爲尊。其一天主所賜予。我得而服習者。獨於明悟者。錫之靈光。以慰亞尼瑪之內目。而得見天主。則明悟者又尊。論內外之行（凡亞尼瑪之行有二端。其一出外者。內三司是也。其一在內者。外五司之接物是也）則愛欲之行。雖在於內。未免出而交於所愛。故曰人有所愛。其心每在所愛之物。不在所居之身是也。明悟之行。恒在於內。每

攝入其所悟之物。兩所由全完其功用者一則有藉於外。一則全藉於內。如是則又尊又愛欲不能自行。必先明悟者照之識之。然後得行其愛也。記含亦然。故愛欲瞽也。而明悟爲其目。照之引之。若駕馭之。主持之。爲其萬行之所以然。故天神爲天主所使。大天下之原動者十重天。各有天神主持運動因之運用四行化生萬物。是神動天天動物。故稱爲原動者明悟爲小天下之原動者人身萬若小天行萬動天下如是者則又尊故明悟之能。似於天神

明悟能使人別於禽獸。明悟可通達於至微至玄至深之所。可達於至高至明天上之上爲亞尼瑪警省守視之神焱。爲諸讐之間諜爲分別萬真萬偽者試金之石。爲分別諸毒物之靈藥。爲亞尼瑪中居堂皇審判功罪之官司。爲照察黑暗私欲之燎燭。爲炳燿潤飾心宮之夜光珠。爲亞尼瑪渡海舶檣最高遠照。以察視深淺險易之明燈。爲亞尼瑪辨可否。決嫌疑。定猶豫之指南鍼。爲亞尼瑪中。遍

照遠近巨細。明無不見之視。遠鏡。故亞尼瑪藉明悟以克明德。其在亞尼瑪之國。如大天下之有日也。吾人既有此光。可得窮理格物。致極其知。以至於萬物之根本。若有人明悟萬事。而不識根本。如在大光中。而目眩如盲。與黑獄無別。豈不惜哉

論愛欲者

愛欲者。分之有三。總之歸一。爲亞尼瑪之能。任令愛惡諸物。得自專。不必自明。不能受強。其

所向爲先所知之美好。惟於至美好。不獲自專。而爲至自專。巍巍尊高。王於內外何謂分之有三。總之歸一。三者其一性欲。其二司欲。其三靈欲。性欲者。萬物所公共。生覺靈之類皆有之。是各情所偏宜。專欲就之。不待知之（如石欲下就於地。心。火欲上就於本所。樹木欲就於風日雨露之所及。又如海魚專就於海。又如人專欲就於常生眞福）舍此所宜。雖百方強之不安。必得乃已。亞吾斯丁曰。主造人心以向爾。故萬福不足滿。未得爾。必不得安也。司欲

者。生物所無覺類人類則有之。是各情所偏。偏於形樂之美好。其在人爲下欲。下欲者。令人屈下。近於禽獸之情。令人失於大公。專睫已私也。靈欲者。生覺物所無。惟靈才之天神與人則有之。是其情之所向。向於義美好故在人也。居於亞尼瑪之體。爲上欲。爲愛欲（靈欲爲諸愛欲中之至尊至貴者。故可獨名愛欲）司欲與靈欲。其所以異者數端。一者靈欲隨理義所引。司欲隨思司所引。隨思者不論義否。惟所樂從也。二者

靈欲所行。皆得自制。司欲所行。不由自制。惟外物所使。隨性不隨義。其在禽獸。絕不自制一見可欲。無能不從。故聖多瑪斯曰。禽獸所行。不可謂行。可謂被行。不能自制之謂也。其在於人。一見可欲。或直從之。或擇去之。或從否之間。虛懸未定。如是者。稍似自制。實則稟於靈欲。以使其然。非由本質。蓋乃自制之影耳。又人最初一欲不待思辨。觸之即發者。雖屬靈欲。而靈未用事。若者不得爲罪。嬰兒有

欲。靈亦未用。病失心者。靈爲病阻。三者亦皆不能自制之類也。其曰總三歸一者。爲是三者。依其本情。雖有三向。如性欲本向者。是利美好。司欲本向者。是樂美好。靈欲本向者是義美好。然歸於一總美好。故曰總之歸一也

戒曰。愛欲與明悟同爲亞尼瑪之內司。向者言明悟有二。其一作者。其一受者。今言愛欲。却不分作愛欲。受愛欲。何也。曰。外五司。皆不必言作者受者。爲是諸司所向。皆自能發其本

像。動其本司。且諸司所向。皆係粗像。有質之物。未能至於無質之等。物與司皆係於質。則皆相似。則所向之物。即是可司之物。不必作司作彼之像。與司相似。而後收之也。明悟不然所收之像。皆從有質而來。不得爲可明之物。必有作者。化有質以爲無質。是名靈像。然後爲可明之物。遂從而明之耳。且愛欲者。凡物可愛可惡。皆從明悟所明之靈像。呈於愛欲愛欲者遂受而愛之惡之。故作愛欲之功。

似明悟者先已作之。不待愛欲者自作之。故愛欲一司。不必分作與受也

何謂亞尼瑪之能。亦總稱也。亞尼瑪之能。不止愛欲而愛欲則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任令愛惡諸物。此言愛欲之分職。以別於他內司也。所云任令愛惡者獨指靈欲也。依於亞尼瑪之體爲其不可離之賴物

何謂得自專。得自專者。亦獨指靈欲也。靈欲在人。自能主宰。凡明悟所呈。一切所向。雖有可

愛有可惡。然可愛者或能惡之。可惡者亦能愛之。或可愛可惡。虛懸以待其去取若性欲司欲覺類所共具者。自無主持。惟意所便。惟欲所使。一見所向。即偏向之於已所利。不得不趨於其所害。不得不避。勢不由已。故聖多瑪斯曰。凡禽獸所行。非作者乃被作者。蓋先不能知其可否。惟他所使是名。自主之行也。惟靈欲在人。先知其合理與否。而後行之故自爲主之行。不能自主者。其行隨性。故無

功亦無罪不可得賞亦不可得罰。譬如生身長大。飲食便溺等皆不得不然。非我所能分別去就何功罪之有。能自主者。其行隨理。故順理爲功。逆理爲罪。功可賞。罪可罰也

何謂不必自明。愛欲者。雖不能自明亦不必自明。爲其隨明悟者之明。一切所呈可愛可惡。已先爲明之。故也。或言愛欲者既不自明。曷爲又有功罪。曰。明悟雖借之光照。明其可否。至其主宰全在愛欲譬如輔弼之臣。陳言是

非得失豈能強之國主其獨斷獨行者君也明悟則輔愛欲則主故功與罪歸之愛欲矣何謂不能受強凡自主之行是名人之行若本非願作因有所畏而強作之是亦名爲人之行否曰是亦人之行也何故因畏而作作者是我是亦自主之行安得不名人行而無功罪乎故記含明悟皆可受強如邪魔顯設象像呈於記含彼記含者不得不爲容收溷殽眞僞呈於明悟彼明悟者或因而謬誤分別

惟愛欲者。操棟獨持。雖顯諸可愛。莫能令我必愛。顯諸可惡。莫能令我必惡。但能誘惑。莫使必從。凡所向者。及諸邪魔。及諸萬苦萬刑。皆不能強我所行。如瑪而底兒。雖歷無量艱苦。其德意屹然不動。更加精勇。足可徵驗。是知一切所行。皆屬愛欲。自主自作。故不能受強。而功罪歸之也。或言假有暴君。強令是人拜禮魔像。抑按肢體。稽首屈膝。無能不從。安得爲不受強者曰。凡若此者。是名體行。不名

意行。彼能按抑我體。不能按抑我意。凡罪所罰。必由意所愛欲。是體行者不由本意。即得無罪。向言不能受強者。意行也。暴君能強抑我體。我不受強之迫情。可出之舌。縱斷我舌。我不受強之情。可形於四肢百骸。縱斷我命。不能滅我與愛欲爲一體之亞尼瑪。安有我不愛欲。而強之可令愛欲者乎。豈惟他不受強。即於　天主。亦不受強。蓋　天主欲人之愛欲。作一善功。如悔罪等。則視其時候。乘其機

適與之額辣濟亞。既得額辣濟亞。兼乘此機適。其人雖能不作。畢竟作之。則此人之作此善功。皆由自主。天主特以令切行之特賜額辣濟亞。額辣濟亞有二。其一爲足可行之額辣濟亞。其一爲令切行之特賜額辣濟亞。其品數皆同。但不乘機適。人莫之用。是雖可行而不必行。則爲足可行。若乘有機適。而令必行。則爲令切行。故人纔覺有此機適。則是天主所用以救我者。此時足可行者。即爲令切行者。不可不承聖佑。乘機作之。若失此機會。後此雖有額辣濟亞。亦但是足可行者。我不用之必行也。委曲引掖。作此機緣。令我肯作。非強我作之也。譬如小兒在彼。我以果餌

乘其飢候。出而示之。彼雖可以不取。畢竟來取。是我特引之使來。非強之使來也。從此可見天壤間萬樂萬苦。皆不能移人之愛欲。故曰不能受強

何謂其所向爲先所知之美好。凡美好。若先不知之。則不爲愛欲所向。若先知之。則直美好是其所向。即本非美好而蒙以美好之貌。亦是所向。或問有人自斷其命者。此何美好而亦向之。曰。凡愛欲所向。無有不以爲美好者。

若欲死者。爲是生時。必有甚苦。當受苦時。不知此死爲更甚大苦。而謂死者得免目前之苦。則亦以此死爲美好也。凡美好有三。其一樂美好。其一利美好。其一義美好。世間所有萬物之美好。皆至美好之一微分。而天主則爲完全之美好。樂者利者義者。無不備足。無不充滿。故世物之美好。爲愛欲之分向。而天主爲愛欲之全向。世物雖盡得之。我不能足我。不能安。而天主眞福。我得之。則至

足至安。或問既爾世物爲分向。爲不足不安。而人情惟樂與利。慕之求之。天主爲全向爲至足至安。乃不必慕之求之。此又何也。曰。樂美好最能動人。一見便生欣悅。不煩計慮。故向之最易更甚於利。勿論義也。若利美好亦能動人。稍須計慮。乃可得之。故次於樂。此兩美好。皆著於物。其美好易見。故庸人小人。皆趨慕之。若義美好在物之外。非庸常所見。必須智慮籌度。乃能知其美好而願得之。故

向之爲難。獨君子能然。此三美好。趨向難易等級分異者。緣人靈魂係於肉體。樂與利最爲肉體所便。義美好則靈魂所便。肉體所不便故也。至若　天主其爲美好。無形無像。更非庸衆所見。必遠慮卓識思路超越乃能知其美好。令有人得向此美好。此其所爲。必邈然出於樂利之上。寧違世間萬樂而受萬苦。寧去世間萬利而就萬害。必欲得此而後已。凡人有甘歷苦辛。冒危害而求之者。爲樂與

利在其中也。求得天主。至於受萬苦萬害。欣然欲之。安得不有至樂大利在其中乎。特尋常識慮。不能及此。故雖全備滿足。至樂大利。反不若世間暫樂微利。足動人意耳。庸人惟肉體是狥。惟樂利是求。不知其違義犯天主。陷於萬罪。故罪人謂之愚人

何謂惟於至美好。不獲自專。而爲至自專。謂若能明見至美好。即不得不愛。勢不在已。何者。明見之後。凡諸至樂大利。可願可求。爲愛欲

所向者。完備滿足。自能全攝愛欲者而愛欲之。爲此是亞尼瑪愛欲者之全向。故得之爲得至足。爲得至安。爲得至樂。爲得至利。爲得至義。是不得不愛。故爲不獲自專。而此不獲專者。正是本情所最向。所至愛至欲者。故又爲至自專。譬如向日之蓮。其向日也。爲受彼利益。不得不向。似乎不得自專。而以向之爲益。不然則害。是其本情所甚願者。得非至自專乎。凡在天之神聖明見　天主者。皆如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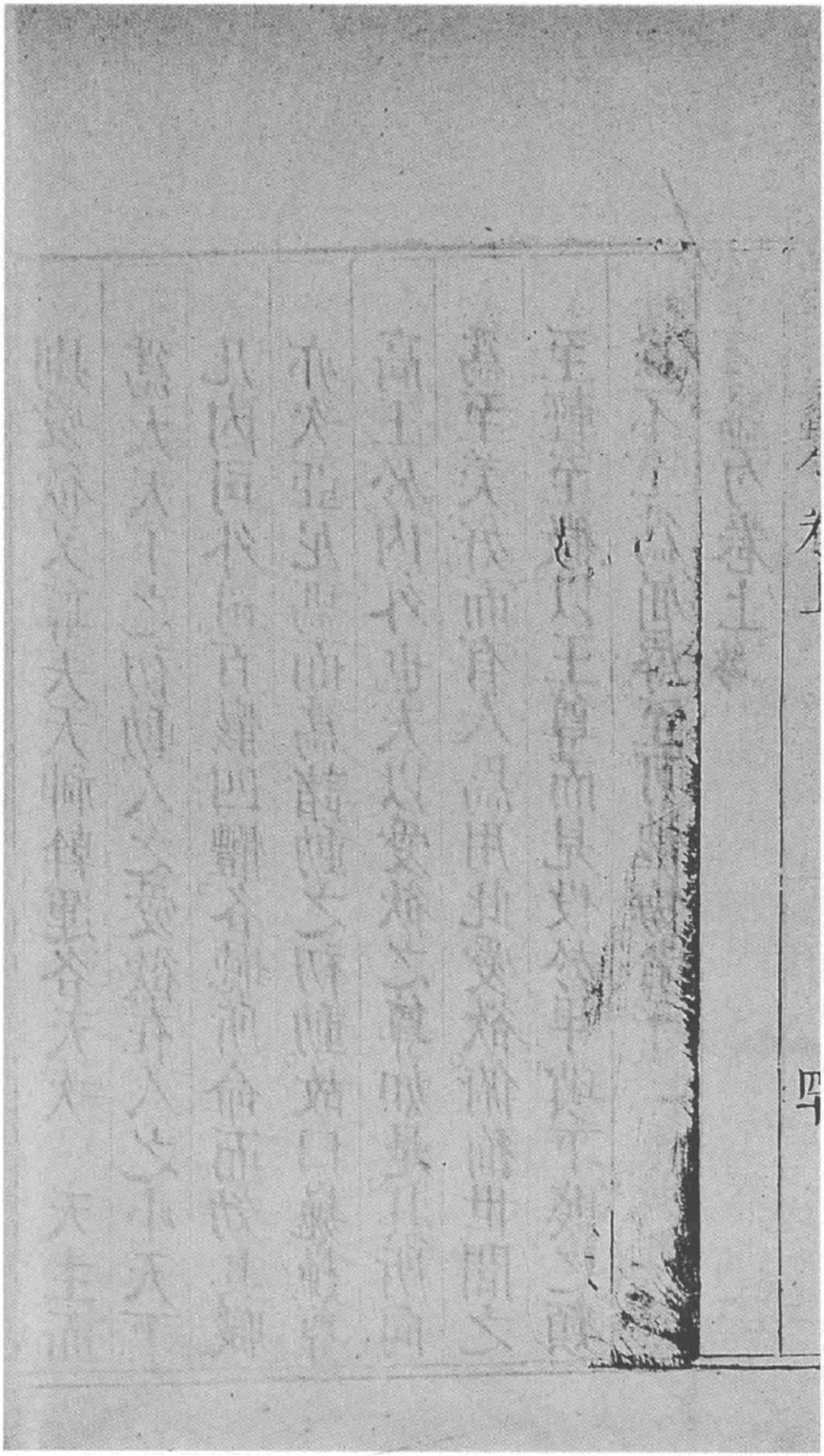
何謂巍巍尊高。王於內外。或言愛欲與明悟者。如孿生姊妹。等級不異。無有尊卑也。亞利斯督格物之論。獨明其不然。爲愛欲明悟。本不同類。凡物之類。如數目然。無有二數可相等者。則物類之中。定有等差。無有二類能相等者。亞吾斯丁雖云三內司同等。特言三內司皆在亞尼瑪之體。以亞尼瑪之尊。而爲同等之尊。若各論其本類之尊。不得不有差等。則

最尊者愛欲也。何者。欲明亞尼瑪之能。孰尊孰卑。凡有三端。一視其所習之德。一視其所行之行。一視其所向之向。愛欲者之所習所行所向。尊於明悟者之所習所行所向。故愛欲尊於明悟矣。今論所習。愛欲所習者仁也。明悟所習者智也。以仁方智。則仁尊。則愛欲尊。論所行。愛欲之行自動。又令他動也。明悟之行。爲他所動也。自動又令他動者。方於被動者。則自動令他動爲尊。則愛欲尊。又如指

我以爲善之路。與今我即得成爲善者。兩相較。則得成者爲尊。明悟者。開我迪我。使我知有眞福。愛欲者。今我得有眞福。則愛欲尊。又反論之。明悟之反爲不知。愛欲之反爲惡人之不知德行。方於人之惡德行。其惡孰重惡者甚重。則愛欲尊。論所向。愛欲所向爲全美好。明悟所向爲分美好。蓋明悟所務。惟在求眞。眞雖美好。特美好中之一端。美好中尚有多端。愛欲者無不愛之。是爲全也。以全較分

則愛欲又尊。夫天神幹運各天。次天主而爲大天下之初動。人之愛欲在人之小天下。凡內司外司。百骸四體。各聽所命而効其職。亦次亞尼瑪而爲諸動之初動。故曰巍巍尊高王於內外也。夫以愛欲之尊如是。其所向爲至美好。而有人焉用此愛欲。俯徇世間之至輕至微。以王尊而見役於卑瑣下賤之類。豈不至爲屈辱。至可愧悔者乎

靈言蠡勺卷上終



靈言蠡勺卷下

泰西　畢方濟　口授
吳淞　徐光啓　筆録　愼脩堂重刻

論亞尼瑪之尊與　天主相似

天下萬物。其美好精粹。皆有限數。其與天主無窮之善。無窮之妙。無相等者。亦無一能彷彿無量億數中之一二者。今言亞尼瑪與天主相似。特是假借比喻。爲是其影像耳。形與影。不爲相等之物。亦無大小多寡。可爲比

例也。儻不達此意而泥其詞。謂我眞實可比擬之。豈不屈抑 天主而長世人莫大之傲哉。後諸比意。惟爲顯揚 天主全能大智至善之性。又讚美其普施於人亞尼瑪無窮之恩云耳。其云相似。凡有數端。總歸三者。一曰性。一曰模。一曰行。如左

性一 天主性分本自滿足。不屑他物充之聖與 天主甚相似也。雖本無形像。有 天主亞吾斯丁曰亞尼瑪乃無形無壞自立之體。

之像在焉。伯爾納曰。人之亞尼瑪能幹萬物之務。而萬物不能充其欲。蓋亞尼瑪既爲天主之像。則可容無窮美好。其在天主下萬物之美好。必不能滿之。故相似

性二　天主之性。極純無質。積無總專。無一毫之雜。亞尼瑪之性亦純無質無形無分。但亞尼瑪之純。有總專之合與天主異耳。總專之合者人各有亞尼瑪。是名爲專。凡人之亞尼瑪。同是靈者。是名爲總　天主無是也

性三　天主純神。能灼見萬事萬物。而不屬於

人目亞尼瑪神類也無形無質亦不屬於人目而明達萬物萬事之理至幽至賾至眇之情皆能洞識

性四　天主至靈至理至義而爲萬理萬義之準則人之亞尼瑪有靈有理有義方諸草木禽獸無靈無理無義之亞尼瑪特爲超越

性五　天上天下惟一　天主其功行甚多而有不同人身惟有一亞尼瑪其功行甚多亦各不同

性六　天主本不能死而無終。人之亞尼瑪亦不死而無終。故與　天主相似。其異者。天主無所始。而亞尼瑪有始。始於　天主

性七　天主體在能在見在而無所不在。人之亞尼瑪能充周於全體。其明愛無際能徹於天上天下。徧於地上地中。凡厥所欲。無不可在

性八　天主之體無所由成。天主之功行。惟由於己。人之亞尼瑪惟由　天主親所造成。

亞尼瑪既備物之靈像以行其功。即其功行不由他物，其居本軀時。明悟愛欲記含之功行。不由於本軀。離本軀後。亦能明悟。亦能愛欲。亦能記含。如在本軀時。故其體其行。皆不由他物。與　天主相似

模一　天主本性常明達自己常愛樂自己。人之亞尼瑪若效　天主之性。則能向　天主能明　天主。而賴其額辣濟亞以明之愛之。雖未能全明全愛。亦與　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相似故肖　天主性之像焉若效　天主之三位亦爲肖　天主之像蓋　天主雖一性實有　罷德肋　費略　斯彼利多三多三位人雖一亞尼瑪而實有記含明悟愛欲三司　天主費略生於　罷德肋　天主斯彼利多三多則由　罷德肋與　費略亞尼瑪之明悟者由於記含亞尼瑪之愛欲者則由記含與明悟

亞吾斯丁自爲問答曰亞尼瑪何以爲　天

主之像。曰。爲其能記　天主能明　天主能愛　天主故爲　天主之像。又曰。亞尼瑪爲天主之像有三。依其性。依其額辣濟亞依其榮福（榮福西言我樂利亞）依其性者。亞尼瑪本性能明能愛　天主。此能明能愛之性。人人所有。則皆有　天主之像。依其額辣濟亞者。人有額辣濟亞。卽能行明行愛於　天主。特未全耳。此行明愛之功。惟義者有之。亦皆有　天主之像。依其我樂利亞者。凡獲眞福之神聖

賴我樂利亞之光榮福之光者人之亞尼瑪之光以堅固慰藉之升天後天主賜之榮福榮福之光必不能見天主也如無之光比之目衰者得眼鏡也無所間隔其明愛得見天主如此無間隔得見天主而向眞福惟天上之神聖有之亦皆有天主之像

模二　額辣濟亞者譯言寵恩乃天主賜人以增美乎亞尼瑪而寵愛之實爲萬善之根升天之憑論額辣濟亞之性其尊超越於亞尼瑪與諸諳若而似天主之性故亞尼瑪

得額辣濟亞時其欲愛與否之意轉合天主之命若額辣濟亞有以變亞尼瑪與其明悟愛欲之行而相肖於天主然

模三 天主與萬物爲物任意行之如用械器然亞尼瑪以其神能全模肉軀并模各分而爲人亦任意行之如用械器然

模四 天主所已造之物與所未造而能造之物盡有其物之意得亞意得亞者譯言物像制作規模也具存於已人之亞尼瑪因外五司所司之物以

明悟者明之而明悟者明其所明之物時翕然歸一故亞尼瑪所明之物則有其物之像具存於心而亞尼瑪與天主相似

模五　經曰居於聖愛者則與天主借而天主亦與之借焉又曰親附於天主者則切體於天主焉蓋天主所愛之人則與其人借焉諺曰亞尼瑪所愛者比其所模者相居更爲親切蓋亞尼瑪所愛之物則與其物借焉故與天主相似

模六　天主性體充徧於天上天下而天上天下不能界容於　天主人之亞尼瑪充徧於全軀而全軀不能界圍於亞尼瑪之諸行

模七　天主全在全宇宙亦全在宇宙之各分即各分內有一分毀壞而　天主全無一分毀壞人之亞尼瑪全在人之全軀亦全在全軀之各分雖軀有或分而亞尼瑪不可得分軀或有壞而亞尼瑪無一毫得壞

行一　天主是萬物之始萬物皆由主造成故也　天又萬

物行之始凡物將有所行必得天主扶祐之乃可行也人之亞尼瑪是本軀內外諸司之始人有內司外司內等外有視聽啖嗅覺觸等皆由亞尼瑪而成其所司也及其自然行之始又其介然行之始自然之行者順其本性行之如火燥水潤鳥飛魚躍人之視聽啖嗅等皆行乎自然無善無惡無功罪者也介然之行者係於人意故或善或惡或功或罪可揚可抑可賞可罰介有兩端之意也若此兩行皆由亞尼瑪爲之始也

行二　天主是萬物之終是萬物爲者之所以然是萬物之成是萬物所向之福人之亞尼

瑪。是本軀之終本軀爲亞尼瑪所用器械。器械非能自爲用。必用於匠作。故亞尼瑪爲本軀之終。然亦天下萬物之終終本軀萬行之所以然土造人貴於萬物。爲其在世。能敬事天主而世後得享天主之福。既異人此靈才。乃造成天地。如房舍然。令居處其中。造成草木禽獸等物。如錢穀然。待人隨取隨足。令人之亞尼瑪。得以泰然慕嚮其所自。而終得享天主之福。故人之亞尼瑪。爲本軀天下萬物之終

行三　天主通達明悟萬物。而其通達之勢。超越於神人所通達者無量倍數神人之通達。雖精雖細。尚有未盡。惟天主之通達。能洞徹各物本性之淵微。窮盡其義理之幽眇。至其所以然之

所以然而毫髮無遺故超越人之亞尼瑪亦於神人所通達無量倍數

能明達屬造成之物不屬造成之物屬造成之物者分別天主與萬物也萬物皆稟生於天主惟天主無始無原豈屬造成能通達屬質不屬質之物屬質之物分別有形有像與無形無像者也如天神靈魂道理德業等皆不屬質之物而亞尼瑪悉能通達之

其屬質之物通達之際變爲神物亞尼瑪通達諸物其物當入亞尼瑪之中因屬質者不能入於靈魄故先脫其質而留其靈像與其理以至於亞尼瑪而皆通達之故質物通達之際變爲神物焉故相似

行四　亞尼瑪通達物之際即生其物之內言

內言者。是物之義。若外言方出於口。即通於耳。倘亞尼瑪不先生內言。亦無以遽通物之性與理。

天主通達自己之性。亦生內言天主徹己之性。則生目己內像。爲第二位。費略。是爲羅德肋之內言

行五　萬物不自活。皆受活於天主。天主自活。而不受活於萬物。人之肉軀不自活。皆受活於亞尼瑪而亞尼瑪自活。不受活於肉軀

行六　天主公潤天下。所潤之中。又有得潤之膏澤者焉萬物至洪至纖。受天主之公潤各得其分。至觀天之垂象。品彙至繁

羅。尤爲受天主公潤中之極精極倖者焉亞尼瑪公潤肉軀所潤之中。又有得潤之膏澤者焉肉軀四肢百體。受亞尼瑪之公潤。各充其量。至觀首之統貫。聰明。從審尤爲受亞尼瑪公潤中之至美至好首焉

行七　萬物自不能動。而受動於天主天主爲萬物之原。而常自安然不動。人之肉軀主體與各分。自不能動。受動於亞尼瑪。亞尼瑪爲肉軀萬動之原而常自安然不動

行八　天主治天下萬物。於可大受者若天神與人有靈之物照之教之。於可小受者如草木禽獸等無靈之物護

之引之全之。令各得其分。人之亞尼瑪。治肉體之全軀。乃及各分。令諸司皆得其職。諸情咸得其正。牖其明悟。正其愛欲。富其記含。而潔清其心。不惟牖正富潔其一已。且可推而牖正富潔其人群。以治天下。亦可馴狎禽獸脫其猛性。而柔伏焉。夫亞尼瑪以本性之力。又賴天主賦之聖祐。庶乎彷彿天主之能。故與天主相似

天主是宇宙大天下萬物之主宰。其權

無以尚之。天下萬物。悉歸嚮之。無不聽其命者。人之亞尼瑪。是肉體小天下之主宰。其權能自專。而肉體之全軀與各分。悉皆歸嚮之又賴　天主之祐。能主制其七情及願欲等。而天下禽獸萬物無一能外乎吾人亞尼瑪之靈意。夫亞尼瑪之靈意。強果無比。天下萬能萬力。莫有得強其意者。故與　天主相似行十　人之才雖妙好。天神之才雖峻捷。若自憑其本能之力。均不得全識亞尼瑪之尊。何

也亞尼瑪有天主之像焉如欲識像之肖物與否必先識其肖像之物人與天神才既有限皆不足以透徹天主無量之妙亞尼瑪既是天主之像若欲全識亞尼瑪先當明識天主人與天神不足識其像乎然有一道可推測而識因其願推其尊也亞尼瑪之願極天地萬物之至尊至貴至珍至奇凡屬於天主之下者皆不足以充其願獨天主爾由是可知亞尼瑪之尊也故撒羅滿古賢人也欲令亞尼瑪自識其尊而言曰萬物最美者此稱亞尼瑪之詞也爾欲識爾尊爾出隨爾羊群之踪跡羊群者指人之五司耳目口鼻等踪跡者指天下萬物也牧爾之羔羊羔羊者人之情人之欲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近牧者之牢。牧者。世間狗欲之徒。牧者之牢。是世人嬉遊戲樂逐利溺色功名榮貴等暫歡之所也乃得識爾尊而可安也撒羅滿謂之云若

將出不能充其願。而且隨以多多勞苦殆辱。然後一意復原歸於天主。既不知天主即心安願足。識已之尊焉

不能識亞尼瑪與天主

或言凡物兩相似者。必兩相愛。亞尼瑪既與天主相似。即亞尼瑪之所向所愛。

應是　天主。今觀人之所愛。多在世間之利與樂。爲是亞尼瑪。實在肉體。故隨肉體所向而向之。所愛而愛之。甚順甚易也。若亞尼瑪能違肉體之所便。能超出於世利世樂不爲所牽。不隨所引。而專務想亞尼瑪之本向想至美好無窮之妙。想至美好無窮之眞利眞樂。想至美好中包含無數美好。卽世利世樂。都可漠然無營。淡然無好矣。欲知至美好之情下文略言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論至美好之情

至美好者。原美好也。無他美好在其先。其爲美好也。并無所以然。無所以然者。非由他造非由他化。非由他成。不因傳授。不因積習。不因功勛也。但至純至一之性自然而然。其善與體。其體與其善。是一非二

此美好爲大美好。能包人萬億美好。爲總美好。他美好由此而美好。此不因他美好而美好。爲最美好。他美好不能如其美好。其美好其勝於他

美好無倍數可論爲美好定美好無時不爲美好無物不爲美好無處不爲美好

論至美好之性情其尊貴也爲無窮際之大論至美好之品位其峻絶也爲無窮際之高論至美好之包涵其富有也爲無窮際之廣博論至美好之存駐其無始無終也爲無窮際之久遠論至美好之精微其難測難量也爲無窮際之幽深

至美好之美好其體不因他美好而有其功用

不因他美好而成他美好之體則因此而有他美好之功用則因此而成

他美好之物必具四端其一有其次存駐其次作用其次知作用萬美好之有藉此至美好而有此美好不藉他美好而有萬美好藉此而存駐此不藉他而存駐萬美好因此而作用此不藉他而作用萬美好藉此而知作用此不藉他而知作用

此美好爲公至足公至足者無所不取資無所

不足。至足足於已。亦至足於萬物。亦至足於無窮世之萬物。乃至萬物萬世。更倍之倍之以至無數可論。亦無不足。是謂公至足

他諸吉者善者凶者惡者萬端。此至美好。悉能利益於善者吉者。悉能治療於凶者惡者。於諸上下大小貴賤所營職業。悉皆取資左右隨足無有匱乏

上至美好其在今也。目不可見。耳不可聞。惟當信之。惟當望之。惟當存想之。我此信此望此

想。即是所惠教訓。所施慰勉。所予欣悅。所垂祐助。至後來明見之日。自當茫然。戄然。若攝我心。若失我身。若眩我睛。若饜足我中情。怡然得所而大寧。福我永我。乃以常生此至美好。非我可得。惟依額辣祭亞譯言聖寵而可得之。得之者。便爲成善。使我疑於天神。使我疑於聖人。使我疑於天主。使我衆行百爲。皆似天主所差別者。天主自然而然。我依額辣祭亞而然

此至美好而與我亞尼瑪偕焉則　天主收之。天神聖人愛之衆人仰之儀之邪魔懼之賢者讚之述之令我勇令我貴令我樂令我富令我有功令我於萬善衆德種種備足

此至美好我若得者莫能妬之莫能沮之其與諸我也無不與之無不願與之其情性自然如此故

此至美好常與人偕有四端焉其一以造成人與人偕與人偕者爲造成萬類獨人爲其肖

像也。人爲肖像者。非形體之謂爲獨人類能識之能愛之能與受其福。故人爲肖像。以造成人與人偕也

其二。以備所須與人偕。備所須者。人人屬其顧念也。有二端。肉身所須日用糧。如衣服飲食器用等。萬事萬物種種具足。如父母育子。又令我備具他人所須。若家督上承父母資糧。徧育家衆。皆父母所養也。又靈魂所須日用糧者。如額辣濟亞。以及道德仁義等萬善具

足。如父母教子。又令我訓誨他人。若承父母家訓。徧教家衆。皆父母教也。故曰以備所須與人偕也

其三以保存人與人偕。保存者。護衛之。留駐之使免散壞也。而有數種。如四行等無生覺靈者。保存之以有。即偕焉以有。其保存人也。亦與四行等同。有如草木等無覺靈而有生者。保存之以有。又以生以養以長。其保存人也。亦與同。有同生長養如禽獸等無靈而有生

有覺者保存之以有以生又以內外諸司令彼知覺以內外諸動令彼運用其保存人也亦與同有同生長養同知覺運用諸種之外其於人也又保存以記含以明悟以愛欲以主宰是則四行草木禽獸等所無也而於人獨也故曰以保存人與人偕也

其四以無不在與人偕無不在者體無不在見無不在能無不在其無不在於人至親至切而人不能覺比於靈塊在人使我生使我行

使我通達外來事物。又通達內心情性。而我不覺是靈塊所使。比於目在天。生養萬物。所可見者。皆承大光。而我不覺爲所生養照臨。其爲親切。皆倍萬不啻也。故曰以無不在與人偕也

此至美好。任我所在。無處不可依向之。無處不可得之。無處不可饗之。無處不可留之。無處不可想慕之。無處不可講說之。無處不可聞之。無處不可嘗之

人有二光其一自然之本光推理致知人力可及者是其一超於自然者之眞光在理之上惟天主賜與非人知見所及者是此至美好者在我今日依我本光梢亦識之其在他日依藉眞光果得見之而此識者見者如飲海滴水見日際明悉難罄盡惟獨自能窮究自能全通自能全愛此全通者全愛者是名無窮眞福

此至美好在此世間依我本光所能識者極爲

微細。雖則微微細。以視世間學問。倍萬爲眞。倍萬爲確。倍萬爲益。倍萬爲宜。倍萬爲足。倍萬爲貴。倍萬爲樂

此至美好。我此世間而欲識之。非因講究思惟。便可必得。惟是衷情慕愛。心地蠲潔。方可得也

此至美好。我能明悟。我能愛慕。而有恒者。卽是常生。卽是眞福。得此福者。雖以世間美好。并令一處。終莫及之。相去倍數。非復計量所及

此至美好。爲純美好。非如他美好尚有雜者。爲足美好。非如他美好尚有闕者

此至美好。無有他美好在其上者。無有他美好與之等者。非獨此耳。并亦無他美好在其下者。若云或在其下。便屬比方。此至美好。無比方者。縱令并合世間一切美好。至大至多。求與之比。其爲比例。若有之與無。不然亦其影也。影之與形。不爲比例。終屬無耳

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賾。置此美好之前。猶露

華一點耳。不足論於多寡輕重。更復倍此天地。倍此萬物。倍之又倍。至於無筭。其爲多寡輕重。亦復如是

此至美好。爲他諸億美好之準。則爲此美好。能節度於他諸美好。彼諸美好。論其本體。自無美好。爲與至者相近。稱爲美好。愈切近。愈美好。其分別差等。皆以至者爲其法式。如精金至貴。下至銀銅錫。近者愈貴。分別差等。以金準之。是名準則

爲此美好而能遺棄他諸美好。爲他美好能阻我抑我。令我不得此至美好。故須一切棄置視若敝帚。如是者世或目以爲愚。其愚不可及也

此至美好而我得者是徒得之。其與我者。是徒與之。何者。我無功故就令有功。而此功績從何得之。我本無功。何由可得。故與我者。是名徒與。雖然亦須我與同行。不然者。雖欲徒與。而莫或受之

能識此至美好之繇有七端因於自然之本光一因於超自然之真光二因於心之潔清三因嘗其味四因於恒相密交五因於謐靜五司六因於默想透達經典深意七

欲知此美好爲至美好當觀古今無數聖人大才至智而爲此致命受無窮之苦聖女亦然其受苦難也他人視之若苦而彼甘之若飴嗜之若渴古今無數主教賢人恒歎息恒仰慕恒祈求恒行百計建立功勞行人所難行

講解傳說言語踪跡徧天下。又屏棄一切身世所有克己習勞。忍辱耐苦。終身如是。是何所爲乎。此不足爲至美好之徵乎

試觀古今聖賢。所爲講解稱說。覃精竭才。造作無數經典書籍。不啻汗牛充棟。而此輩聖賢。皆言言等所說甚少。所當說。所未說。所不能說者。至多至多。無有數量其比例。若有與無也。此又何也

欲讚歎此爲至美好。不能形容。不能窮盡。卽以

海水磨墨。尚恨其少。以諸天爲楮。尚恨其狹。以天神之聰明才智。尚恨其鈍。以億萬萬無窮極之年。尚恨其短。窮古終天。無數聖賢。無數天神。并合其才智心思。窮慮極想於無涯無量之才智心思。而此才智心思。猶不足擬萬分之一也。

欲知朝廷之尊。觀得罪於朝廷者。其罰甚重則可知之。欲知此至美好者之尊。試觀罪者之罰。無窮盡時。爲萬苦聚。又無法可以解之可

以救之。如此。其罰至重。卽知施此罰者。巍巍隆高。其尊無上也。

人有三在。其一體在。體則居之所能限之。所外無體。其一見在。見則目所接能限之。接外無見。其一能在。能則事所營能限之事。外無能此至美好者。體無不在。見無不在。能無不在。其體其見其能。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行不在。又於人類萬物。默爲存收。使免傾散。而與之同行。與之偕動。爲萬行萬動之所以然

此至美好。最玄最微。不可以形像摹擬。非但不可摹擬。兼亦難可思惟。雖復聰明絶世。不能形容其毫末

此至美好。不能明知。不能明見。若有思惟擬議。以爲已能知見。此政極無知見。若更加窮究盡思極慮。至於皆無所得。自視爲至愚至懵。我所想我所講。我所識。與所當想。所當講。所當識者。全然未有分毫入處。此正爲有所知有所見矣

有至香者其本體香不足爲香有無數穢惡移
與相近悉化爲香與本香相類是爲至香此
至美好者舉天下無數惡人嘗造無量惡跡
若與相近悉化諸惡而備諸德入於聖域都
成美好豈非至美好
盡天下聖人盡天上天神相與讚歎此至美好
之爲美好時時讚歎窮無量時時時以爲奇
異時時讚歎窮無量時時時以爲喜樂時時
讚歎窮無量時時時不竭新之又新無有盡

際

神有三司。一司記含。一司明悟。一司愛欲。記含者記含此美好時。即爲至富。明悟者明悟此美好時。即爲至光明。至高貴。愛欲者愛欲此美好時。即爲至正。爲至尊。而一切人。一切時。一切楮墨語言等。但一沾此美好。皆悉成爲至尊至貴。隆崇無比

有人於此。與人爲善。惟日不足。多出智巧方便。化誘於人。彊勉於人。如是人者。可名甚善。而

此至美好者從造物初時。恒出無量無數仁愛人之智計方略。牖人於善。救人於惡。時時扣我心門。督趣覼縷。有會即投。無時肯釋。必欲相將人類。悉成美好。此其美好爲至美好開闢以來。無量數聖人。所行所作。功德無數。其所以然。皆繇此至美好而出。自今以後。至於世盡。無量數聖人。所行所作。功德無數。其所以然。亦皆繇此。而前後無數聖人。特如繪師之鉛槧。工匠之斧斤。其握鉛槧操斧斤者。此

至美好也

繪者力繪次。拙工攙筆壞之。良工就彼拙筆。增修焉。更加巧妙。縫者裁剪次。拙工誤剪壞之良工就其壞處縫補焉。倍益佳麗。此爲善繪善縫矣。至美好者。恒聽人爲惡。及至當機。即取惡爲善。取惡爲善者。令彼從前百千罪過皆爲立功累德之材具也。正如醫師製度毒藥。匪但令其無毒。且借其毒性以取奇効。是取彼不美好以爲美好。知此能此。恒知此恒

能此。是爲至美好

至美好者。不能自爲不美好。亦不能令他爲不美好。具此兩不能。是爲全能

隨其所命。但所命爲者。卽是至善。隨其所禁。但所禁不爲者。卽是至惡

有在艱難苦毒中而此至美好者默爲勉勵。默爲照護。默爲安慰。是此大恩。但得幾微施及於彼。彼卽以甚難爲甚易。以甚苦爲甚甘若無此默佑。卽甚易事。亦成甚難。卽甚樂事。亦

爲甚苦。故得此佑者。要其至竟不得不成吉福。失此佑者。要其至竟。不得不成凶惡

此至美好者。默能係攝萬物。使彼萬物。不得不於彼趨向。使得微見之。微識之。卽自歎泣痛悔。從前未向於此。未識於此。所作所爲。空費時日。他諸美好。夙昔係戀者。皆是至惡。盡可棄捐。視彼未見未識。係戀於他諸美好。不能舍置者。以爲至愚無知也。此何以故。爲得此者。雖他無一有。已爲至富。已爲至足。失此者。

雖他無一無亦是至窘亦是至貧

此至美好自萬物視之實公有之爲普徧故自物物視之皆若獨有之爲滿足故

能識此美好與否只在當人人能自進於美好

卽能識此美好愈進亦愈明人自違於美好

卽不能識此美好愈違亦愈蔽

欲見此美好先宜瞽欲聞此美好先宜聾欲論此美好先宜喑欲得此美好先宜去欲嘗此美好之味先宜不知味何以故不絕世見不

能見此。不絕世聞。不能聞此。不絕世論。不能論此。不絕世有。不能得此。不絕世味。不能嘗此

此至美好。但歸向之者。必將爲美好。不然。亦必大去其不美好。如入寶藏而出。必富不然。必大消其貧。如造良醫而還。必安。不然。必大減其疾矣

爲此至美好而作者。雖微善。必得無窮盡之報。其施甚小。其獲甚大。如此旋念有人悖之違

之。雖所作者。特是微罪。萬萬不可。何以故。爲彼是彼故。且所犯微罪。非微罪也。今爲微罪。究其將來。必造於無窮之惡

凶惡有二種。其一罪愆。其一患難。此至美好者。患難之所以然。非罪愆之所以然。所以患難我者。非患難我也。正欲用此救我。使進於善。使近於美好也

此至美好而欲禍我。甚無難也。但舍置我便爲無量數之苦。已旋思之。但收受我。其爲美好

當復何似

無此美好，即無爲善之始。亦無爲善之中。亦無爲善之終。爲萬善所係。皆在於此。其係屬也。

如光係日。如熱係火。倍萬親切

此至美好。無時無處不施。無窮之恩。無窮之善。

無有竭盡。亦無宰制之者。而無不屬其宰制者

此至美好之前。無有大凶惡。不可救者。無有大美好不可施者

雖有至惡人在於至美好之前而能自愧悔認己爲惡即彼自謂至惡已是大善能自謙抑謂已無功即彼自謂無功已是大功此至美好爲欲人至於美好多用計畫令我得至甚懇甚切所屈抑者甚尊甚貴所俯就者甚痛甚苦令我從之甚近甚易種種非人思慮所及但我輩不能體認眞切即彼所爲我不能信或謂非宜若體認親切者無論深信不疑即我自心亦自計慮以爲非此固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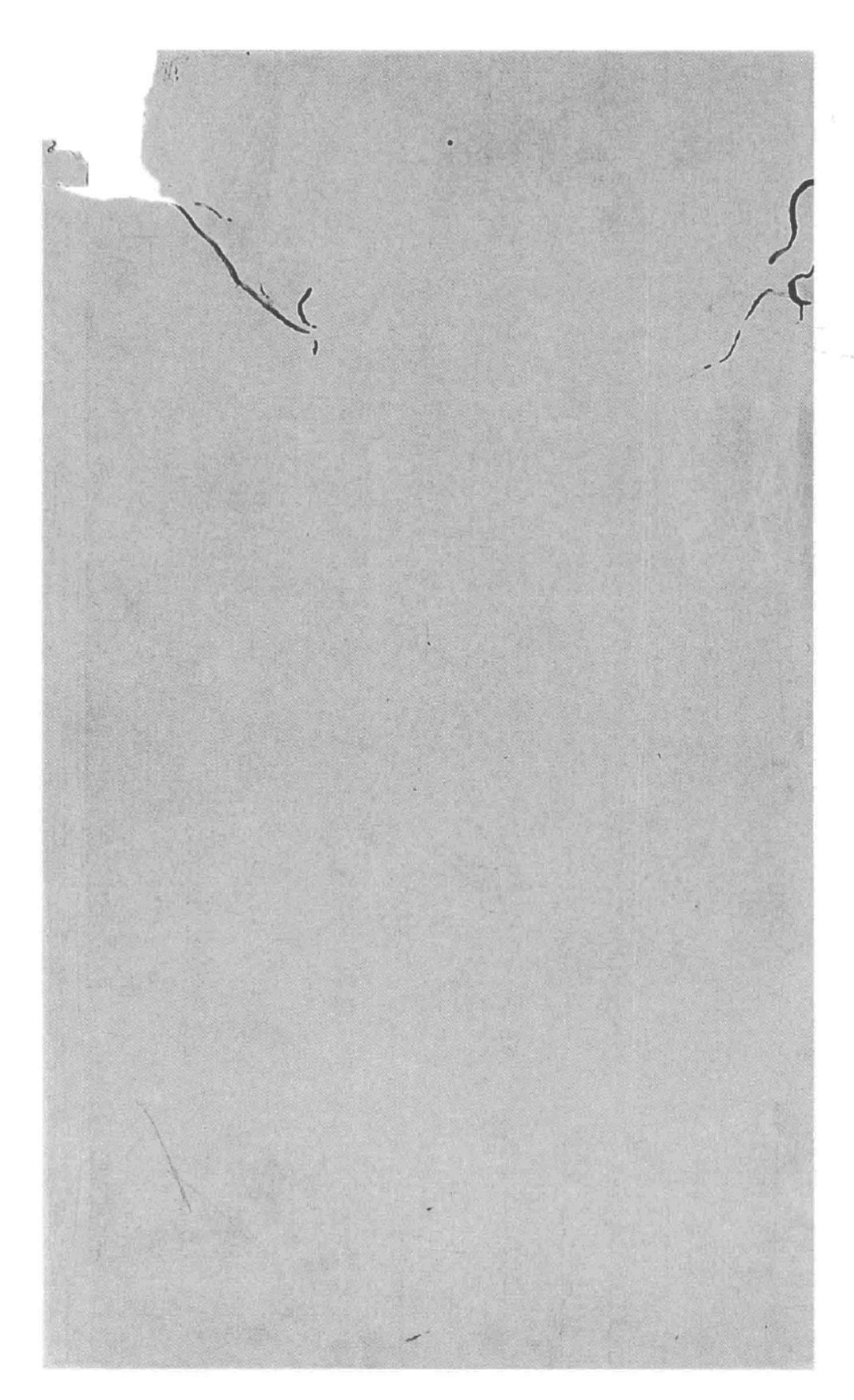
也以此至美好而爲我主我爲其民豈非大福豈非天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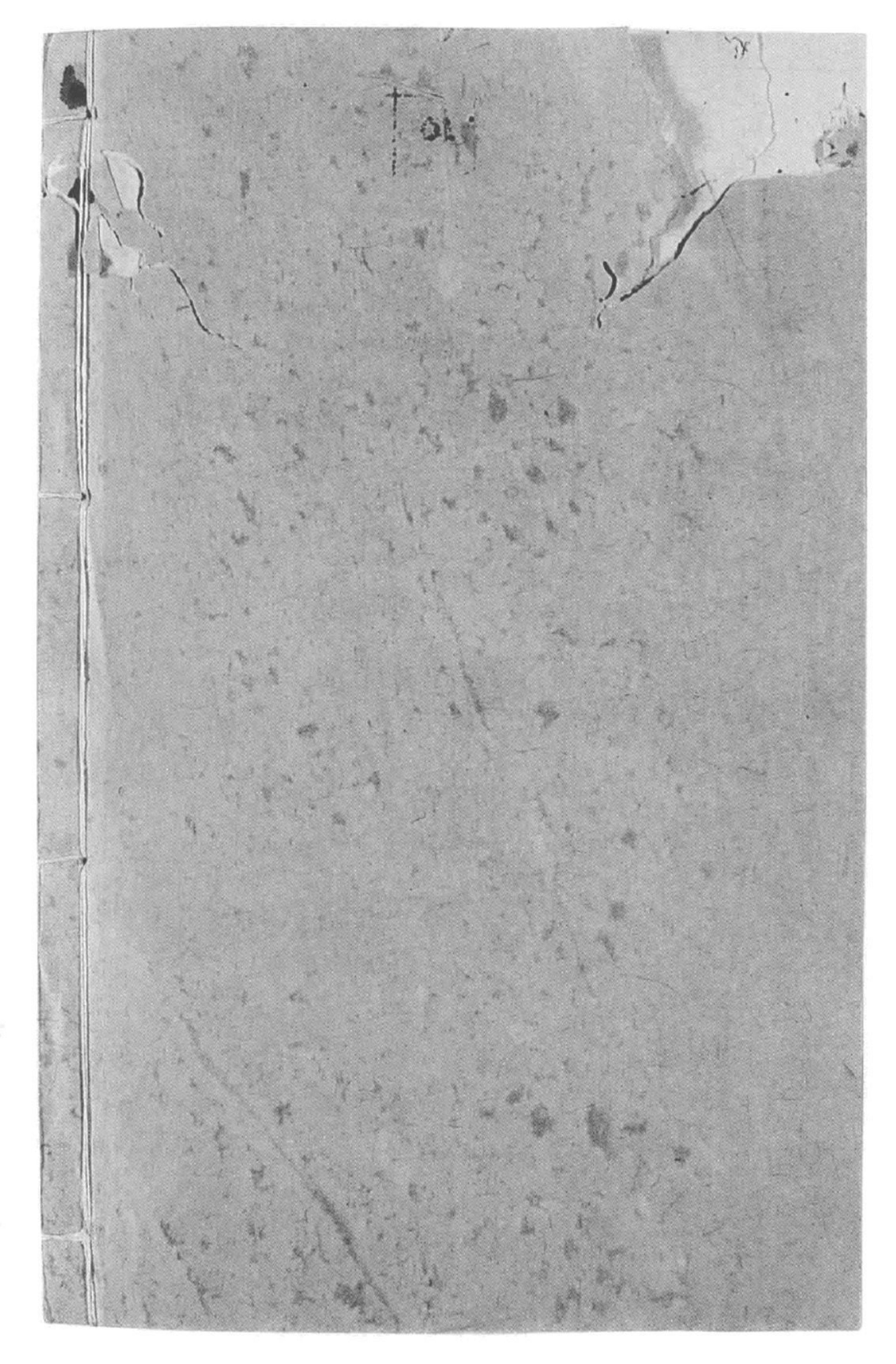
右所論至美好是亞尼瑪之造者是萬物之造者是亞尼瑪之終向是人之諸行人之諸願所當向之的人幸而認此凡百無有差謬如海舟之得指南定不迷其所往也求此則遇萬福爲此而死則得常生爲此入患難之中則是大安樂爲此淪於卑陋則是榮福爲此貧困則是極富厚爲此飢寒則是極飽暖爲

此竄流。即得鄉其本鄉。是人類共所當敬。是泰西諸儒先所自奉事。所傳教人共相奉事。是因愛憐萬民。親來降世。以其教光普照天下。令得天上真福。是定何謂。謂之天主述此書者無非令人在此世中。認此事此。而身後見之用享其福。第此所論。殊未詳盡。即令詳盡千億倍此。亦不能罄其無窮。譬如一滴不盡大海。譬如一塵不盡大地也。讀者於此識有闕漏。即當存念所論者。至爲無窮論之

者。至爲譏劣。庶或無譏焉爾

靈言蠡勺卷下終





天主實義

二卷

〔意〕利瑪竇述

提要

《天主實義》二卷，意大利利瑪竇述。明閩中欽一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55.5–6。

本書為系統論述天主教教義的問答體著作。全書分上下兩卷，每卷各四篇，共八篇。第一篇論述天主創造萬物而主宰之；第二篇駁斥佛老空無之說，辯正理學家太極之論，確定天主的原始地位；第三篇論人魂不滅，與禽獸異；第四篇辯鬼神與人魂異及天下萬物非一體；第五篇解析佛教輪迴之論而衛天主之道；第六篇論意不可滅，死後有天堂地獄以報應生前善惡；第七篇論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第八篇總舉西方風俗而論其傳道士不娶之意以及天降生西方由來。馮應京在書前《天主實義序》中解釋該書書名云：『「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這說明了該書的主要旨趣在介紹天主教教義，同時又反映了利瑪竇在書中結合儒家傳統觀念，走『文化適應』路線的嘗試，如以『上帝』為天主教之『天主』等的情況。而書中闢佛傾向明顯，亦配合了明末對王學末流失之空疏的批判，引起士人廣泛關注。除在中國流傳外，該書還在日本、朝鮮半島傳播，於江戶時期被日本政府列為禁書。

本書開本25釐米×15釐米，版框高20.5釐米，寬14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共兩冊。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馮應京《天主實義序》、

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萬曆三十一年（1603）利瑪竇《天主實義引》、《天主實義目錄》及顧鳳翔《天主實義跋》。其中，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云『《天主實義》八篇』。本書天頭印有眉批，係相應正文內容的概括。又梵蒂岡圖書館別藏該種書複本五部。其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55.7–8 的明刻本，與本書版本略有差異，本次出版亦予收錄；BORGIA CINESE 332.1–2 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3.11–12 號兩部，為燕貽堂刻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內封題『大西洋利先生天主實義』、『燕貽堂藏板』，卷前分別是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馮應京《天主實義序》及利瑪竇《天主實義引》；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1–2 號一部，與 BORGIA CINESE 355.7–8 號大致同，惟卷前利瑪竇《天主實義引》在馮應京《天主實義序》之前；BARBERINI ORIENT 132.5 號一部，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定為燕貽堂本。除上述版本外，本書明末還有《天學初函》本等，清代及民國間亦多有刊刻。《四庫全書》將此書存目。除《天學初函》本外，《中國古籍總目》還著錄了明萬曆間刻本、清咸豐五年（1855）刻本、同治七年（1868）慈母堂刻本、光緒二十四年（1898）河間府勝世堂木活字印本、光緒三十年（1904）香港納匝肋靜院鉛印本、光緒三十年（1914）上海慈母堂鉛印本、民國三年（1914）上海土山灣慈母堂鉛印本、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鉛印本等版本。梵蒂岡圖書館藏《北京刊行聖教書目》、《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杭州書板目錄》和《廣東聖方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各會堂書板目錄》均著錄此書。其中，《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著錄為『《天主實義》四卷』，與本書有差異。梵蒂岡圖書館之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等亦均有多種版本收藏。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據《天學初函》本點校。（毛瑞方）

Bussin Consil
3557(5)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荅之詞也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恥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之說漢明自夫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

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竺中國之西而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闢他臥刺釵蔔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廻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

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
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
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
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
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瘝天民而
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
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
三王周公孔子及我

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駕說于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于其下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証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

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廻也乃輪廻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分町畦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則人大異于禽獸語學則歸于爲仁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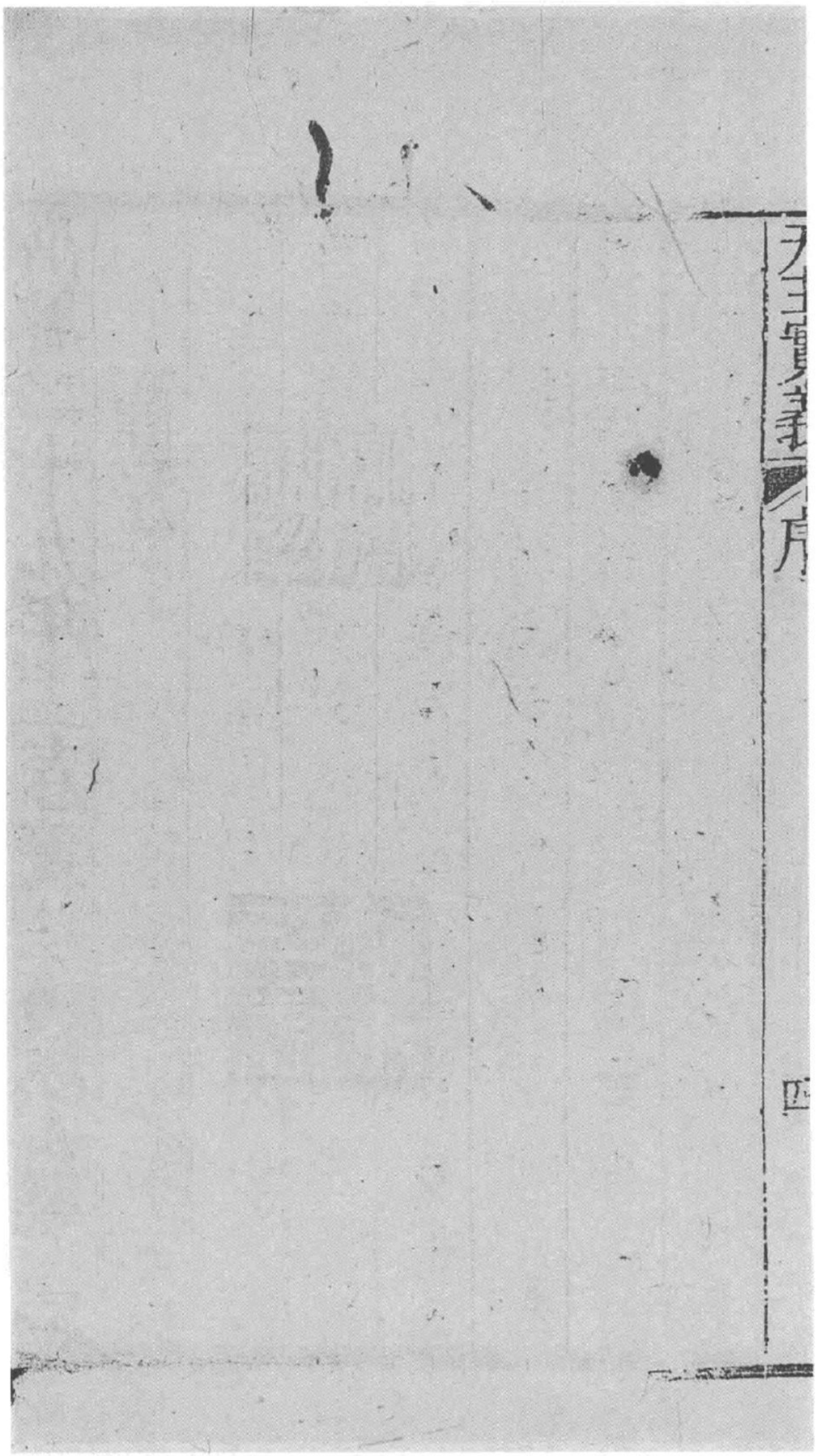
天主實義序

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生也晚足不徧閫域識不越井天第目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

謹序

馮平山堂藏書



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備蓋卽知卽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卽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揶矣

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侫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八篇用以訓舍坊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懃懇于舍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舍未備不謂純舍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舍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

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遄澡
雪以庶幾無獲戾于皇天上帝彼其梯
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
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
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
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
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
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於厭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
苟非赴君父之急闗忠孝之大或告之
以虎狼毀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投
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
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
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
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
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

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皇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

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其
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
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
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
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真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

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於圖僭 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畏沒 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盆彼此皆獲罪於 上帝所以天之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啜不及意　中國堯舜之祇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　中華異戶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瞑之鄙懷久有

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
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
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
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憫矯教聞聲
興起攻之實乃述荅中士下問吾儕之
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
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
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 天

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憲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預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

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顧吾人欽若　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寡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願
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　天主之
義也若夫　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
之

時

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既望利
瑪竇書

天主實義 卷

天學實義目錄

上卷目錄

第一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第四篇辨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下卷目錄

第五篇辨排輪廻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

第六篇解釋意不可滅併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

天學實義目錄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實義跋

己酉夏余以陪巡役過韶陽聞有西士龍先生者以　天主之敎行化吾中國廬此者二十餘年其人奇人也乃造訪之比見則道貌高古襟懷曠洞令人肅然起敬與之譚非空非玄似儒而非儒始則宏論浩博茫乎無所窺其畔岸旣而探本窮源則又甚簡甚易初非高大難行以拂情遠俗而爲事者因引瞻　天主像指示出處且出其友利西泰先生所著天主實義得研討焉其敎約而不

煩言吉皆實境悉掃二氏之藩籬直登吾儒之堂奧及探其精微所詣則儒氏亦糟粕矣　天主之教莽乎大哉如六合之不可以丈尺度也淵乎深哉如滄海之不可以涓滴盡也于是退而歡然不自懌口喙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收者累日昔者宜尼一見老子而稱之猶龍蓋必有以動之也西方固有聖人徒以隔越海甸吾中國士民向不得聞意者　天主憫我東土之生靈默相龍先生以其教遠來化度俾東土之人得聆緒論以歸正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乎不然波濤浩渺島嶼迢遙涉爲龍之窟經神鬼之區程歷十萬行逾數歲龍先生胡爲乎來哉先生來服吾中國之服言吾中國之言而行西方之教此教行而于神萬聖背爲幻妄千經萬卷皆爲厄言獨尊　天主而遠出三教指迷垂訓覺悟萬世其爲功德寧有津涯韶有譚生某某久宗　天主之教遂捐其居址鼎建　天主之堂將精嚴香火以來其傳屬敘于余余以爲龍先生爲得弟子矣龍先生以西國之產而人化吾中國故嘗時開教

頗爲不易今譚生以中國之儒而行化域中因枝傳葉闡敎何難且聞利西泰業以其敎奏進　九重而長安縉紳中亦多有服其義而稱揚之者吾知此世界中將不終墮二氏之迷逕而幸得窺天主之正道者因龍大師之洪慈而譚生異日之功力豈耶小哉

雲間顧鳳翔譔

人須認色本原歸宿
16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士利瑪竇述

閩中欽一堂梓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稟生命與禽彙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眞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至而止也。

吾所修已之道將奚所全歟本世所及雖已略明死後之事未知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領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地肇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所異於禽獸者要在論理

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諳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眞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且先舉其所據之理。

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眞僞。而難欺之以理之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于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內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內稟神靈。外覩物理。察其

未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眞者凡理所眞是我不能不以爲眞是理所僞誕不能不以爲僞誕斯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稽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覓物乃遮日光而特燈燭也今子欲問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伐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

論必有一造物主為萬有之原

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之。君子以理為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咈。誰得而異之。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宰之者。予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茲為予特揭二三理端以

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上尊。被難者籲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捫心驚懼。如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寘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石。皆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於本處自動。然皆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幹旋主宰其間。能免無悖乎。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撐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

獸之類。本冥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跪乳。俱以保身孥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譬如觀萬千箭飛遝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無失中云。

中士曰。天地間物至煩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判浩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20

然再將二三理解之其一日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況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乎萬品誰能自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已必宜先有一已以爲之作然既已有已何用自作如先初未

始有已則作已者必非已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繇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於地地居中處而四時錯行以生昆虫草木水養龜鼉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禀五常以司衆類得百骨以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能持足能行血脉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

不同則生而或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鷄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己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圍蔽之吾試

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卵或發乎種皆非繇已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即吾所稱天主是也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此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

天主為自有者

天主原自無始亦無終

之原如謂有所繇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為萬物始焉為萬物根祗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繇天主生天主無所繇生也

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為物於天主無關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既有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

天主物以無為有茲以有為有

以人生人其用人用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繇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輿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

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蓋天主渾全無二朗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

天主為萬物最初所以然

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夫雖親為子之所以然。稱為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古儒以為所以然之初所以然。

中士曰宇內之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為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

天主至尊性一必無容二

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云二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茂以加焉。如日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滅否。如不能相滅。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德之尊主。如能奪滅。則彼可以被奪滅者非天主也。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必不免敗壞。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絕響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予何疑乎中士曰耳聆至教蓋信天主之尊眞無二上雖然願覓其說西士曰天下至微虫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

臣賢臣答曰容退一日思之至期又問答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日又求四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答曰臣何敢戲但天主道理無窮臣思尺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太陽益覩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謂嶼梧斯情諸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冊一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而海水不減聖人笑曰吾固愚以小器

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旣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罔耶。譬畢不見聖人亦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蓋物之列於類者。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旣無形聲。豈有迹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

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

中士曰。夫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非以無闡之。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卑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爲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賢也。非所謂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實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充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昧無謬而已往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壅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

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盡汲濱沙可計數。宇宙可充實。而天主不可全明。況竟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能窮矣。某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終。今日不敢復瀆。請朝再以請也。西士曰。子自聰睿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雖遊迹塵世。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三教各有所宗

餘工可易立矣。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户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

深爲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恠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纍

無與空不能為物之原

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行默化

今惟天主一教是從

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用衆然佛老之說特之有

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

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

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尚焉奚可以

虛無之賤當之乎況已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

爲有此理明也今曰空曰無者絕無所有於已者

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

天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
并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
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
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既謂之空
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尚
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
是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
也。無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
無焉。時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耳。若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言之則否也譬如某人未生之先果無某人能生而後有也然未生某人之先邦有某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即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焉西士曰此屈

天主實義上卷

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類。益精益高。其理益實。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以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

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

太極安能為造物主

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冊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況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

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焉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特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日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

理自賴物安能生物

32

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彝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爲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眞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

賴。奚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登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況理本無動靜。況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

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輿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

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中上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曰。試問於予。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注云。理者非

理原無靈覺安能生靈覺

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繇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已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

子固不踰母也

中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既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繇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大相悖。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糟也。下也。以精上能

遊物主無形而能形形

糟下。豈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糟下。爲施靈覺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曰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窮然包下之體如一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合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也雖然吾

天主粹然包含衆物之一性之理

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價所以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價之

其精德包萬物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天太

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

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于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

天主與上帝二稱義相發明

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修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祀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

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

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猶有未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解天惟理也。程

蒼蒼之天奚足為主

天主實義上卷

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思之。如以天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為物主宰也。昨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況妄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為一尊也。

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其神同為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評者哉。況鬼神靈有形。可謂其最尊之神。為有形哉。此非情未

知論人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既
未可爲尊況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汙穢所歸寓
安有可尊之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
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
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
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

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大抵
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曰世有智愚差
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

天地如宮闕定有主宰其間

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巖巖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已稱南昌太守稱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南昌縣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須認天主為至尊萬民大父而欽崇之

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

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疎略之譚。乃割開愚衷。不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佛彷彿地。而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當尊。矧此天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

也。爲衆祖之所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難悉。願以異日竟焉。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眞道是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佑聽者以受之。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現世禽獸自得有餘人類則不然

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探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畝畆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

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聲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貲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

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況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日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眞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

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擾。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繇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愛天下。下者每

子遊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誕而無復眞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舶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沈浮海角且各急于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

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篡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吾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情者也視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

人物俯仰趨向之別

自得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口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太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

今世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惟耳

中士曰如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戒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己私意和道吾傳正道豈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所與於禽獸者要在身後

魂有三品

44

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

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扶禽獸長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隨身殺而情魂隨之以殞。若

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據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殁形　渙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

中士曰何謂賴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嗅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

硬愜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況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矛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頃吾世界之物。凡見

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

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能爲身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狥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　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魂靈信專一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生惟

靈魂屬神不屬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錄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覩一物。而並不覩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繇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繇兩相悖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

鹹一淡則雖未見源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性相稱焉故著形之性惟著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饑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著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巳身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

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日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則所屬者色。相宜。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嚐。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真者耳。善與真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遠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49

炎魂白若無形之體

形之性非神而何

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

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

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

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有無焉苟弗明曉其

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白非黑者必其明

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而非黑則人心

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之知猶如小

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于木不能展翅高飛線

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已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礙之境如雀斷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治與衆生不敢

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實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尚勞心以求休譽譽或置妙畫以已既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已既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彼孝子慈孫中

國之古禮四季修其祖廟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各品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冀遊于山嶺鹿性喜走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小至後世之齊天堂受無窮之樂其本情所願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冀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修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眞福。若吾魂隨身而歿。誰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日天下萬物。惟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不能更有非議。彼各

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之必莫得有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躐身世之浮名。趨明時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衮爲榮。即至于垂紳朝陛。晉職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極。此不足恠。皆緣天主所稟情

後。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爲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實大倉。西土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實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朋友既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獸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

善惡之報生前未盡

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既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拘善惡者不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載

之余以數端實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矣捐此而求他捷詭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土身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況心堅乎身積惡弄也不能散

身何獨能散其心乎若生時心已散則備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況被滅者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懼增其

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即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內事而在外逸即謂心亡非必眞散眞亡也善者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汚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繇我常繇天主天主命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泰誤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

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于心則卒騰天上之大光增暝于心則卒降地下之大暝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淨人品之上詎願等已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邇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中國經典証有神鬼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觧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眞理。不知吾國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旨丕乃崇降罪疾。曰何雷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已勸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永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人。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

以中國經典證靈魂不滅

56

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泯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奈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之性。其庶幾矣。

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己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

辯神鬼如各說俱非

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詆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奚用此恍惚之辭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乎之頻哉。又況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即有。無即無。

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答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誰見風乎以目覩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極則知其大乃過于普天之下也置直

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木非曲也。在目觀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者耳已。決非有物。況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稽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眞。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奧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若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奈何以議聖賢之所既拔乎哉

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既言伯有死後

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絏中。既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固不以死爲凶懼。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

靈魂身後自有定處不由已轉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饑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已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

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

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實名者也。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

靈魂非陰陽之氣可聚可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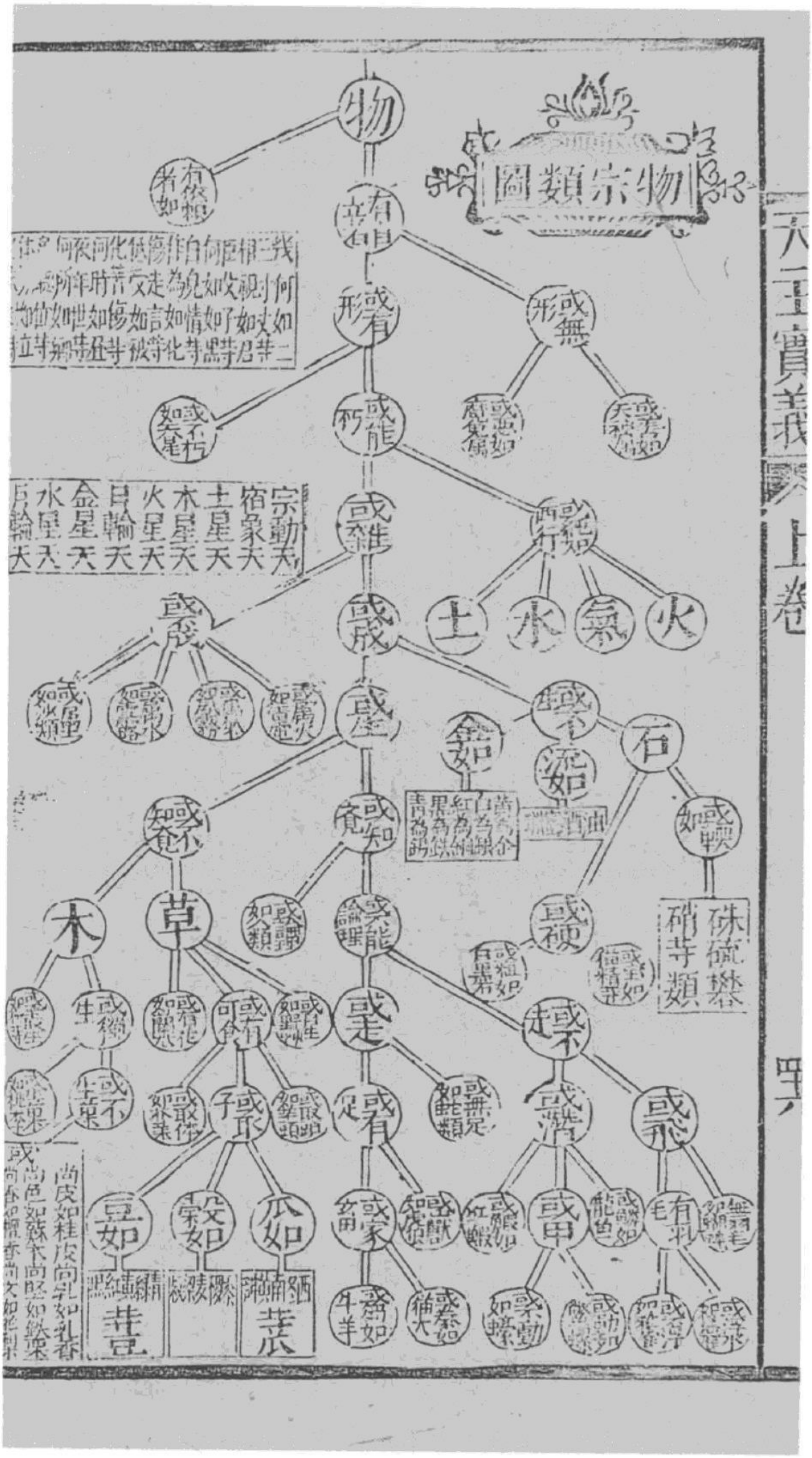
天地間鬼神與人之靈魂不同

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柰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窮。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即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

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船非船之本分者與船分爲二物而名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天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築紂之臺沼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略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物宗類圖
物
有依賴者如
有生有知
或有形
或無形
或不朽如天魂
或能朽
或無感覺如
或無感覺如
或雜
或西行
宗動天
宿象天
土星天
木星天
火星天
日輪天
金星天
水星天
月輪天
土
水
氣
火
或成
或生
或不生
或屬火如
或屬水如
或屬氣如
或屬土如
或生
或不生
或屬
或不屬
石
鉛如
紅為銅
黃為金
白為銀
黑為鐵
青為錫
油
硝
硫
硃
硝石類
或硬
或能知覺
或知覺不
或知覺
或能論理
或能
或能生
或有生
或有生
或有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靈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大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爲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

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微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眞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即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智謀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伏或突以成其功誰曰上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

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

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鰍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決不宜矣。以物類各有異性非共一氣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64

氣爲呼吸之原

爲四行之一

貌像別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恠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

天神鬼魔皆奉天主使令

天主實義上卷

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凉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凉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凉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諂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

萬物皆可謂天主之性

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地即化生

論生魔所由來

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其視已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斥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歟。世人不禁佛氏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月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西儒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虫與上帝曰爾爲我我
爲爾豈不謂極抗大悖乎哉
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尊人德有
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上帝
固具無量能而吾人亦能應萬事試觀先聖調
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機杼利民以舟車
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永
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
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剏造

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己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己奚知天主彼以耶耶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飭一行矜誇傲睨肆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皆敗焉西士聖人有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翼乾乾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殆天淵而水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當凛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庶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制器然陶者以金劉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

凡物不能化無為有

天主實義　上卷　五

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為有。一令而萬象即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磚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為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

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沈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眞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弁溺也。則吾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弗

哉有是毒噬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極就敢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大人德堅白尚不以磨涅變其眞體物用疑固不以運動失其常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根干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解矣且兩間之比就有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

69

天与心不躰不情
主人断同自同

神靈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僅。首之神混淆。心之神均混淆焉。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即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其云天主即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既無二性。是

無萬物豈不混淆物理況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既天主卽是各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卽上帝吾祭上帝卽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各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渣既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矣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乎不思乎

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墻。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

之罪乎。何以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

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孝子爲親厚置棺槨。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

天主爲生物主非物類也

天主實義　上卷

物之性善而理備者謂天主之天主之迹而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蹟印於路固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即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極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在物不與物雜

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氷爲寒氷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

天人物三者大差別

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

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予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栁宿與栁樹是也。或有同羣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羣之羊。皆爲同羣。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

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略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實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眞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

萬物僅可謂同出一原不可謂一躰

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于仁。所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眞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己之殊。除人己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心。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己家。小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

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羣卒致命。以禦強寇。奸宄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之上帝生養之民物。卽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己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羣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羣

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士泥而時儒順之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強之爲一體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今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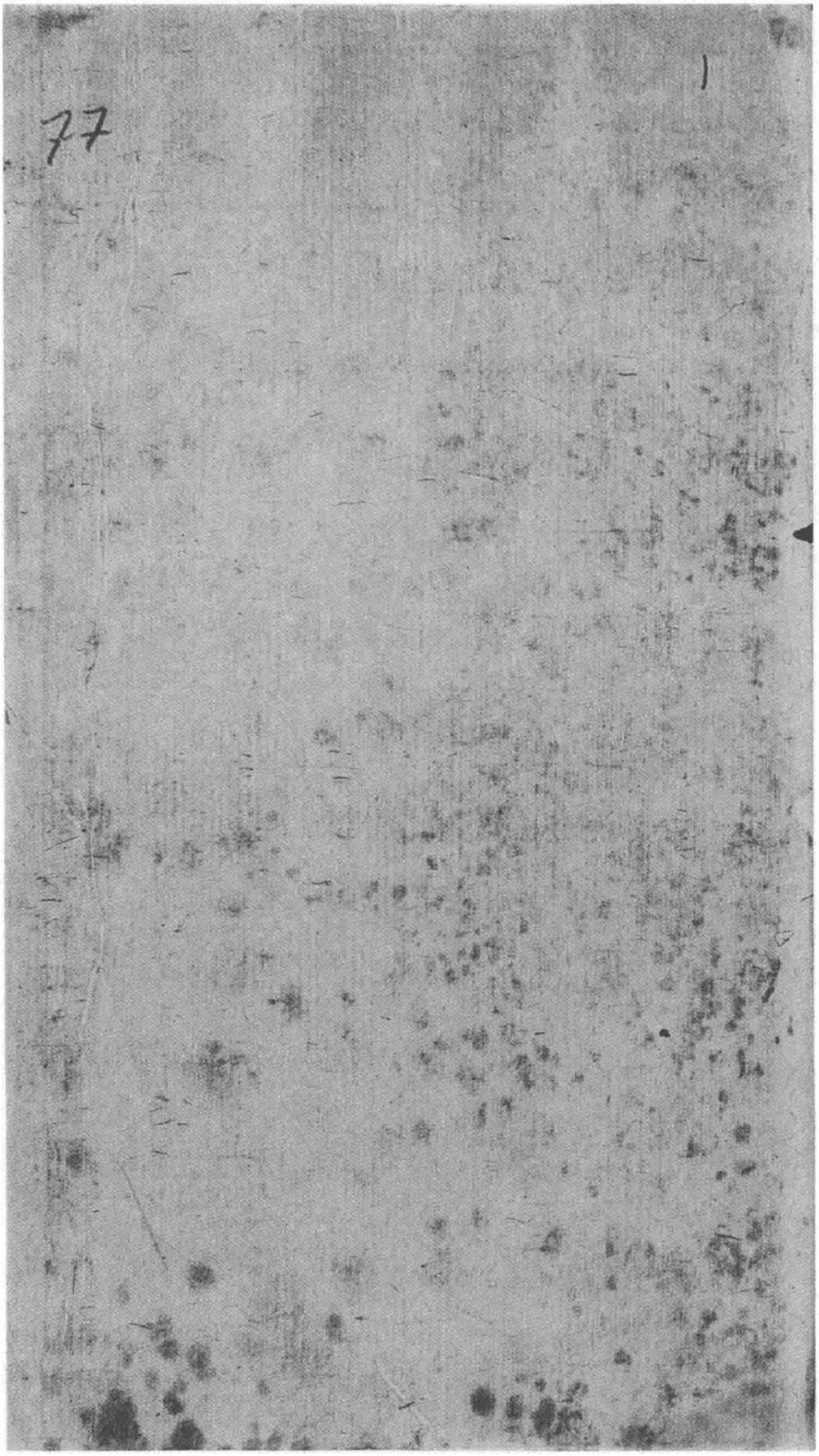
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弁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捄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稱慈悲左手習偷非惟左手謂賊右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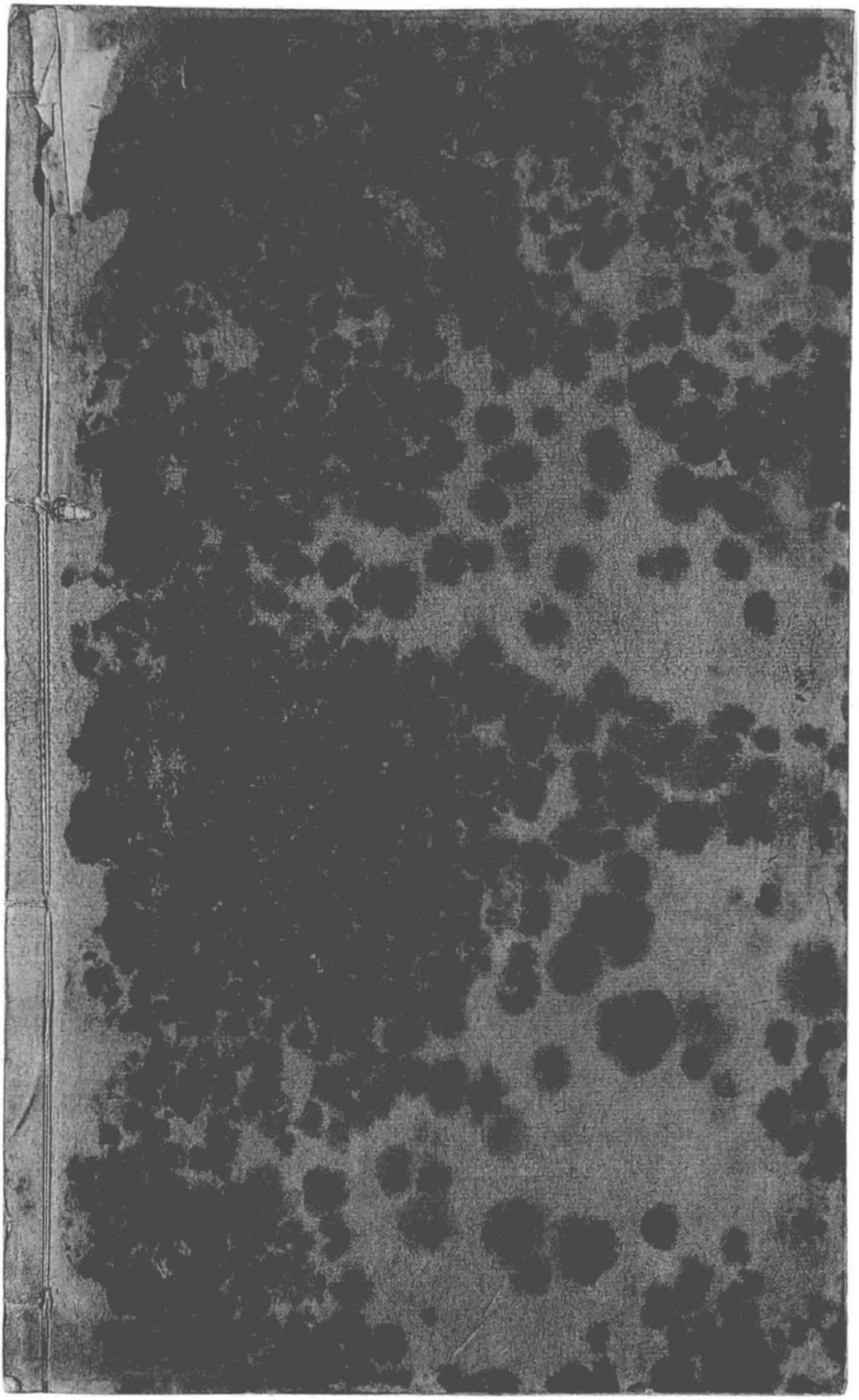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混說一躰種類多端

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弁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絶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既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

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信周孔之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久願折此子所嘗聞亦吾所喜講也


77
1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實義
卷下

Vengia Cinese
355 (6)

天主實義下卷

耶穌會士利瑪竇述
閩中欽一堂梓

○第五篇辯排輪廻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鈍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鈍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皆吾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

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未居則謂吾暫處此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常享之而以此爲行道路以彼爲至本家以此如立功以彼如受賞焉夫後世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西士曰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曰閣他臥剌其豪傑過人而質樸有所未盡常痛細民爲惡無忌則乘已聞名爲奇論以禁之爲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賤之家或變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驕傲者變爲獅子淫色者變

輪廻說所由傳

爲犬豕。貪得者變成牛驢。偷盜者變作狐狸。豺狼鷹鸇等物。每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斷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奚用棄正而從枉乎。既沒之後。門人少嗣其詞者。彼時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廻。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眞傳。可信實理可倚。身毒微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

中土日覩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況又遠自歐邏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眞其國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也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故其事恒未詳審雖然囊雖褊人雖陋苟所言之合理從之無傷西土日夫輪廻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也茲惟舉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魂遷往他身復生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記念前身所爲然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若百論
道必當
記前世
事何其
不然

絕無能記焉。并無聞人有能記之者焉。則無前世明甚。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類。故附人及獸身。詒云爲某家子。述其家事。以徵其謬。則有之。記之者。必佛老之徒。或佛教入中國之後耳。萬方萬類。生死衆多。古今所同。何爲自佛氏而外。異邦異門。雖齋聖廣淵。可記千卷萬句。而不克記前世之一事乎。人善忘奚至忘其父母。并忘已之姓名。獨爲其佛老之子弟以及齋類。得以記而述之乎。夫

不記前世事則輪迴何益

詭譎以欺市井。或有順之者。在英俊之士。辟雍庠序之間。當論萬理之有無。不笑且譏之。鮮矣。

中士曰。釋言人魂在禽獸之體。本依前靈。但其體不相稱。故泥不能達。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行其本情。不賴于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迴美醜之變。必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驗今世所值吉凶果

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廻竟何益焉。二曰當上帝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未必定以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今之靈而古之蠢也。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古者等也。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爲草木之魂。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上

三品之魂各有一性不得輪轉

品曰靈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若令禽獸之魂與人魂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貌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之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既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錄魂與同焉類與同焉貌與同錄類異同焉鳥獸之貌既與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

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木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魂矣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驗其特有覺魂矣

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理如是也而佛氏云禽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常云殉佛有謬未嘗聞從理有誤也四曰人之體態奇俊與禽獸不同則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精卓必須用本欲成利器必須用鐵器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既知人之體態不

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入於禽獸之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誕詞矣夫人自己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烏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況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劍之鞘安能以刀合劍鞘耶五曰夫云人魂變獸初無他據惟疑其前世淫行曾效某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爲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就謂之刑乎如人之情生平滅己秉彝以

輪迴之說非從人之罪乃終人之惡也

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尚只痛其具人面貌。若有防礙。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已流恣詎不大快。如暴雷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爲虎爲狼。晝夜以血污口手。倨傲者習于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爲獅子爲衆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爲狐狸。竄匿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爲刑。乃反以爲恩矣。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即謂之刑。吾意爲惡之

人却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而肆其獸情。所羞者具此人面耳已。今得脫其人面。而雜於獸醜。無耻無忌。甚得志也。故輪廻之說言蕩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六曰彼言戒殺生者。恐我所屠牛馬。即是父母後身。不忍殺之耳。果疑于此。則何忍驅牛耕畝。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乘之路乎。吾意弑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罪無大異也。弑其親。與恒加之以鞭而鞭辱之於市朝又等也。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

信有輪迴則五倫必亂

于戒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誑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言輪迴之後復爲他人乃皆同類亦似無傷西士曰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則畜用廢謂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說將使夫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礙

難行者焉。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詈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既不能變爲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

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廻以銷變之。宇內豈能容此多鬼哉。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濶者也。則意若易充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爲其有充所也。形者在所。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粒之天可定萬神

尤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礙也豈用因是而爲輪廻妄論哉

中士曰輪廻之說自二氏出吾儒亦少信之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天主爲慈之宗何爲弗與西士曰設人果變爲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此彼雖殼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說朔望齋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殺人不食其

肉。但以之可謂戒哉。其心恣恣殺于二十八日。彼二日之戒。何能增何能減其惡之極乎。夫吾既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弁著無殺生之戒也。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之以爲人用者。夫日月星辰。麗天以我照也。照萬色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我耳。諸味諸香之彙以甘我口鼻。百端輭煖之物以安逸我四肢。百端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

物以養吹用之有節亦炯傷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用之。鳥獸或有羽毛皮革。可爲裘履。或有寶牙角穀可制奇器。或有妙藥可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五口老幼。吾奚不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劓豢而付之美味。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持齋無德之輩。躋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達者之言歟。

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

害身之物有盜守內神

虫蛇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西士曰物體幽玅。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爲尊。毒虫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虫。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

小人之心。全在於地。惟泥於今世。而不知恒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兼置彼匪毒于本界。欲拯拔之焉。況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自我輩悖逆上帝。物始亦悖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

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

曰。天主生此萬新以憑人用耳。則用而無妨。我亦曰。天主生此禽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但禁殺人。無禁殺鳥獸者。夫鳥獸草木。與財貨並行。惟用之有節焉。故孟軻示世王以數罟不可入洿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

中士曰。草不能爲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繹氏戒之。而無參悉西士曰。謂草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為無血乎。是蓋知紅色者之為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待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蟹多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我誠不欲其痛。寧獨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驂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但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在一

禁殺牲反有害於牲

時者又遠矣。況於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之僕。而況畜類乎。西虜懼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皆西虜。則豕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生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

中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滋切滋畏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蓋衆。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于後也。況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顧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聾焉。所責備諸已者猶且厚。人

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飡。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懇滯淚。冀洗已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僥已而須他人審判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誡。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也。夫德

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念事焉。但被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合。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於禽何擇乎。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寇。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

也。據過也。而屢貽長悔。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厭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歟

飲食爲饑渴之藥

焉者。性之所嗜。豪而豢豢。多品之味。佳而難途。蓋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頗反而賊人。則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乎心。僕役過德。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節亡欲肆其惡。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實我。於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

人不能無樂妙在善樂

口樂眼心心樂益身

天主實義　下卷　古

無能竟廢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合憂國而有望乎外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身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身益遠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合人心明五味合人口爽積善之樂甚自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

豐膳之樂繁。至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穀饌必金玉而墮已志於汚賤。如此則安能拖其心於塵垢而超高貴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觀之則反憐憫之而讓已曰。彼殆汚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愛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乘。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痛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

丙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圍。農舍之所畜犬。身體輕走。躲禽跡疾趨。獲禽無筭。顯家所養犬。雖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遁。路傍腐骨。即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是性。蓋惟獸哉。人亦然。不知是也。必皆孫養耳。安養之。以佚飫飽

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誤君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膏美厚膳凡禮義之事不暇惟偷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說三也夫齋有多端于徧延天下多國已備聞之或不拘殮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雜食衆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殮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味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殮耳此謂殮齋或殮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

陽者其海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衆此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屬本己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者肴羞嘗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食粗糲不可以爲齋也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饑故天主分教制老者六旬已上稱者二旬也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苦者皆不在齋程

疾口非齋過欲為主！

之內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末節也究齋之意總為私欲之過不可不教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施其玉無知也中士曰善哉法語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貪之而待齋以餬口必其偷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衆而致齋闔闢而無人酒色念慾不義貨財讒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對能藏上帝乎幸傾高論尚願盡其詳門士曰道邊且廢不問不可約言詳問卽誠意之效也何傷夫

○第六篇辯解意不可滅弁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貴士爲爲善者之至善。一則貴人品爲至善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之教也。夫因趨利避害之故爲善惡惡是乃善利惡惡。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善惡惡。豈有利害之意耶。

西士曰。吾先答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論之言。非庸人之本論也。庸者以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8

誠者誠意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高臺無數基不克建偏學無誠意不能立矣

意非無意也

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矣

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瑟於此。倘音不宜奏。何以

借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直意非有體之類。乃心

之用耳。用方爲意。即有邪正若今君子學者無意

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意治身平。必以意誠爲要

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施於目。目不可御。則

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爲私意耶意

無意則善惡何從判

天主實義下篇　十八

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慝。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則無善惡。無君子小人之判矣。

中士曰。毋意毋意。毋意毋意。世儒固有其論。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土石者耳。請士者示義。有是哉。若土帝無意無善。亦將等之爭土石乎。志哉。志哉。

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詩之語。然已所著經書。其所從者。所爲注解。意固欲易天下。信今無從此一論。夫著書解注爲爭。意固易天下。無注不可

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各理。獨非辯乎。則既已自相戾矣。而欲師萬世也。難哉。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中于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修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即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參焉。爲善禁惡。縱有意。猶恐不及。況無意乎。其餘無意之物。如無意則於金石草木之類。然後無德無慝。無善無惡。如以無意爲道。是金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

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絕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皆苦心極力修德於已以施及於民非止于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逍遙以充其百歲之數者哉縱充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穢身竟何濟哉然二氏無足詆所言德慝善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順理者即爲善而稱之德行犯理者即爲惡而稱之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西士曰理易解也

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有慝。有善有惡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無意。故鏌鋣傷人。復讐者不折鏌鋣。飄瓦損人首。牧心者不怨飄瓦。然鏌鋣截斷無與其功者。瓦蔽風雨。民無酬謝。所爲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慝。無善無惡。而無可以賞罰之。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矣。但無靈心以辯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遠發。不能以理爲之節制。其所爲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

天下諸邦所制法律無有刑禽獸之慝心賞禽獸之德者惟人不然行事在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當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心之欲若能理心爲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吾發意從理即爲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溺意獸心即爲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已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于擊稍逆其親即加不孝之罪矣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見叢有狀若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經樹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善惡不成
而意成

善惡成
于全惡
者成乎

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實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褒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奚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爲善惡之原明著矣

中士曰子爲養親行盜其意善矣而不免于法何如西士曰吾西國有公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試言其故人既爲盜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堅惟底有一罅水從此漏此

甕決爲無用碎瓦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己之財普濟貧乏之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蓋醜意汚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既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偷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以捄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二三口乎爲善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

中士曰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脩德故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

中國經典多論賞罰

天子實錄　下卷　三

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善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泰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遠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罔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國皆

併利利害言之。

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利害也

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肢體寧壽爲利以危夭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譽爲利以讒斥毀汚爲害也

春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奚懼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已

乎。孟輒首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于朋友利于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乎。仁之方日。不欲諸己。勿加諸人。既不宜望利以爲己。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于德也。利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天下。猶爲利之微。況戰國之王。雖行仁政。必能王。雖使能王天下。

見世之利小身雖最大

信得後世家国利益

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亨彼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也而無相碍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弑父弑君未之聞也使民皆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

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未來惟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西士曰陋哉使大蠢能言

專務世樂彌猪竈門

天王寶藏下卷

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碑。曰汝今當飲食權戲。死後無樂。今諸儒稱其門爲猪竈門也詎貴邦有墻契之誓。夫無遠慮。必有近患。猷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遐。人愈愚。其思愈邇。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逮者乎。

農夫耕穡於春。圃秋之穡。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藝之。所謂圃。分栽植樹。爾玄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

恰工。期。農。恰之。安居御士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

慮身後事不為遠遠

賴士髮卅勤苦博學。欲後輔國匡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之事為急者也。不肖子敗其先業。虞公喪國。夏桀殷紂失天下。此非不慮悠遠。徒管今日眼前事者乎。

中士曰。然。但吾在今世。則所慮雖遠。止在本世耳。死後之事。似迂也。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孫著中庸。厥慮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為他人而諸君子不以為迂。吾慮為己。惟及二世而子以為迂乎。童子圖既老之事。未知厥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吾

圖死後之事。或即詰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笑冀得子孫。中士曰。以有治喪葬墳墓祭祀之事也。西士曰。然是亦死後之事矣。吾既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速腐者髑髏。我以不能朽者爲切。子尚以速腐者爲慮。可謂我迂乎。

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害。君子且非之。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西士曰。來世之利害甚真。大非今世之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害之彰。故今世之善。或苦。或樂。俱不足言也。吾聞師

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粧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畢。解去粧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脚色。雖丐子亦真切爲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在于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禩之無窮。烏足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眞主何。徒以增爲悅。以減而愁。不

論君子小人咸赤身空出赤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終即後世之眞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貴賤也若以今世利害爲眞何異乎蠶民看戲以粧帝王者爲眞貴人以粧奴隸者爲眞下人乎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教世之責者孰先布其麤而後不闡其精必既切琢而後磋磨矣雷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雷吾教者惟小人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行書正意有三

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教之詎不知教爲滋重乎但小民由利而後可廸乎義耳凡行善者有正意三狀下曰因登天堂免地獄之意中曰因報答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也教之所望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端焉民溺于利久矣不以利廸之害駭之莫之引領也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如縫鏞繡之衣必用絲線但無鍼針線不能入然而其鍼一進即過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已吾欲引

人歸德。若但舉其德之美。夫人已昧於私欲。何以覺之乎。言不入其心。即不願聽而去。惟先怵惕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以天堂之樂。將必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之成旨。成者至。則缺者化去。而獨其成就恒存焉。故曰惡者。惡惡因懼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往時敝邑曲一名聖神。今人稱爲拂郎祭斯穀。首立一會。其規戒精密。以廉爲尚。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初有親炙一友。名曰姬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豁然。日增無

惡者惡
德因懼
刑苦者
惡惡因
愛德

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射輝光。夜見於聖神私居。曰。天神諭爾。如泥伯陸。德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已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拂郎祭斯穀驚秘不敢洩。而心深痛惜。每見如泥伯陸。不覺潸淚。如泥伯陸屢見而疑之。已齋宿。赴師座問曰。某也。曰。敎我守戒。奉敬天主。幸在憫敎。迺以來。覺先生日有異也。何以數潸淚于弟子。拂郎祭斯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如泥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

天主主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自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慎事之。恐在地獄時。即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郎祭斯穀。覩其容也。聽其語也。恍然悟而嘆曰。誤哉前者所聞。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必躋爾天堂矣。夫此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何者。天堂非他。乃古今仁義之人所

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罪惡之人所流穢汚之域。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吾願定心於德。勿移於不善。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永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也。

中士曰。茲與浮屠勸世輪廻變禽獸之說何殊。西士曰。遠矣。彼用虛無者偽詞。吾用實有者至理。彼言輪廻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

善惡之報本世來盡

利以引人于義。豈無辨乎。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已。況實有之。

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于本身。必於子孫耳。不必言天堂地獄。西士曰本世之報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上帝賞善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盡滿者乎。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上帝之酬

善惡之報不在子孫

而於是乎止乎。人之短于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乎。且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身。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酬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惡。子孫爲善。則將

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自霸者之法。罪不及曾。天主捨其本身而惟曾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人之身。紊宇內之恒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義。無所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耳。

中士曰。先生嘗見有天堂地獄而決曰有。西士曰。吾子已見無天堂地獄而決曰無。何不就前所云乎。智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事。方信其有。理之所見者眞。肉眼。夫耳目之聞。或稱有差。理之所是。理之所見者眞。肉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必無謬也中士曰顧問此理西士曰一曰尼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然觀人之常情未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也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全福衆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于是未免有冀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人三皇及梵之靈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世恐有缺也所謂世間無全福彼善於此則有

之證

之至于天堂。則止弗可尚。人性于是止耳。二曰。人之所願。乃知無窮之眞。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眞有窮。好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三曰。德于此無價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值。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得罪上帝。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滿其咎。苟不以地獄永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天主掌權天下人所行。而

四証

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四曰上帝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者上帝固待其人之既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不然何以明至公至審乎

中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西士曰設令善惡之報咸待于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上之有主者蓋益放恣無忌故犯禁弄者時遇饑荒之災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

福之降。以酬于往而勸其來也。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盡罰之惡。故終身爲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大福樂。而賞之終身爲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禍災。而罰之。其有爲善而貧賤者。或因爲善之事。有小過惡焉。故上帝以是現報之。至於殁後。既無所欠。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亦有爲惡而富貴者。乃行惡之際。亦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償之。及其死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陰之獄。永受罪苦矣。夫宇宙內外災祥由天主

現世有善者苦惡者樂非偶然豈其徒然

歟。由命歟。天主命外。固無他命也。

中士曰。儒者以聖人爲宗。聖人以經傳而示教。遍察吾經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隱而未著。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于冊者。或已錄而後失者。或後頑史不信因削去之者。況事物之文。時有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即云無其事也。今儒之謬攻古書。不可勝言焉。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

中国經書未嘗不言天漏

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非天堂之謂。其何歟。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信死後固有樂地。爲善者所居矣。然地獄之說。絕無可徵于經者。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二者不能相無。其理一耳。如眞文王殷王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疑也。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泰而略無駭色焉。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天堂必有地獄

不肖則滋逼迫而以死爲痛苦不幸之極焉若以經書之未載爲非真且誤甚矣西庠論之詠曰正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吾西國古經載昔天主開闢天地即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阨襪是爲世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信當時果有亞黨阨襪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農于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阨襪二祖也不然禹蹟不寫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

諸國哉。故儒書雖未明辨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

中士曰。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當往何處。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即惡。非惡即善。惟善惡之中。有巨微之別耳。善惡譬若生死。人不生則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

中士曰。使有人先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茲二人身後何如。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勸吾儕于德。必以瀕死之候

義理無窮。經書何能盡載。

善惡之分。以死候爲定

爲定。故平生爲善。須臾變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永之殃。其前善惟未減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扶而宥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

中士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心自懲。于以求天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卽可昇天也。倘悔不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處。以實此等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

不滿之罪報也。補之盡。則亦躋天。其理如此。

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之。如有地獄。小人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幾得之。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中士曰。何也。西士曰。且問乎子。不信有上帝。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孰謂不信死大事。何足爲君子。而弗信上帝在上。而不信上帝在上。

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上帝爲仁之原也。萬物公主也。孰謂君子而弗信其至仁至公者耶。西士曰。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苟上帝不予善人升天堂。何是云能愛人。不遂惡人于地獄。何足云能惡人乎。夫世之賞罰。大略未能盡公。若不待身後以天堂地獄還各行之當然。則不免乎私焉。弗信此。烏信上帝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

之見却迷者。少者之士曰。然尚願聞其說。西士曰。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夫地獄難言其槩。不詳傳之。然夫地獄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槩。不詳傳之。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大刑。於今世之殃略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快樂。何能言乎。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責其表外。若凍熱之不勝。臭穢之難當。饑渴之至極。是外患也。若戰慄視厲鬼魔威。恨妬瞻天神福樂。愧悔無及。憶已前行。乃內禍也。雖然。罪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梢形容天堂地獄之苦樂次端

所傷痛。莫深乎所失之巨福也。故當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淫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于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此非改過之時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爲陷溺之事。而地獄可免焉。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待仁人者。目所

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也從是可徵其處爲衆吉所歸諸寃之所遠焉夫欲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茲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即復推思此乃上帝設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舒泰無危險紛華之容常歷不變歲年來往

大壽無減。常生不滅。周旋左右于上帝世俗之人。烏能達之。烏能言釋之哉。夫衆福吉之淵泉聖神所常嗜所常食嗜而未始乏。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人由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懵。何者。各滿其量也。譬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得其所欲。何懵之有。衆善爲倡。和順親愛。俯視地獄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暗而彌光也。天主正教以此頒訓于世。而吾輩拘於目所恒覩。不明未見

之理比如囚婦懷胎。產子暗獄。其子至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月月之光輝。貴顯之莊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苦。囹圄之窄穢。則不肯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或疑或諸。豈不悲哉。中士曰悲哉。世人不爲二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誕。則蕩蕩如無牧之羣。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茲語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尚願習回家之路西士曰。正路茅塞。邪路反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爲引者。眞似僞也。僞近眞也。不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萬苦。辠彼行路。慎之哉。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迹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爲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示人類靈魂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爲重。復聞且有天堂爲善者昇焉。居彼已定。心修德

以事上帝。與神聖爲侶。況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茲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盡善。性固不足恃也。奈何。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恒出異說。知事而不知已。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何謂性。何謂善惡。夫性也者。乃各物類之本體耳。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曰本也。則凡在別類理中。即非茲

論人性本善

類本性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之體界內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爲自立有依賴者而性無爲依賴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謂惡也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以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曰推論不直曰明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立

人於本類而別其體於他物乃所謂人性也仁義禮智在推理之後也理也乃依賴之品不得爲人性也古有岐人性之善否誰有疑理爲有弗善者乎孟子曰人性與牛犬性不同解者曰人得性之正禽獸得性之偏也理則無二無偏是古之賢者固不同性於理矣釋此庶可答子所問人性善否歟若論厥世之體及情均爲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爲主則俱可愛焉欲而本善無惡矣至論其用機仅由乎我我或有可愛或有可惡所行異則用之

善惡無定焉。所爲情也。夫性之所發。若無病疾。必自聽命于理。無有違節。卽無不善。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時著偏疾者也。故不當壹隨其欲。不察于理之所指也。身無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爲苦。以苦爲甜者有焉。性情之已病。而接物之際。惑感而拂于理。其所愛惡。其所是非者。鮮得其正。鮮合其眞者。然本性自善。此亦無碍于稱之爲善。蓋其能推論理。則良能常存。可以認本病而復治療之。

中士曰貴邦定善之理曰可愛定惡之理曰可惡是一說國盡善惡之情敝國之士有曰出善乃善出惡乃惡是亦一端之理若吾性既善此惡自何來乎西士曰吾以性爲能行善惡固不可謂性自本有惡矣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耳如士師能死罪人詎其有死在已乎苟世人者生而不能不爲善從何處可稱成善乎天下無無意于爲善而可以爲善也吾能無強我爲善而自往爲之方可謂爲善之君子天主賦人此

不強而自爲善乃稱成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原非用我而生我乃用我以善我

性能行二者所以厚人類也其能取捨此善非但增爲善之功尤俾其功爲我功焉故曰天主所以生我非用我所以善我乃用我此之謂也即如設正鵠非使射者失之亦猶惡情於世非以使人爲之彼金石鳥獸之性不能爲善惡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真功也人之性情雖本善不可因而謂世人之悉善人也惟有德之人乃爲善人德加于善其用也在本善性體之上焉

善有禀
有習三
種

中士曰性本必有德無德何爲善所謂君子亦復其初也西士曰設謂善者惟復其初則人皆生而聖人也而何謂有生而知之之有學而知之之別乎如謂德非自我新知而但返其所已有已失之大犯罪今復之不足以爲大功則固須認二善之品矣性之善爲良善德之善爲習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無功焉我所謂功止在自習積德之善也孩提之童愛親鳥獸亦愛之常人不論仁與不仁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即皆怵惕此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德者神性之寶
服

良善耳。鳥獸與不仁者。何德之有乎。見義而即行之。乃爲德耳。彼或有所未能。或有所未暇。視義無以成德也。故謂人心者。始生如素簡。無所書也。又如艷貌女人。其美則可愛。然皆其父母之遺德也。不足以見其本德之巧。若視其衣錦尚絅。而後其德可知也。茲乃女子本德矣。吾性質雖妍。如無德以飾之。何足譽乎。吾西國學者。謂德乃神性之寶服。以久習義念義行生也。謂服則可著可脫。而得之于忻然爲善之念。所謂聖賢者也。不善者反是。

但德與罪皆無形之服也而惟無形之心即吾所謂神者衣之耳。

中士曰論性與德古今衆矣如聞其衷根則茲始聞焉夫爲非義猶以汙穢染本性爲義猶以文錦彰之故德修而性彌美焉此誠君子修己之功然又有勉于外事而不復反本者西士曰惜哉世俗之盡日周望殫心力以營僞珍悅肉眼而不肯略啓心目以覩千萬世之文彩內神之真寶也宜其逐日操心困苦而臨終之候哀痛懼懼如畜獸被

牽於屠矣。天主生我。世間使我獨勤事于德業常自得無窮之福。不煩外借焉。而我自棄之。反以行萬物之役。趨百危險。誰咎乎。誰咎乎。夫人非願爲尊富。惟願恒得其所欲耳。得所欲之路無他。惟勿重其所求得之不在我者焉。我固有眞我也。我自宰之心之宰。乃眞宰也。人以形神兩端相結成人。然神之精超于形。故智者以神爲眞。已以形爲藏已之器。古有賢臣亞那爲簒國者所傷。泰然曰。爾傷亞那之器。非能傷亞那者也。此所謂達人者也。

神爲眞
已形爲
藏已之
器

中士曰人亦誰不知違義之自戾從德者之自有大吉盛福而不須外具也然而務德者世世更稀其德之路難曉乎抑難進乎西士曰俱難也進尤甚焉知此道而不行則倍其德且藏其知比于食者而不能化其所食則充而無養反傷其身力行焉踐其所知即增闢其才光益厚其心力以行其餘試之則覺其然也

中士曰吾中州士古者學聖教而爲聖人久希見聖人則竊疑今之學非聖人之學茲願詳言示學術

以下述西庠學術

大地萬物盡我師我券

學之上志惟以成己

西士日嘗竊視羣書論學各具己私若已測悟公學吾何不聽命而復有稱述西庠學乎顧取捨之在子耳夫學之謂非但事效先覺行動語錄謂之學亦有自己領悟之學有視察天地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故曰智者不患之書用無傳師天地萬物盡我師盡我券也學之爲字其義廣矣正邪大小利鈍均該焉彼邪學固非子之所問其勢利及無益之習君子不以營心焉吾所論學惟內也爲己也約之以一言謂成己也世之弊非無學也是

乃徒習。夫空無習之方。乃竟無補乎行。吾儕本體之神。非徒爲精貴。又爲形之本主。故神修卽形修。神成卽形無不成矣。是以君子之本業。特在于神。貴邦所謂無形之心也。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交覺于物。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司記含。司明悟。司愛欲焉。凡吾視聞啖覺卽其像由身之五門竅以進達于神。而神以司記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令忘矣。後吾欲明通一物。卽只司明者。取其物之在司記者像。而委曲析衷其體

論神三
司記含
明悟愛
欲相須
爲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46

協其性情之眞。于理當否。其善也。吾以司愛者愛之欲之。其惡也。吾以司愛者惡之恨之。蓋司明者。達是又達非。司愛者。司善善。又司惡惡者也。三司已成。吾無事不成矣。又其司愛司明者已成。其司記者自成矣。故講學只論其二爾。已司明者尚眞。司愛者尚好。是以吾所達愈眞。其眞愈廣濶。則司明者愈成充。吾所愛益好。其好益深厚。則司愛益成就也。若司明不得眞者。司愛不得好者。則二司者俱失其養。而神乃病餒。司明之大功在義。司愛

之大本在仁。故君子以仁義爲重焉。二者相須。一不可廢。然惟司明者明仁之善。而後司愛者愛而存之。司愛者愛義之德。而後司明者察而求之。但仁也者。又爲義之至精。仁盛則司明者滋明。故君子之學。又以仁爲主焉。仁尊德也。德之爲學。不以強奪。不以久藏。毀而殺。施之與人而更長。茂在高益珍。所謂德在自姓爲銀。在牧者爲金。在君爲貝也。嘗聞智者爲事。必先立一主意。而後圖其善具以獲之。如旅人先定所往之域。而後尋詢去路也。

上學成已以合天主之肖

終之意固在其始也夫學道亦要識其向往者吾果爲何者而學乎不然則貿貿而往自不知其所求或學特以知識此乃徒學或以售知此乃賤利或以使人知此乃罔勤或以誨人乃所爲慈或以淑己乃所爲智故吾曰學之上志惟此成己以合天主之聖旨耳所謂由此而歸此者也

中士曰如是則其成己爲天主也非爲己也則毋奈外學也西士曰烏有成己而非爲己者乎其爲天主也正其所以成也仲尼說仁惟曰愛人而儒

仁者以愛天主爲宗

者不以爲外學也余曰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者崇其宗原而不遺其枝派何以謂外乎人之中雖親若父母比于天主者猶爲外焉況天主當在物內自不當外意益高者學益尊如學者之意止於一已何高之有至于爲天主其尊乃不可加矣孰以爲賤乎聖學在吾性內天主銘之人心原不能壞實邦儒經所謂明德明命是也但是學爲私欲蔽揜以致昏瞑不以聖賢躬親愉世人豈能覺恐以私欲誤認明德命悖正學耳然此與天主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全在力行而近人妄當之以講論益知善學之驗在行德不在言德乎然其講亦不可遺也講學也者溫故而習新達蘊而釋疑奮已而勸人博學而篤信者也善之道無窮故學爲善者與身同終焉身在不可一日不學凡曰已至其必未起也凡曰吾已不欲進於善即是退復於惡也

中士曰此皆眞語敢問下手工夫西士曰吾素譬此工如圃然先繕地拔其野草除其瓦石注其泥水於溝壑而後藝嘉種也學者先去惡而後能致

天學下手工夫

去思一種善克克己之謂也童年者蚤即于學其工如一得工善所謂有所不爲方能有爲焉未學之始習心橫肆其惡根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黽黽乎勇者克己之謂也童年者蚤即于學其工如一得工如十無前習之累故也古有一善教者孜孜從之必問曾從他師否以從他師者爲其已蹈曩時之悞必倍其將誠之儀一因改易其前悞一因教之以知新也既已知學矣尚遲乎色慾則何以建於勇毅尚驕傲自滿欺人則何以進乎謙德尚慼慼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秉廉尚溺乎榮顯功

名則何以超于道德尚將怨天尤人則何以立於仁義秖卣盈以醯鹽不能斟之鬱鬯矣知已之惡者見善之倪而易入于德路者也欲剪諸惡之根而興已於善不若守敝會規例逐日再次省察凡已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亦不患有大過然勤修之至恒習見天主於心目儼如對越至尊不離于心枉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外四肢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

惟在深悔悔其昔之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既沐德之寶服可衣焉夫德之品衆矣不能且論吾今爲子惟揭其綱則仁其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故易云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爲天主無以尚而爲天主者愛人如已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幷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眞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乃因上帝借命天主所以

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得之而不能得則尚有歉然。皆由我內關。特在一愛云耳。孰曰吾不能愛乎。天主諸善之聚。化育我。施生我。使我爲人。不爲禽虫。且賜之以作德之性。吾愛天主。卽天主亦寵答之。何適不祥乎。人心之司愛向于善。則其善彌大。司愛者亦彌充。天主之善無限界。則吾德可長無定界矣。則夫能充滿我情性。惟天主者也。然于尋常有未遍。則必不能愛。故知寸貝之價當百。則愛之如百。知拱璧之價當千。則愛之如千。是故愛之

愛之機在明達

機在明達而欲致力以廣仁先須竭心以通天主之事理乃識從其教也

中士曰天主事理目不得見所信者人所言所錄耳信人之知惟恍惚之知何能決所向往西士曰人有形形者也交于人道者非信人不可況交于無形者耶今余不欲揭他遠事也子孝嚴親無所不至然子何以知孝惟信人之言知其乃生已之父也非人言自何以知之乎子又忠於君雖捐命無悔其爲君亦只信經書所傳耳臣就自知其爲已

天主事理証之經典傳之聖賢信之天下萬世

君乎則吾所信有實據不可謂不直切明曉足以爲仁之基也況夫天主事非一夫之言天主親貽正經諸國之聖賢傳之天下之英俊僉從之信之固不爲妄何恍惚之有

中士曰如此則信之無容疑矣但仁道之大比諸天地無不覆載今曰一愛已爾似乎太隘西士曰血氣之愛尚爲羣情之主矧神理之愛乎試如逐財之人以富爲好以貧爲醜則其愛財也如未得則欲之如可得則望之如不可得則棄志既得之

愛主一德包括萬善

則喜樂也。若更有奪其所取者。則惡之。慮爲人之所奪。則避之。如可勝。則發勇爭之。如不可勝。則懼之。一旦失其所愛。則哀之。如奪我愛者強而難敵。則又或思禦之。或欲復之而忿怒也。此十一情者。特自一愛財所發。總之有所愛。則心搖。其身體豈能靜漠無所爲乎。故愛財者。必逝四極交易以殖貨。愛色者。必朝暮動賈以備嬖妾。愛功名者。終身經歷百險以逞其計謀。愛爵祿者。攻苦文武之業以通其幹才。天下萬事。皆由愛作。而天主之愛獨

愛人方
驗其愛
民注

可已乎。愛天主者。固奉敬之。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闢彼異端者。然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也。所謂仁者愛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上帝歟。愛人非虛愛。必將渠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之。既死則葬之。而爲代祈上帝。且死生不敢忘之。故昔大西有問于聖人者曰。行何事。則可以至善與。曰。愛天主而任汝行也。聖人之意乃從此哲引者。固不差路矣。

中士曰可愛者用于善人可耳人不皆善甚惡者必不可愛況厚愛乎若論他人其無大損若倫在五倫之間雖不善者我中國亦愛之故父爲瞽瞍弟爲象舜猶愛友焉西士曰俗言仁之爲愛但謂愛者可相荅之物耳故愛鳥獸金石非仁也然或有愛之而反以仇則我可不愛之乎夫仁之理惟在愛其人之得善之美非愛得其善與美而爲已有也譬如愛醴酒非愛其酒之有美愛其酒之好味可爲我嘗也則非可謂仁于酒矣愛已之子則

因人物有益於我而愛之非愛德也

愛其有善。即有富貴安逸才學德行。此乃謂仁愛其子。若爾愛爾子。惟爲愛其奉已。此非愛子也。惟愛自己也。何謂之仁乎。惡者固不可愛。但惡之中。亦有可取之善。則無絕不可愛之人。仁者愛天主故因爲天主而愛已愛人。知爲天主。則知人人可愛。何特愛善者乎。愛人之善。緣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故雖惡者亦可用吾之仁。非愛其惡。惟愛其惡者之或可以改惡而化善也。況雙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有天主誡。令

有情愛
有仁愛

慕愛之吾宜守之。又非他人等乎。則雖其不善。豈容斷愛耶。人有愛父母不爲天主者。茲乃善情非成仁之德也。雖虎之子爲豹。均愛親矣。故有志於天主之言。則博愛于人以及天下萬物。不須徒膠之爲一體耳。

中士曰。世之誦讀經書者。徒視其文而闇其旨。某曩者嘗誦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懷多福。厥德不回。今聞仁之玄論。歸于天主而始知詩人之旨也。志事上帝。即德無缺矣。然仁既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賜我形神我宜兼用以事之

愛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仁人何須焚香禮拜誦經作功乎吾檢愼于日用各合其義斯已焉西士曰天主賜我形神兩備我宜兼用二者以事之天主繁育鳥獸昭布萬像而其竟莫有知所酬報者獨人類能建殿堂設禮祭祈拜誦經以申感謝何者天主之愛人甚矣大父之慈恐人以外物幻其內仁則命聖人作此外儀以啓吾內德而常存省之俾吾日日仰目禱祈其恩既得之則讚揚其盛而感之不忘且以是明我本來了無毫髮之非上賜

而因以增廣吾仁。且令後世彌享厚賞也。天主之經無他。只是欽崇上帝恩德而讚美之。或祈恕宥昔者所犯罪惡。或乞恩祐以勝危難。以避咎愆。以進于至德。故數數誦之者。必益敦信此道。愈闢心明。以達學術之隱也。又恐汚邪妄想侵滑人心。因而渙散。于是天主又教之以禮。不拘男女。咸日誦經拜唧。以閑其邪。夫吾天主所授工夫。匪佛老空無寂寞之教。乃悉以誠實引心于仁道之妙。故初使掃去心惡。次乃光其闇惑。卒至合之于天主之

天教非虛無乃誠心于仁道之妙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旨俾之化爲一心而與天神無異用之必有其驗但今不暇詳解耳吾竊視貴邦儒者病正在此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祐成德者所以鮮見中士曰拜佛像念其經全無益乎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罷二氏教于中國而今乃建二宗之寺

觀拜其像比如欲枯稿惡樹而厚培其本根必反榮焉。

中士曰天主爲宇內至尊無疑也然天下萬國九州之廣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薩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差官布政于九州百郡或者貴方別有神祖耳西士曰此語本失而似得不細察則誤信之矣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遣人分任即不能兼治他方者也上帝知能無限無外無爲而成無所不在所御九天萬國體用造化比吾

佛祖神仙大非正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示掌猶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且理無二是設上帝之教是則他教非矣設他教是則上帝之教非矣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禮樂無異法令彼二氏教自不同況可謂天主同乎彼教不尊上帝惟尊一已耳已昧于大原大本焉所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具可謂自任豈天主之乎天主經曰妨之妨之有着羊皮而內爲豺狼極猛者善樹生善果惡樹生惡果視其所行即知何人謂此輩耳凡經半句不真決非天主之經也天主者豈

能欺人傳其僞理乎異端僞經虛詞誕言難以勝數悉非由天主出者如曰日輪夜藏須彌山之背曰天下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見半浸曰阿亟以左右手掩日月爲日月之蝕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國原所未達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辯焉吾今試指釋氏所論人道之事三四處其失不可勝窮也曰四生六道人魂輪廻又曰殺生者靈魂不昇天堂或歸天堂亦復廻生世界以及地獄充滿之際復得再生于人間又曰禽獸聽講佛法亦成

道果此皆拂理之語第四五篇已明辯之又言婚姻俱非正道則天主何爲生男女以傳人類豈不妄乎無婚配佛從何生乎禁殺生復禁人娶意惟滅人類而讓天下於畜類耳又有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經囑其後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夫修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買經不便亦將墮於地獄與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知幾聲則免前罪乃而死後平吉了無凶

禍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豈不亦無益於德。而反導世俗以爲惡乎。小人聞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汙本身。侮上帝。亂五倫。以爲臨終念佛者若干次可變爲仙佛也。天主刑賞。必無如是之失公失正者。夫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玄。即可迎重殃而著厚賞。不讚德。不祈祐。不悔已前罪。不述宜守規誡。則從何處立功修行哉。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語誑。終身不敢盡信其言。今二氏論大事許多誑謬。人尚畢信其餘。何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中士曰佛神諸像何從而起。西士曰上古之時。人甚愚直。不識天主。或見世人略有威權。或自戀愛已親及其死而立之貌像。建之祠宇廟禰。以爲思慕之蹟。暨其久也。人或進香獻紙以祈福佑。又有最惡之人。以邪法制服妖怪。以此異事。自稱佛仙。假布誡術。詐爲福祉。以駭惑頑俗。而使之塑像祀奉。此其始耳。

中士曰非正神。何以天主容之。不滅之。且有焚禱像下。或致感應者。西士曰有應也。亦有不應也。則

其應非由彼神邪像也人心自靈或有非理常自驚駭詫已而規其隱者不須外威也又緣人既爲非則天主棄之不祐故邪神魔鬼潛附彼像之中得以侵迷誑誘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已死靈魂墜於地獄卒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願也幸得天主不甚許此等邪神發見於人間見亦少以美像常睹醜惡或一身百臂或三頭六臂或牛頭或龍尾等怪類正欲人覺悟知其非天上容貌乃諸魔鬼惡相耳而人猶迷惑塑其像而置之

金座拜之祀之悲哉夫前世貴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出一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巫教庶祇所宜駭避高士所宜疾擊之而乃倒拜師之豈不愈傷壞人心乎中士曰曾聞此語然儒者不與也願相與直指其失西士曰吾且具四五端實理以證其誣一曰三教者或各眞全或各僞缺或一眞全而其二僞缺也苟各眞全期專從其一而足何以其二爲乎苟各僞缺則當竟爲卻屏奚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習一僞教其誤已甚也況兼

三教之偽乎。苟惟一眞全其二偽缺則惟宜從其一眞。其偽者何用乎。一曰輿論云善者以全成之惡者以一耳。如一齸貌婦人。但乏鼻。人皆醜之。吾前明釋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爲一。不免愈謬矣。一曰正教門。今入者篤信。心一無二。若奉三函之教。豈不俾心分乎。三路信心。彌薄乎。一曰三門。由二氏直抵孔子。無取于老氏之道。則立儒門。釋氏不足于道。儒之門。故又立佛門。於中國夫。三宗自已。意不相同。而三千年之後。測度彼三心

意強爲之曰不亦誣歟一曰三教者一尚無一尚空一尚誠有焉天下相離之事莫遠乎虛實有無也借彼能合有與無虛與實則吾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也而天下無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戒殺生一令用牲祭祀則函三者欲守此固違彼守而違違而守詎不亂教之極哉於以從三教寧無一教可從無教可從必別尋正路其從三者自意教爲有餘而實無一得焉不學上帝正道而殉人夢中說道乎夫真維一

不學上帝正道皆夢中說道

耳。道契於其眞。故能榮生。不得其一。則根透不深。根不深。則道不定。道不定。則信不篤。不一不深不定。不篤。其學烏能成乎。

中士曰。噫嘻。寇者殘人。深夜而起。吾儕自救。猶弗醒也。聞先生之語。若霹靂焉。動吾眠而使之覺。雖然。猶望卒以正道之宗援我。西士曰。心既醒矣。眠既啓矣。仰天而祈上祐。其時也夫。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

中士曰貴邦既習天主之教其民必醇樸其風必正雅願聞所尚西士曰民之用功乎聖教每每不等故雖云一道亦不能同其所尚然論厥公者吾大西諸國且可謂以學道爲本業者也故雖各國之君皆務存道正傳又立有最尊位曰教化皇專以繼天主頒教諭世爲己職異端邪說不得作干列國之間主教者之位享三國之地然不婚配故無有襲嗣惟擇賢而立餘國之君臣皆臣子服之蓋既無私家則惟公是務既無子則惟以兆民爲

教化皇以頒教諭世爲職

子。是故廸人於道。惟此殫力。躬所不能及。則委才全德盛之人。代誨教于列國焉。列國之人。每七日一罷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聖殿謁禮拜祭。以聽譚道解經者終日。又有豪士數會。其朋友出遊于四方講學勸善。聞有敝會以耶穌名爲號。其作不久然已三四友者。廣聞信於諸國。皆願求之以誘其子弟於眞道也。

中士曰。擇賢以君國。布士以訓民。尚德之國也。美哉風矣。又聞尊教之在會者無私財。而以各友之

會士精修有三絕絕財絕色絕意

絕色最難惟願者遵之

62

財共爲事無自專每聽長者之命焉其少也成已德博已學耳壯者學成而後及于人以文會以誠約吾中夏講道者或難之然有終身絕色終不婚配之戒未審何意夫生類自有之情宜難盡絕上帝之性生生爲本祖考百千其世傳之及我可即斷絕乎西士曰絕色一事果人情所難故天主不希之于誡律強人盡守但令人自擇願者遵之耳然其事難能大抵可以驗德難乎精嚴正行凡人既引于德則路定而不易矣君子修德不憚劬苦

吾方寸之志已立則世上無難事焉使以難爲爲非義則甚難爲義者也生生者上帝死死者誰乎二者本一非由二心未開天地千萬世以前上帝無生一生者生生之性何在乎人心之卑瞑莫測尊極之心矧云咎之哉且人以上帝之心爲心非但以傳生爲義亦有隙生之理夫天下人民總合言之如一全身焉其身之心意惟一耳各肢之所司甚衆令一身悉爲首腹胡以行動令全身皆爲手足胡以見聞胡以養生乎此此而論不宜責一

絕慾是專潔以事上帝

拯世墮溺是急於進道

國之人各同一轍若云以此生人又兼司教以主祭祀始爲全備竊謂婚姻之情固難竟絕上帝之祀又須專潔二職渾責一身其于敬神之禮必有荒蕪夫人奉事國君尚有忍尅奉身者奉事上帝詎不宜克己慾心哉古之民寡而德盛而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患在人少乃人衆而德衰耳。圖多子而不知教之斯乃祇增禽獸之羣豈所云廣人類者歟有志乎救世者深悲當世之事制爲敝會規則絕色不娶緩於生子急於生道以拯援

斯世墮溺者爲意其意不更公乎。又傳生之責。男與女均今有貞女受聘未嫁而夫卒者。守義無二。儒者嘉之。天子每旌表之。彼其棄色而忘傳生者。第因守小信於匹夫。在家不嫁。尚且見褒。吾三四友人因奉事上帝。欲以便于遊天下。化萬民。而未暇一婚乃受貶焉。不亦過乎。

中士曰。婚娶者。於勸善宣道何傷乎。西士曰。無相傷也。但单身不娶。愈靖以成已。愈便以及人也。吾爲子揭其便處。請詳察之。以明教會所爲有所據

64

不役於色可以

否。一曰娶者以生子爲室家耳。既獲幾子。必須養育而以財爲置養之資。爲人之父不免有貨殖之心。今之父子衆。則求財者衆也。求之者衆。難以各得其願矣。吾以身纏拘於俗情。不能超脫無溺。必將以苟且爲幸也。欲立志責人於義。豈能興起乎。夫修德以輕貨財爲首務。我方重愛之。何勸爾輕置之哉。一曰道德之情。至幽至奧。人心不免昏昧。色慾之事。又恒鈍人聰明焉。若爲色之所役。如以小燈藏之厚皮籠內。不益矇乎。豈能達于道妙矣。

窮道德之精微

天主實義 下卷

絕色者。如去心目之塵垢益增光明。可以窮道德之精微也。三曰。天下大惑惟由財色二欲耳。以仁發憤救世者。必以解此二惑爲急。醫家以相悖者相治。故熱病用寒藥。寒病用煖藥。乃能療之。茲吾惡富之害而自擇爲貧者。畏色之傷而自擇爲獨夫者。處已若此。而後無義之財。邪色之欲。始有省焉。故敝會友捐已義得之財物。以勸人勿干非義之富。爲修道以卻正色之樂。以勸人勿迷于非禮之色也。四曰。縱有俊傑才能使其心散而不專乎

斷色則克己之功專

一則所爲事必不精克己之功難于克天下自古及今史傳英雄攻天下而得之者多矣能克己者幾人哉志欲行道于四海之內非但欲克一己兼欲防遏萬民私欲則其功用之大曷可計乎專之猶恐未精況宜分之他務爾將要我事少艾而育小兒乎五日善養馬者遇騏驥騄駬可一日而馳千里則謹牧以期戰陣之用懼有劣嬾於色者別之於羣不使與牝接焉天主聖教亦將尋豪傑之人能周徧四方之疆界者以明道禦侮息異論逆

斷色則
培養累
殺專心
以續道

邪說。而永存聖教之正也。豈欲愜其心以色樂而不欲培養其累殺以克私欲之習乎。故西士之專心續道。甚于專事嗣後者也。譬夫斂收五穀萬石。未有盡播之田中以爲穀種者。必將擇其一以貢君。一以藝稼爲明年之穡。曷獨人間萬子。皆罄費之以產子。而無所全留以待他用者耶。六曰凡事有人與鳥獸同者。不可甚重焉。勞身以求食。求食以充饑。充饑以蓄氣。以蓄氣以敵害。敵害以全己性命也。咸下情也。人於鳥獸此無殊也。若謹慎以殉

義殉義以檢心檢心以修身修身以廣仁廣仁以答天主恩也此乃生人切事可以稱上帝之大旨從此觀之則匹配之情于務道之意孰重乎天下寧無食不寧無道天下寧無人不寧無教故因道之急可緩婚因婚之急不可緩道也以遵頒天主聖旨雖棄致已身以當之可也況棄婚乎七曰敝會之趣無他乃欲傳正道於四方焉耳苟此道於西不能行則遷其友于東於東猶不行又將徙之於南北奚徒盡身於一境乎醫之仁者不繫身于

一處必周流以濟各處之病方爲博施婚配之身纏繞一處其本責不越于齊家或迄于一國而已耳故中國之傳道者未聞其有出遊異國者夫婦不能相離也吾會三四友聞有可以行道之域雖在幾萬里之外亦即往焉無有託家寄妻子之慮則以天主爲父母以世人爲兄弟以天下爲已家焉其所涵胸中之志如海天然豈一匹夫之諒乎八曰凡此與彼彌似則其性彌近天神了無知色者絕色者其情邇乎天神矣夫身在地下而比居

不纏繞處則可遠遊以傳聖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67

補色則
情爲乎
天神六
爲二尊
所謂

水色之
就沒無

上天者以有形者而效無形者此不可謂鄙人庸學也似此清淨之士有所祈禱于天主或天之早或妖鬼之怪也或遇水火災異之求解也天主大都鑒而聽之不然上尊可寵之哉然吾此數條理特具以解敝會不婚之意非以非婚姻者也蓋順理娶也非犯天主誡也又非謂不娶者皆遁神人也設令絕婚屏色而不惓惓于秉彝之德豈不徒然乎乃中國有辭正色而就狎斜者去女色而取頑童者此輩之穢汚西鄉君子弗言恐溷其口雖

禽獸之彙亦惟知陰陽交感無有反悖天性如此者人弗赦焉則其犯罪若何吾敝同會者收全已種不之藝播于田畝而予猶疑其可否況棄之溝壑者哉

中士曰依理之語以服人心強于利刃也但中國有傳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如何西士曰有解之者云彼一時此一時古者民未衆當充擴之今人已衆宜姑停焉予曰此非聖人之傳語乃孟氏也或承悞傳或以釋舜不告而娶之義而他有托

馬禮記一書多非古論議後人集禮便雜記之于經典貴邪以孔子爲大聖學庸論語孔子論孝之語極詳何獨其大不孝之戒羣弟子及其孫不傳而至孟氏始著乎孔子以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以比于爲殷三仁之一既稱三子曰仁曰賢必信其德皆全而無缺矣然三人咸無後也則孟氏以爲不孝孔子以爲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謂以無後爲不孝斷非中國先進之旨使無後果爲不孝則爲人子者宜旦夕專務生子以續其後不可一

日有間豈不誘人被色累乎如此則舜猶未爲至孝耳蓋男子二十以上可以生子舜也三十而娶則二十逮三十匪孝乎古人三旬已前不婚則其一旬之際皆匪孝乎譬若有匹夫焉自審無後非孝有後乃孝輒娶數妾老于其鄉生子至多初無他善可稱可爲孝乎學道之士平生遠遊異鄉輔君匡國教化兆民爲忠信而不顧產子此隨前論乃大不孝也然於國家兆民有大功焉則與論稱爲大賢孝否在內不在外山我豈由他乎得于不自功家

國兆民

隕爲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得子也。天主有定命矣。有求子者而不得。烏有求孝而不得孝者乎。孟氏嘗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以是得嗣。無益於得況爲峻德之效乎。大西聖人言不孝之極有三也。陷親於罪惡其上。弒親之身其次。脫親財物又其次也。天下萬國。通以三者爲不孝之極至中國而後聞無嗣不孝之罪。於三者猶加重焉。吾今爲子定孝之說。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凡人在宇

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一謂國君。二謂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爲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蓋下父者。命已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爲子者。順乎一。即兼孝三焉。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已。弗顧其上。其爲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爲孝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爲不孝者也。國主於我相爲君臣。家君於我相爲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乎爲兄弟耳焉。此倫不可不

一心為道世人皆子弟何以無後為患耶

明矣。夫萬國通大西之境界。皆稱為出聖人之地。蓋無世不有聖人焉。吾察百世以下。敝土聖人之尊者。咸必終身不娶。聖人為世之表。登天主立之為表。而處已於不義之為哉。彼有不娶而為積財貨。或為糊口。或為偷安懈惰。其卑賤之流。何足論者。若吾三四友。一心慕道以事天主。救世歸元。且絕諸色之類。使其專任鄙見。無理可揭。誠為不可。然而羣聖以其身先之。萬國賢士美之。有實理合之。有天主經典奇之。亦可姑隨其志否耶。以繼後

爲急者惟不知事上帝不安于本命不信有後世者以爲生世之後已盡滅散無有存者眞可謂之無後吾今世奉事上帝而望萬世以後猶悠久常奉事之何患無後乎吾死而神明全在當益鮮潤所遺虛軀殼于葬之亦腐則何擇乎

中士曰爲學道而不婚配誠合義也我大禹當亂世治洪水巡行九州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也當平世士有室家何傷焉西士曰嗚呼子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是爲平世乎。誤矣。智者以爲今時之災。比堯時之災。愈洪也。羣世人而盲瞽。不之能視焉。則其殘不亦深乎。古之所謂不祥。從外而來。人猶易見而速防。其所傷不踰財貨。或傷膚皮。今之禍自內突發。哲者覺之而難避也。況于恒人。故其害莫甚焉。如風雷妖怪之擊人。不損乎外而侵其內者也。夫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安養之。乃無上共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忠孝茂有。尚存何德乎。夫以金木土泥

疲羸人心急如沿回

鑄塑不知何人僞像而倡愚氓往拜禱之日此乃佛祖此乃三清也且興淫辭姦說以壅塞之使之淪溺中心而不得歸其宗且以空無爲物之原豈非將空無天主者乎以人類與天主爲同一體非將以上帝之尊而侔之於卑役者乎恣其誕妄以天主無限之威靈而等之於土石枯木以其無窮之仁覆爲有玷缺而寒暑灾異憾且尤之侮狎君父一至于此蓋昭事上帝之學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耶能阿好其民已爲建祠立像布滿郡縣皆是生

祠佛殿神宮彌山徧市。登其天主尊神。無一微匿以禮拜敬事之乎。世人也皆習詐僞。僞爲衆師以揚虛名。供養其口。肩民父母。要譽取資。至于世人大父宇宙公君。泯其跡而僭其位。殆哉殆哉。吾意大禹適在今世。非但八年在外。必其絕不有家。終身周巡于萬國而不忍還矣。爾欲吾三四友有子之心。有兄弟之情。視此爲何如時哉。

中士曰。以是爲亂。則亂固不勝言矣。時賢講學。急其表而不究其裏。故表裏終于俱壞。蓋未聞積惡

神佛仙等皆天主所生而安階主位

於內而不遽發于外者也間有儒門之人任其私智附會二氏以論來世如丙子就乞餘飯彌紊正學不如貴邦儒者乃有歸元此論既明人人可悟但肯用心一思衆物之態必知物有始元非物可比聖也佛也仙也均由人生不可謂無始元者也不爲始元則不爲眞主何能輒立世誡夫知有歸元則人道已定舍事天又何學焉譬如一身四肢各欲自存也然忽有刀鎗將擊其首手足自往救護雖見傷殘終不能已尊教洞曉天主爲衆物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則凡觀惡行。聞惡語。凡有逆于理違于教者。若予
亦將刺天主然。亟逃往護。此亦惟知有天主之在
上。而寧知天下有他物可尚乎。故不但不念妻子
財資。吾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心錮結。彷彿慕企。
輪淺信從。笑云捨生命棄妻子有因上帝道德之
故。遁移半步。逢費一芥。且各惜之矣。嗟哉。然吾頻
領大教。稱天主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其既爲世人
慈父。烏忍我儕久居闇晦。不認本原大父。貿貿此
道途。曷不自降世界。親引羣迷。俾萬國之子者。明

述人類之原始

覩眞父了無二尚豈不快哉西士曰望子此問久矣苟中華學道者常詢此理必已得之矣今吾欲著世界治亂之由者請子服膺焉天主始制創天地化生人物後想當初乃即如是亂苦者歟殊不然也天主之才最靈其心至仁亭育人羣以迨天地萬物豈忍置之於不治不祥者乎哉開闢初生人無病夭常是陽和常甚快樂令鳥獸萬彙順聽其命敢侵害惟令人循奉上帝如是而已夫亂夫災皆由人以背理犯天主命人既反背天主萬

物亦反背于人。以此自爲自致禍生焉。世人之禍。已敗人類性根則爲其子孫者。沿其遺累。不得承性之全。生而帶疵。又多相率而習醜行。則有疑其性本不善。非關天主所出。亦不足爲異也。人所已習。可謂第二性。故其所爲。難分由性由習。雖然。性體自善。不能因惡而滅。所以凡有發奮遷善轉念可成。天主亦必祐之。但民善性既滅。又習乎醜所以易溺于惡。難逮于善耳。天主以父慈恤之。自古以來。代使聖神繼起。爲之立極。逮夫淳樸漸漓。

全降
聖世

聖賢化去從欲者日衆循理者日稀於是大發慈悲親來救世普覺羣品於一千六百有三年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三日擇貞女爲母無所交感託胎降生名號爲耶穌耶穌即謂救世也躬自立訓弘化于西土三十三年復昇歸天此天主實跡云云

中士曰雖然抑何理以徵之當時之人何以驗耶

穌實爲天主非特人類也若自言耳恐未足憑西士曰大西法稱人以聖教中國尤嚴焉況稱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耶夫以百里之地君之能朝諸侯得天下雖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吾西國未謂之聖亦有超世之君却千乘以修道屏榮約處僅稱謂廉耳矣其所謂聖者乃其勤崇天主卑謙自牧然而其所言所爲過人皆人力所必不能及者也中士曰何謂過人西士曰誨人以人事或已往者或今有者非但聖而後能之有志要名者皆自強而爲焉若以上帝及未來之事訓民傳道豈人力也歟惟天主也以藥治病服之即療學醫者能之以

賞罰之公治世而世治儒者可致茲俱以人力得之不宜以之驗聖也若有神功絕德造化同用不用藥法醫不可醫之病復生既死之民如此之類人力不及必自天主而來敝國所稱聖人者率皆若此倘有自伐其聖或朋輩代爲誇伐或不畏天主用邪法鬼工爲異怪以惑愚俗好自逞而悖天主之功德此爲至惡大西國妨之如水火何但弗以稱聖乎天主在世之時現跡愈多其所爲過于聖人又遠聖人所爲奇事皆假天主之力天主則

耶穌至期降生與千年前經誌合目聾瞽躄復其聰明言行起死回生非天主全能而何

何有所假哉西土上古多有聖人千幾千載前預先詳誌于經與載厥天主降生之義而指其定候迨及其時世人爭共望之而果遇焉驗其所爲與古聖所記如合符節其巡遊詔諭于民聾者命聽即聽瞽者命視即視瘖者命言即言躄者命行即行死者命生即生天地鬼神悉畏敬之莫不聽命也既符古聖所誌既又增益前經以傳大教于世傳道之功已畢自言期候白日歸天時有四聖錄其在世行實及其教語而貽之於列國則四方萬

漢明帝遣使誤取佛經

民羣從之而世守之焉。自此大西諸邦教化大行焉。考之中國之史當時漢明帝嘗聞其異遣傳西往求經。使者半塗誤值身毒之國取其佛經傳流中華。迄今貴邦爲所誑誘。不得聞其正道。大爲學術之禍。豈不慘哉。

中士曰稽其時則合。稽其人則通。稽其事則又無疑也。某願退舍沐浴而來。領天主眞經拜爲師。入聖教之門。蓋已明知此門之外。今世不得正道。後世不得天福也。不知尊師許否。西士曰。祇因欲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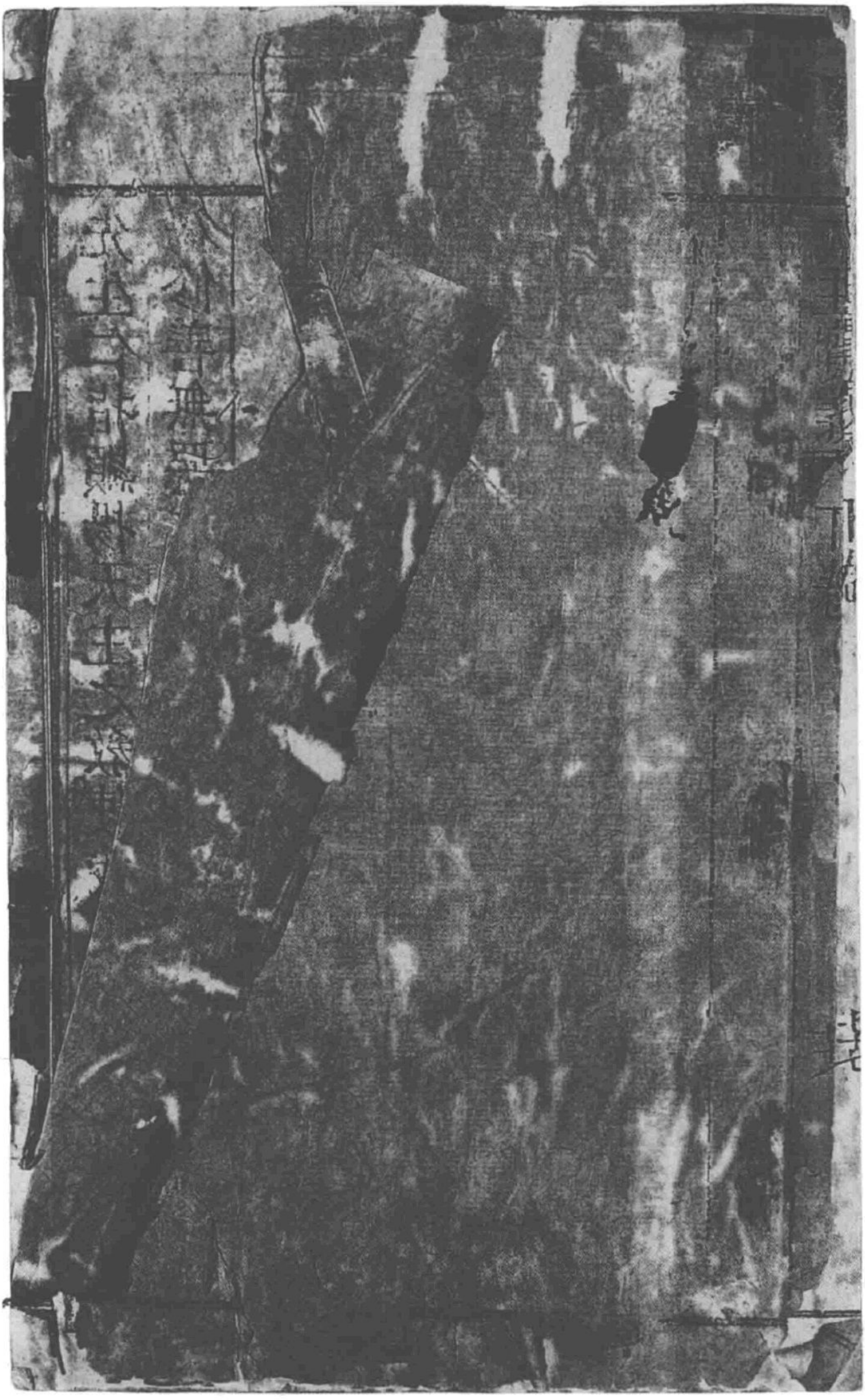
謂多天學洗心爲妙

此經吾從三三英友棄家屏鄉艱勤周幾萬里而僑寓異土無悔也誠心悅受乃吾大幸矣然沐浴北去身垢天主所惡乃心咎耳故聖教有造門之聖水凡欲從此道先深悔前時之罪過誠心欲遷于善而領是聖水即天主慕愛之而盡免舊惡如孩之初生者焉吾輩之意非爲人師惟恤世之錯回元之路而爲之一引于天主聖教則充之皆爲同父之弟兄豈敢苟圖稱名辱師之禮乎哉天主經文字異中國雖譯未盡而其要已易正字但吾

前所譚論教端，僉此道之肯綮。願學之者，退而玩味，了了前數篇事理，已無疑，則承經領聖水入教，何難之有。

中士曰：吾身出自天主，而久昧天主之道，幸先生不辭八萬里風波，遠傳聖教，彪炳異同，使愚聆之豁然深悟，昔日之非，獲惠良多。且使吾大明之世得承大父聖旨而遵守之也，吾靜思之，不勝大快。且不勝深悲焉。吾嘗退于私居，溫繹斯授，紀而錄之，以志不忘，期以盡闡歸元直道，所願天主佐之。

先生仁指顯揚天主之教使我中國家家
爲修善無惡之民功德廣大。又安有
天主實義下卷終



天主實義

二卷（上卷）

〔意〕利瑪竇述

提要

《天主實義》二卷，意大利利瑪竇述。明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55.7–8。本書開本 24.6 釐米 ×15.6 釐米，版框高 19.1 釐米，寬 13.7 釐米。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分上下兩卷，每卷各一冊，共兩冊。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卷前有明萬曆丁未年（1607）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馮應京《天主實義序》、萬曆三十一年（1603）利瑪竇《天主實義引》。其中，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云『《天主實義》十篇』。該書天頭印有眉批，係相應正文內容的概括。眉批內容與梵蒂岡圖書館館藏 BORGIA CINESE 355.5–6 號福建欽一堂本略有差異。（毛瑞方）

天主實義 上卷

不自利先生撰矣

Bergère Chinoise
355

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綦備蓋卽知卽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卽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剏矣

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侫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懃懇于善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

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遄澡
雪以庶幾無獲戾于皇天上帝彼其榜
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
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
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
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
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
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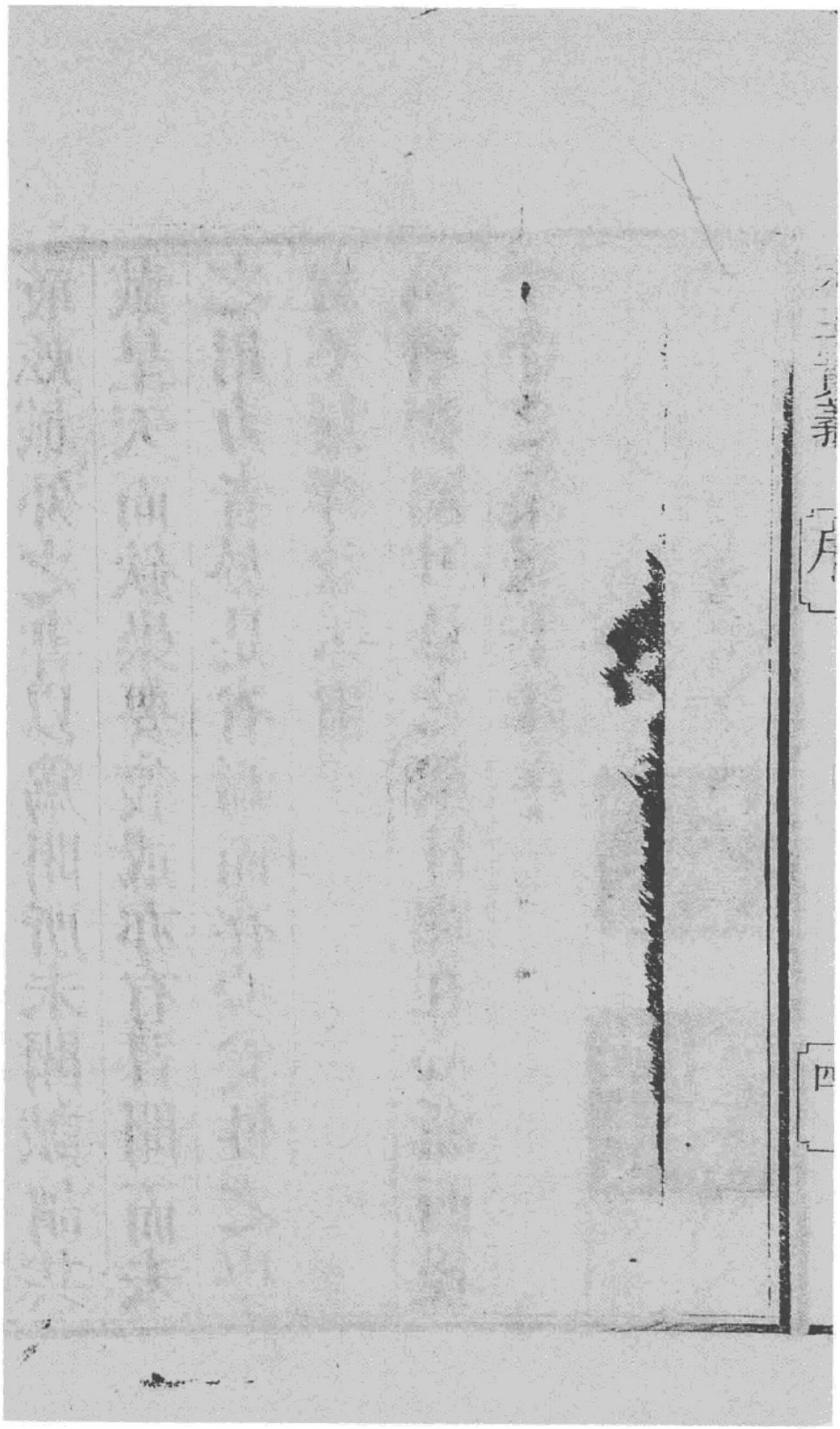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於厭康莊而陟崇出浮漲海亦何以異
苟非赴君父之急闕忠孝之大或告之
以虎狼駮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投
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以臨女無
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
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
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
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

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立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賛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

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其
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
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
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
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北京圖書館藏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荅之詞也　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空之說漢明自天竺一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

竺一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閉他臥刺釁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廻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猷馳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地祇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燎天民而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及我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駕說于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于其下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何居程子曰儒

者本天釋氏本心師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証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廻也乃輪廻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分町畦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則人大異于禽獸語

學則歸于爲仁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生也晚足不徧閫域識不

越井天第目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謹序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値世之亂。群雄分爭。眞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

焉。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於圖僭　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泯沒　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蓋彼此皆獲罪於上帝。所以天之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

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大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瞑之。鄙懷久有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倫不

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毅聞聲興起攻之竇乃述荅中士下問吾儕之意以成一帙

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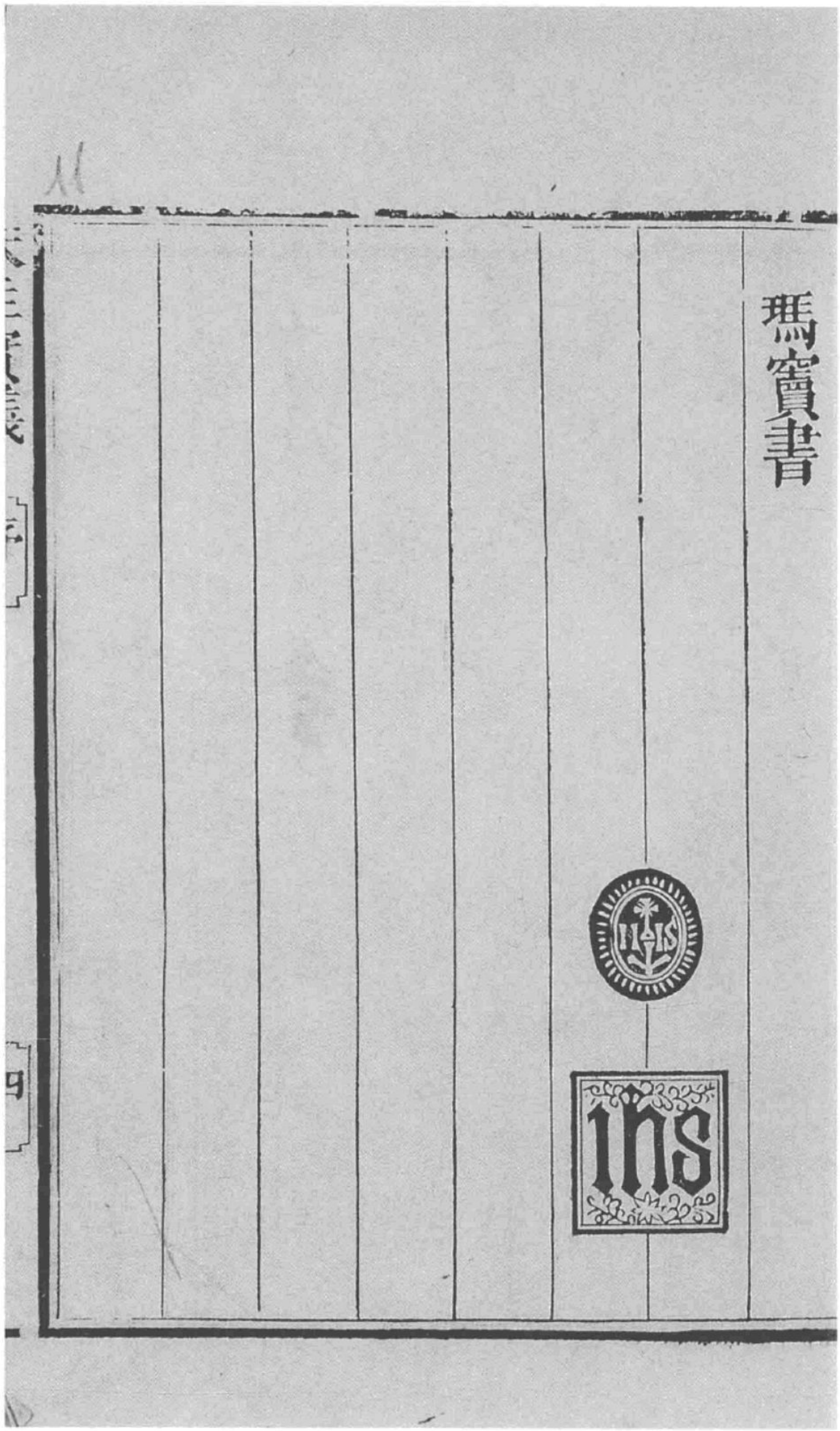
天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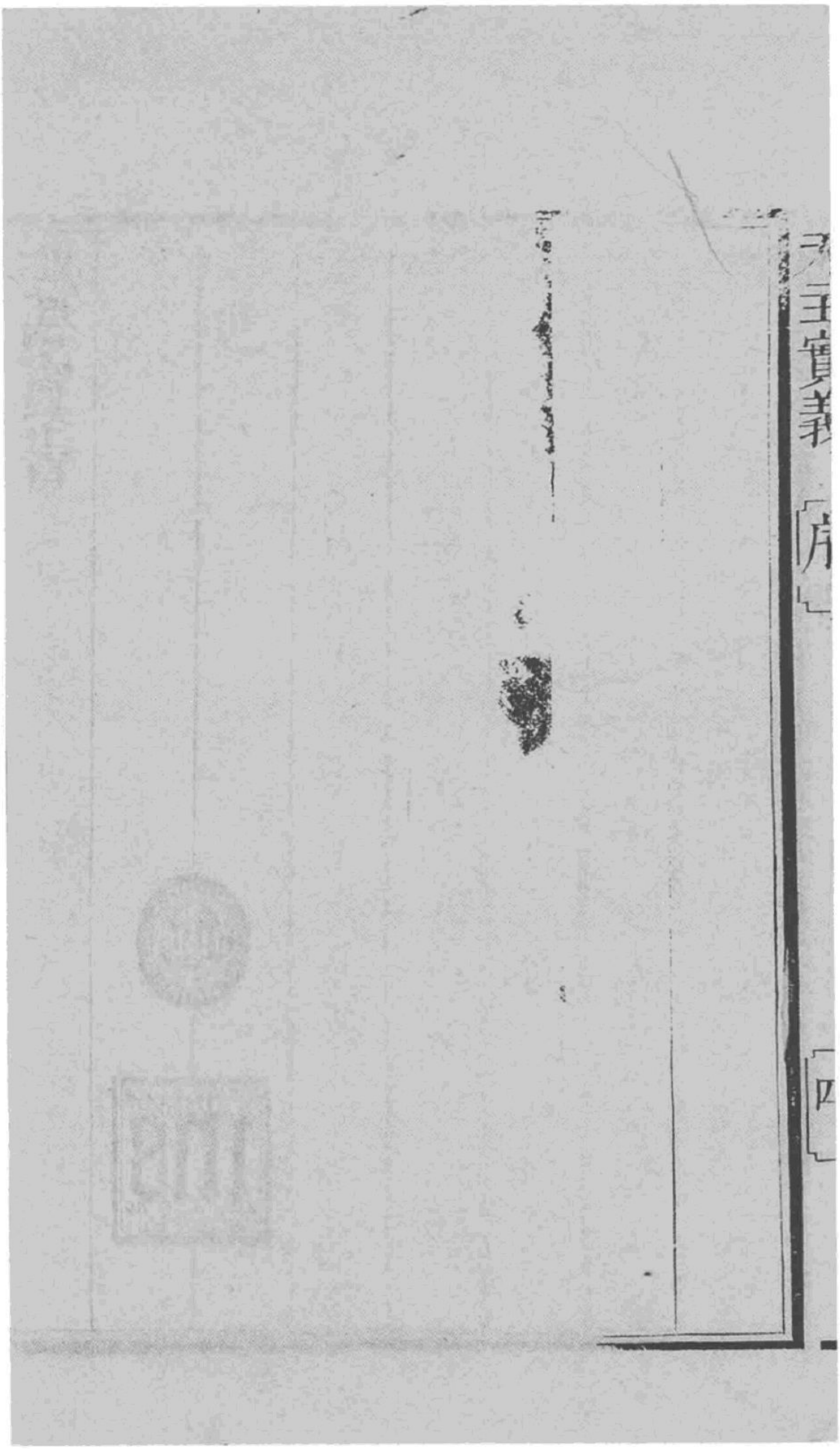
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　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預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不卽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願吾人欽若　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

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天主之寬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願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義也。若夫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之。

時

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既望利


瑪竇書
IHS
IHS


天主實義 序
四

天主實義上卷目錄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人能推理別于禽獸 二篇
天地有主宰以理數端徵之 二篇
一以艮能徵 三篇
一以天動徵 三篇
一以鳥獸作動徵 三篇
一以物不能自成徵 四篇
一以物次序安排徵 四篇
一以物始生傳類徵 六篇

天主無始無終六篇
天主如何生萬物六篇
物之所以然有四七篇
天主爲物宗之所以然七篇
天主惟一尊八篇
天主無窮難測八篇
天主本性超越萬物之品十篇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三教以何爲務十一篇
辯佛老空無之說十二篇

13

太極之論十三篇
物宗品有二自立者依賴者十四篇
太極與理不能爲物之原十四篇
上包下有三般十六篇
天主無形精德包含萬物性理十七篇
天主即上帝非玉皇真武上帝十八篇
天地不可爲主宰十九篇
以天稱呼天主何義二十篇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現世人比禽獸爲苦二十一篇

世人迷于世慾二十三篇
現世不過爲人暫居二十三篇
佛氏天堂地獄之說與主教大異二十四篇
人靈魂永存不滅二十四篇
魂有三品草木禽獸及人魂二十四篇
人魂與草木禽獸魂所以不同二十五篇
形物殘滅之由二十六篇
人靈魂屬神而無形與禽獸異以理六端徵之
二十六篇
一以靈魂爲身之主徵二十六篇

二以人有形神兩性徵二十六篇
三以人愛惡無形之事徵二十七篇
四以人有無形之念想徵二十七篇
五以人欲悟二司之無形所屬徵二十八篇
六以人之知無限能反觀諸已徵二十九篇
靈魂不滅以數端徵之二十九篇
一以人心欲傳善名于後世徵二十九篇
二以人心願常生徵三十篇
三以現世物不充滿人心徵三十篇
四以人人皆怕死徵三十一篇

五以現世不能盡善惡之報徵　三十一篇
辯人魂散滅之說　三十一篇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一體
以古經古禮徵有鬼神　三十四篇
辯鬼神之異說　三十五篇
目不見不可以爲無　三十五篇
辯人死後其魂在家之說　三十六篇
氣非鬼神　三十八篇
鬼神體物與靈魂在人各有分別　三十八篇

鳥獸性與人性不同 四十篇
以何分別物類 四十篇
以外貌像不可別物類 四十一篇
氣非生活之本 四十一篇
鬼神無柄世之專權 四十二篇
物與主宰不可爲一體 四十二篇
天主造物全能以無爲有 四十四篇
天主非物內本分 四十六篇
天主無使用其物如匠者用器械 四十七篇
物性善精者謂天主之迹 四十八篇

物之所以然如何在于本物四十八篇
天主無所不在四十八篇
分別各同四十九篇
萬物一體乃寓言非真一體四十九篇
仁施及遠五十篇
物性以多不同爲美五十一篇
各物本行不宜混五十一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實義上卷

極西耶穌會士利瑪竇述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巳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禀生命與禽彙等者。必於是殫力焉。脩巳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至而止也。吾所脩巳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巳畧明。死後之事未知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

頗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達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諳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眞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且先舉其所據之理。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

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真偽而難欺之以理之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于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內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內禀神靈。外覩物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脩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强之以殉夫不真者。凡理所真是。我不能不以爲真是。理所偽誕。不能不以爲偽誕。斯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捨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覓物。方遮日光而持燈

大地有主宰以理數徵之

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仗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禀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咈。誰得而異之。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宰之者。予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

以良能

以天動

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茲爲子特揭二三理端以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上尊。被難者籲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捫心警懼。如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寘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地非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於本處自動。然後

一以鳥獸節動徵

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幹旋主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撑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二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冥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跪

乳俱以保身孳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無失中云中士曰天地間物至煩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制造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觧之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

以物次安排徵

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況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自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已必宜先有一已以爲之作然既已有已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已則作已者必非已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由

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於地。地居中處。而四岀錯行。以生昆虫草木。水養黿鼉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禀五常以司衆類。得百骨以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

能持足能行血脉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强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雞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已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

一以物始生傳類微

天主無始無終

闡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交。諸胎或出諸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已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也。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此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有所由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

八主如何生萬物

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爲萬物始焉。爲萬物根柢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爲物。於天主無關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既有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用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由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所以

第四

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輿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

天主爲物宗之所以然

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蓋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夫雙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古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中士曰。宇內之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

天主惟一尊

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云二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茂以加焉。如曰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滅否。如不能相滅。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德之尊主。如能奪滅。則彼可以被奪滅者。非天主也。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

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絶響。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中士曰。耳聆至教。蓋信天主之尊貴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西士曰。天下至微虫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荅曰。容退三日思之。至期又問。荅曰。更六日方可對。如是已六

天主無窮辨測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日又求十二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荅曰。臣何敢戲但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太陽。益覩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謂嶼梧斯悌諾。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冊。一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既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冊耶。語畢不見。聖人

亦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蓋物之列於類者。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既無形聲。豈有迹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中士曰夫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非以無闡之。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卑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寔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充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也。其能也無斁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昧無謬。而已往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

事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壅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盡汲。濱沙可計數。宇宙可充實。而天主不可全明。況竟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能窮矣。某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終。今日不敢復賣。詰朝再以請也。西士曰。子自聰

二教以何務

26

齊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安。餘工可易立矣。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

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惝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行黜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辛 佛老空無之說

用衆。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尚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況已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曰空曰無者。絕無所有於已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弃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既謂之空

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尚有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特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也。譬如某人未生之先。果無某人。既生而後有也。然未生某人之先。却有某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

次極之論

28

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即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焉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寔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以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

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冊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況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

品有五者

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恃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

太極與理不能爲物之原

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彝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眞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矣得爲物原乎一一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

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況理本無動靜。況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

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盧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輿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天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

31

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已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凡生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

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子固不喻母也。中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既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大相悖。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粗下。爲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云。上物能合下物。有三般焉。或窮然包下之體。如一

天主無形
精德包含
萬物性理

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價。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價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

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

天主卽上帝非玉皇玉武上帝

33

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于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卽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脩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交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祇。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猶有未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

天地不可爲主宰

解天惟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思之。如以天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爲物主宰也。非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況妄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況鬼神未嘗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既未可爲尊。

況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汙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峩巖。則施禮而拜曰。

以天稱呼天主何義

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各爲已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踈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

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彿彷要地。而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當尊。矧此天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衆祖之所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難悉。願以異日竟焉。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真道是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

別世人比禽獸爲苦

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屨。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勤

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不拘大小蟲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器不利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

存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抵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在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眞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

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擾。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於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日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眞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舸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迷于慾

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纂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各黑蠟。一各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

但不過暫居

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情者也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自得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

氏天堂獄之說主教大

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惟耳。中士曰如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戒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已私

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各教各邦皆省人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各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

品　生魂　禽獸

盛魂永滅

人魂與草木禽獸魂不同所以不同

各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為本情。身殁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處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殁。形雖渙。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中士曰。何謂

賴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臭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懊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況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

形物殘滅之由

明其是非人當飢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則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

理有無形與禽獸異以理六端徵之

一以靈魂爲身之主徵

以人有神兩性

閒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能爲身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狥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

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道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覩一物而並不覩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

三曰人愛惡於形之所

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性相稱焉故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飢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

四人有能之念

五以人欲情二司之無形所屬

43

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已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

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宮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真者耳善與真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能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

人之神識能限於諸已

白非黑者必其明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而非黑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于木不能展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已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碍之境如雀斷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

靈魂不滅以數端徵之

一以人心欲傳善名于後世徵之

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殆與還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尙勞心以求休譽。譽或置玅昏。以已既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已既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

二以人心願常生徵

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脩其祖廟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各品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與遊于山嶺兎鹿性喜走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

三以現世物不死滿人心徵

與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王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眞福若吾魂隨身而歿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曰天下萬物惟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葢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

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躐身世之浮名趍明時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衮爲榮郎至于西紳朝陛晉職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極此不足恠皆緣天主所禀情欲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爲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寔太倉西土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寔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

四以人人皆怕死微

五以現世不能盡善惡之報微

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既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獸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既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

辯人魂散滅之說

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載之余以數端寔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

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況心堅乎身積惡于已不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況被滅者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

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即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內事。而在外逸。即謂心亡。非必眞散眞亡也。善也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汚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泰。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

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于心則卒騰天上之大光增瞑于心則卒降地下之大瞑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願等已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邇焉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

少古經古
德徵有鬼
神

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胥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已勸民則

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永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泯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柰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

辯鬼神之異說

之性其庶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詆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奚用此恍惚之辭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

目不見不可以爲無

又況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卽有無卽無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荅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倍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誰見風乎以目覩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覩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極則知其大乃過于普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

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木非曲也任目覩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者耳已決非有物況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與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

辯人死後其魂在家之說

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柰何以議聖賢之所既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既言伯有死後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絏中所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

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凶惧。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飢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

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己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寔各者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氣井鬼神

鬼神體物與靈魂在人各有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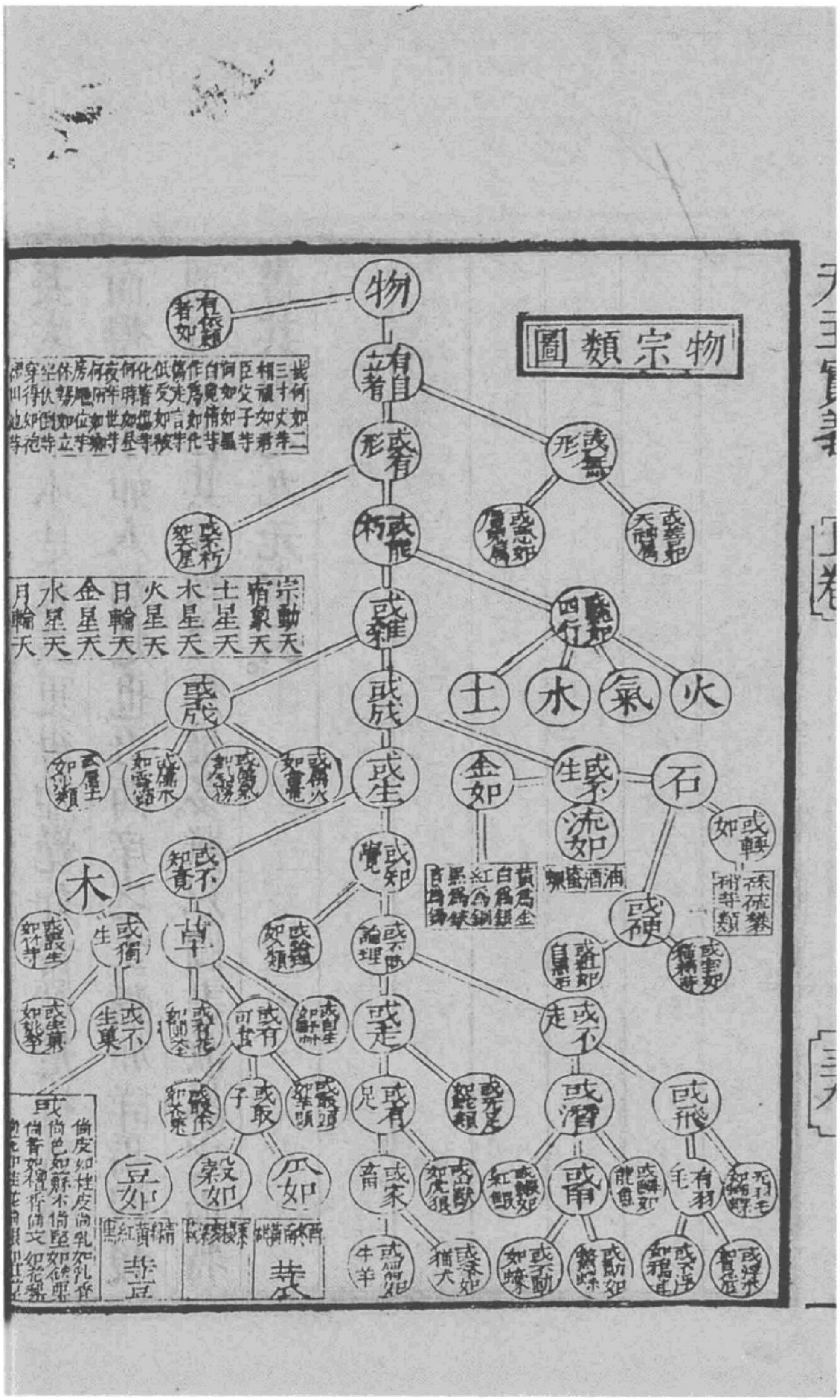
53

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各。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各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窮。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即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

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舡。非舡之本分者。與舡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葢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桀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物宗類圖
物
有立者
或有形
或能
或雜
或成
或生
或不覺
木
或獨生
或不生果
草
或有可食
或有足
或家畜
豆如
穀如
瓜如
或走
或不走
或潛
或飛
或鬼
四行
火
氣
水
土
或無形
或生
金如
石
或硬
或轉如
或不知
或知覺
或論理
或有羽毛
或有毛如鱗蟲
或有足如鹿類
或有足如犬類
或不動如蟲
或動如魚類
或不浮如鴨類
或浮水如鴨類
或有角如牛羊
或有角如犬類
或有角如虎狼
或無角如鹿類
或有鱗如龍魚
或有鱗如魚類
或有鱗如蛇類
或有鱗如蟹類
或有鱗如蝦類
或有鱗如蟹

鳥獸性與人性不同

以何分別物類

55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人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爲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微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

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眞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即謂銅水本靈可乎將無者有智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伏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來乎明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

以外貌像不可別物類

56

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鰍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

氣非生活之本

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決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惟。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

57

鬼神無柄世之專權

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葢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凉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凉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凉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諂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

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言者天主化生天地。即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

其視已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弃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者同。乃輒齊拂兒鬼傲語。孰敢逆之。歟世人不禁佛氏誣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虫與上帝曰。爾爲我。我爲爾。豈不謂極杭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

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上帝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先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机杼。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永賴以安。未聞茂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掬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已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59

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已。奚知天主。彼以
耿耿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劒一行。矜誇傲睨。肆
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
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
皆敗焉。西士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
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曩
曩乾乾。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在其知殆天淵而木
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
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
當凛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

天主造物
全能以無
爲有

庶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鎰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卽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楮帛之爲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眞天地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

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眞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弄溺也。則吾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咈

哉。有是毒噬。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極。孰敢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尚不以磨涅變其眞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根。于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解矣。且兩間之比。孰有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鈞混淆焉

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即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其云天主即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既無二性。是無萬物。豈不混殺物理。況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强禽吞弱禽。既天主即是各

天主非物內本分

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卽上帝吾祭上帝卽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各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

天主無使如器

62

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渣。既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奚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

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牆。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知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孝子爲親原置棺槨。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澄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物性善精者謂天主之迹

物之所以然如何在于本物

63

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因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目。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即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極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

天主無所不在

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氷。爲寒氷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64

分別各同

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子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爲同群。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

一體非言體

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眞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于仁。所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眞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

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己之殊。除人己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己。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己家小。

仁施及遠

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强寇奸宄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即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已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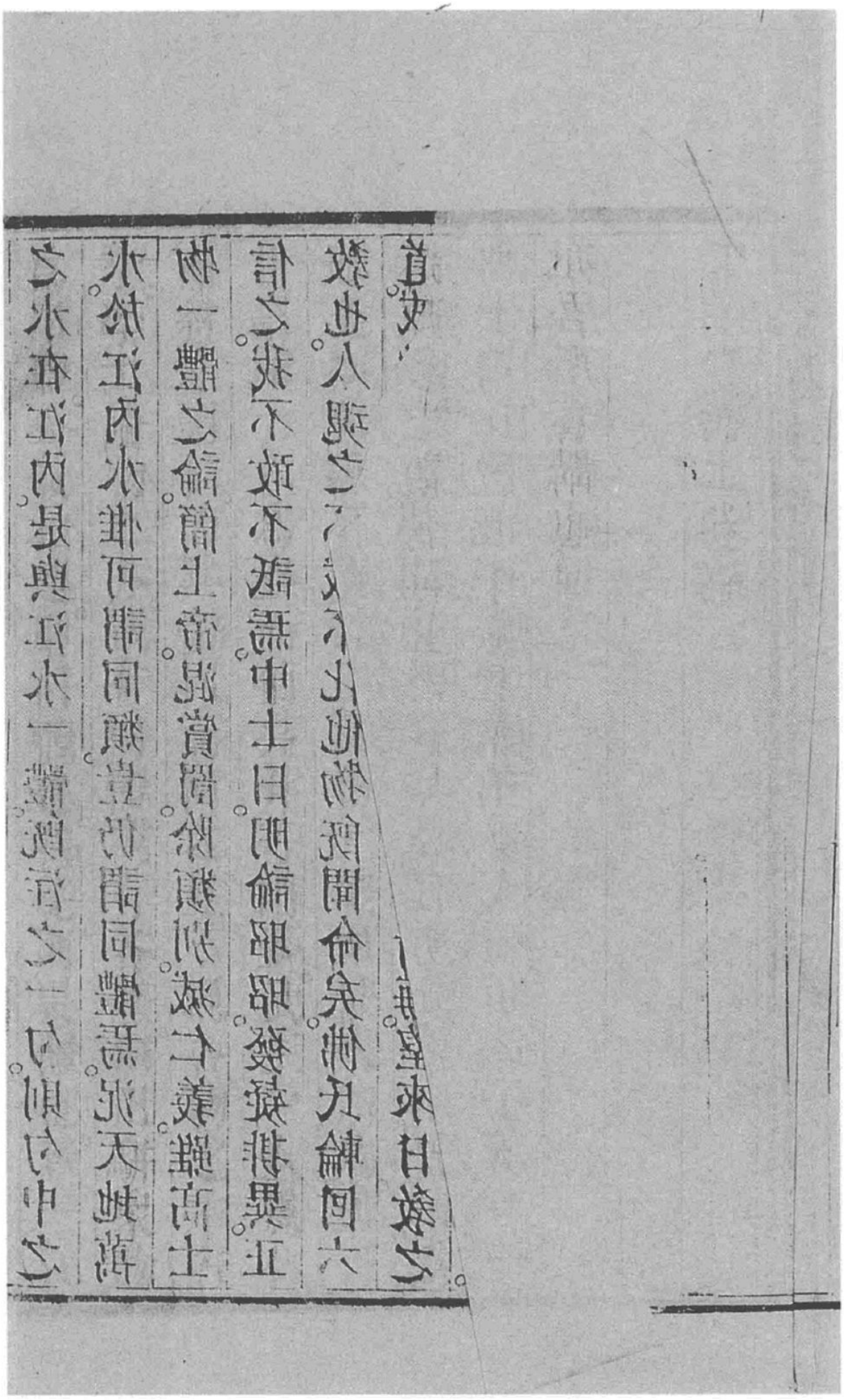
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土泥。而時儒順之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强之爲一體。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

各物本行不宜混

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弁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捄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稱慈悲左手習偷非惟左手謂賊右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弁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葢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若一江

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既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久願折此。子所嗜聞。亦吾所喜講也。

天主實義上卷終



來皇帝
之幾日
六回輔
正黑非
士所疑
首安
幾人也
之信
不敢
中士日
帝王簡
命
所
聞
命
先
佛
聞
命
定
佛
聞
命
定
佛
聞
命
定

68